



東西兵學

七十七戰術之解說

李浴日編

世界兵學編譯社發行

VOM KRIEG

——譯者標題

東西兵學論著第一種二

兵學

東西

李浴

日編

李浴，字子雲，號東隱，東北人。清康熙時人。官至刑部員外郎。性好讀書，尤精於兵學。著有《兵學論著》一書，分為東西兩部分，此即東部分。

代表之作研究

李浴

李浴，字子雲，號東隱，東北人。清康熙時人。官至刑部員外郎。性好讀書，尤精於兵學。著有《兵學論著》一書，分為東西兩部分，此即東部分。該書內容廣泛，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問題，對當時社會有較深的影響。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某些矛盾和問題，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世界學編譯社發行

一、首先我應向本書各位作者致謝。林薰雨中將於百忙中為本書作序，吳石中將慨然將其僅存的大作印本掛號寄下，譯述家李純善兄抽暇為本書譯稿，兵學家陳南平兄於前線執筆為本書撰文，同此特申謝謝。

二、本書各篇的排列次序係以文章的性質為標準，各篇原用譯名，頗有出入，為求劃一，以便讀者的回憶，概加以標準的更改，尚望作者原諒！又本書因篇幅關係，臨排版時，又將文稿五篇割愛，實深遺憾。

三、孫克爾氏的著作僅是十九世紀以前的兵學代表作，十九世紀以後，尤其在此次大戰中，東西必有新的兵學代表作的出現，因此我正期望着本書有續編的機會，以資獻於我們讀者。

林序

在今崩離析互爭消長之春秋時代，因為客觀環境治亂理勢之要求，遂孕育孫武之兵學思想，而成為武經之精義，在拿破崙睥睨歐陸凌弱小之十八世紀末葉，因為報仇雪恥，遂產生普魯士之克勞塞維慈而成爲兵學上西方之一顆慧星，此兩氏在其各個當時運用兵學所取得之成就：孫氏將吳，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克氏則有一八一五年之滑鐵盧之役，而使拿破崙一敗塗地，此二氏偉大之成就，猶不在當時之事業，而在孫氏所著之孫子，克氏所著之競爭論，振古耀今，啟兵與界萬代之異彩。

孫子十三篇，尾川敏二謂：「在兵法上具有最高威權」，阿多麥介則稱：「爲萬古不易之真理」，戰爭論一書，史蒂芬謂：「德國有能力的軍人，都是本其教育所賜」，吉蘭伯特則稱：「一本集是一切軍事家政治理家枕中之秘本」，是兩書在兵學上之權威，已形成東西方之代表作。

李治昌先生爲富有研究精神之時代兵學家，現任世界兵學編譯社社長，當中日戰爭終幕未久之際，而有一「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譯著；茲值抗戰與憂曆，民主與納粹兩大力量在東西兩方面作最後決鬥之今日，復有一「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編纂，以圖發與貫通二氏最高門智之指導與秘訣，其用心之深長，當不難體會，希望我國每一個時代戰鬥員各手一編，而從中覓得與把握孫、克二氏之兵學神髓，以適用於各個戰鬥場合，吾深信其必所向有功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林薰南敬撰於曲江

編者序

孫子與克勞塞維慈同爲世界的兵聖，其書俱稱爲東西兵學的代表作，這是人人所週知的了。孫子兵法產生于中國，却成爲東方兵學體系的柱石，克氏戰爭論誕生于德國，却成爲西方兵學體系的標幟，就時間說，他倆是「先後繼承」，就空間說，是「東西媲美」，「兵學雙璧」的美喻，不是頗發的吧！

可是真理並不爲時間所限，亦不爲空間所限，孫克兩氏兵學的光芒早已放射于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了。

近年來中國兵學界出版關於孫子研究的專著，層出不窮，關於克氏戰爭論的譯本，亦有許幾種，如瞿澤凌的「大戰學稿」，謝鍊灝編部的「戰爭論」，陸軍大學的「戰爭論」，黃煥文的「大戰學理」，王永興的「戰爭論」，北大產的「戰爭論」，黃煥文的「大戰學理」，此外尚有收正在這譯中的「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成田賴武著），至關於孫子與克氏兵學的研究論文，散見於各地報章與雜誌為數亦不少，惟讀者爲時間與空間所限，往往未能全豹體現，實爲遺憾！所以這浩瀚的作品，又待取捨、校正和編序，以便讀者之研究，這一件工作竟又輪到我的肩上來了。但既既發表的作品外，尚有特約稿兩篇，及編者新增三篇，還是值得一提的。

以下讓我把孫、克兩氏兵學分開來作一些評論：

孫子生於周敬王時代，即距今二千四百餘年的當時，所用書法的形態，加以沒有紙，也沒

有筆，在兵學上竟能定成這一無不朽的名著，實令人驚異不置。日本研究家曾譽為：「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又為「古來帝王的秘本，將相的叢書，及其餘『機智主義』的秘本」。可見其藝術價值。迄今譯本已遍于英、美、法、蘇及德、日等國，尤以日本小處子最為頗圖。

我國兵書，有所謂「七書」者，（可稱為兵學叢書或兵學集成）。即：孫子、吳子、尉繚子、六韜、三略、司馬法、李衛公開對等，就中以孫子為「獨立全編」，其他六書雖各有特色，但在軍事哲學上却比孫子差得太遠了。

孫子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即他所建立兵學理論，僅是原理原則，不涉于枝葉末節，本此而做子變萬化的妙用。故它的原理原則，就是在現代的總力戰上，立體戰上，依然可以適用。繼之，它是不因時代的推移，而失掉它的生命。

可是孫子全書，迄今亦非無可非議之處，而為我們應澈底摒棄的，就是他所說的「伐國」及「據鄉分衆，鄙地分利」的思想，不得說，這是古代封建軍事主義的表現，為今日所謂侵略主義。（克氏亦犯此種毛病，讀者一閱該書，便可瞭然）可見今日中國的戰爭思想是進化為反對建制的、反侵略的救國救世之三民主義的戰爭思想了，詳見拙作：「中山戰爭論」。

要之，孫子這部書是百分之九十九可取的，它是我們民族的傳家寶，今後我們應切實奉為兵法圭臬，國防指針，不應再以懷疑學派的態度，來吹毛求疵，信口雌黃，說它是什麼杜撰的了。尤其我覺得最可笑的，竟有人臆測它是戰國時代山林處士所為，我總想不出從狗頭百姓可以飄出象牙來，以一個沒有實戰經驗的普通文人而可以寫出這一部不朽的軍事名著。尤其是這種論調是使國人失掉對它的信心，以至輕視它的真理，于民族國家是有損無益的。

其次說到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

兵學家實是不易多見，在孫子二千多年後，歐洲兵學界裡，才有德國克勞塞維慈的出現。克氏在十九世紀之初，以十二年的長時間來完成這部戰爭論，使兵學起了劃期的發展。真是孫子以後的第一人。克氏的軍事天才，除今日我們從他的遺著中窺見一二外，即當時彼的良友格奈塞瑙將軍致書與魯登柏格說：「克氏奇才，實是國家的棟樑，倘若我不克居軍之最高位，願戮克氏而為下屬」。可見克氏的見重於當時。克氏一生無赫赫之戰功，當一八三〇年德法戰爭有再發之兆，德皇曾內定格奈塞瑙為最高指揮官，克氏為總參謀長，這正是他立功的良機，惟戰事未發，已於一八三一年與世長辭了。

克氏的戰爭論，自問世以來，所博得各國兵家的好評，茲可不贅。惟據我今日對克氏這部遺著的研究，認為它確是一部不朽的武力戰或軍事戰的名著，而不是把政治戰、經濟戰、思想戰及武力戰溶于一爐的全體性戰爭的書，可是現代戰爭已由過去的單純武力戰進化為全體戰。克氏在其著作中，雖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但他是側重于外交方面，并沒有論及內政應採取如何方式。雖有多少關於經濟戰、宣傳戰與間諜戰的言論，但未免太不够了。再就它在武力戰上面說，因為克氏的限界太局限于大陸，所以他沒有提到海軍問題，陸軍與海軍聯合作戰問題。又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談到空軍，亦為必然之事。還有一種最壞的藝術，就是他過度頌揚「絕對戰爭」的思想，力誣「戰爭為暴力無界限的行使」，及反對戰爭哲學中進入「博愛主義」，因此養成德國軍人極端殘暴的性格，表現于上次歐戰如此，即在這次歐戰也是一樣。歐洲文明殆為納粹所推毀了，所以我們研究克氏的理論應排除其流弊，擷取其精華才可。

可是克氏的戰爭論雖是一部陸戰的書，但其中有許多原理原則也同樣于一樣的不朽，而可以應用于現代戰爭的各方面，全世界的軍人們依然少不了對它的服膺。

其次就孫克這兩部著作的形式說，孫簡而克詳，就所用的哲學方法論，克氏接受黑格爾的辯証法，孫子的也合乎辯証法。惟孫子的哲學思想則比克氏的超越得多。還有，孫克的著作均有其獨特的作用的，即孫氏為引起吳王注意，故於書中每舉吳之世仇為喻，如說：「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又說：「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一。」克氏為喚起德人運用其戰理而報復德國世仇——法國，便以對法作戰而結束全書，智者用心，古今如一。

孫子逝了，克氏逝了，他們偉大的精神遺產猶閃耀于人間。孫子而後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戰爭，克氏而後也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戰爭，在過去的戰爭中，暫接勿提，惟在這次戰爭中，我們却深深地感覺到他倆太忽略武器的重要性，即他們沒有指示應如何發明新武器，以便進戰爭，如何使新武器發揮最大的效用，以博取戰爭的勝利。武器在他們當時還沒有表現着特殊的驚人力量，即一生在中國鐵器（仍是戈、矛、刀戟之類）剛剛使用於戰爭的春秋時代，一生在步槍火炮剛剛使用於戰爭的歐洲十九世紀之初。今日的戰爭是科學戰爭，是工業戰爭，沒有科學（且要發達）則沒有工業，沒有工業（且要發達）則不能製造新武器，沒有新武器，（且要質量第一）簡直不能參加現代的戰爭。所以今後我們為建設必勝不敗的武力，就要糾正孫克兵學的錯誤，而積極發展科學，發展工業來建設機械化與摩托化的新部隊。

憧憬於虛無缥渺之和平的中國人們呀！你們是要受戰鬥的學術——孫克兵學的洗禮了。我老實告訴你，今後的世界是不會永遠和平的，你還是空談和平，坐議敵騎的陳蹟，抑是脚踏實地來接受戰鬥的學術，起而自強自衛？其實今日的中國還是表現得很文弱與衰老的，非兵學不足以起衰

振發·非兵學不足以立國強國·非兵學不足以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

李浴日

序于桂林

時民國廿二年六月廿日次

卒



孫子之部

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目 次

林 序 編者序

孫子之部

孫子的價值思想與西洋兵法	金典戎	(1)
孫子兵法的特色及價值	林 夏	(15)
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	徐慶譽	(15)
孫子兵法的解剖	李浴日	(52)
從孫子兵法分析敵人進攻粵北的潰敗	(63)	(63)
李浴日	(59)	(59)

- 以孫子兵法分析德國五年來之軍事行動 陳繼材 (68)
孫子兵法的另一看法及未解的一句 譚彼岸 (82)
孫子兵法在英美 李浴日輯 (90)

克氏之部

- 如何研究大戰學理和我們怎樣學克氏 林薰南 (95)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之研究 吳石 (104)
讀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雜記 萬耀煌 (142)
克氏戰爭論是腓特烈戰爭與拿破崙戰爭的結論 李松村秀逸著
青純譯 (148)
克氏「軍事天才論」闡微 蕭天石 (161)
孫克兩氏兵學思想的比較及其批評 彭鐵雲 (164)
孫克兩氏兵學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其影響 陳南平 (180)

孫子的價值、思想與西洋兵法·金典戎

第一 孫子價值

中國之有兵法，始於黃帝。史載黃帝經七十戰而定天下，歷代史書的藝文志裏，歸于黃帝兵法的記載，種類很多。可是我們沒有方法看到這些書。《稽傳》黃帝之臣，風后氏有兵法握奇十三篇，爲宋以後，一般研究兵學的人所祖述。但我們詳察他們的文字，或許是依據唐朝獨孤及《唐荊川集》所引，洛陽人，字正之。史實未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以左士遺召，既至，上疏諫劉蕡，改大常博士。歷任棣州刺史，以治最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卒諱。及喜鑿故後進，性孝友，爲文彰明，載此善惡，長子諱壽，有毗陵集。他的八陣圖而成的一部份偽書，所以漢志、隋志、唐志都不書，而唯宋志就有之。帝王世紀說：「黃帝得國后氏於海國，遂登以爲相」，那末國后之是否諱其名，尚是七個疑問。又有封胡氏五篇，漢書藝文志已決定它是偽書。又有力牧兵十五篇，史記說：「力牧威震，力牧，當先。大鴻以治民」。班固說：「力牧，黃帝臣也」。帝王世紀說：「黃帝夢人教子銷之弩，驅羊萬羣，瘞而嘆曰：『天下銷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於是依古求之，得力牧於人澤，進以爲將」。又有鬼臾區三篇，鬼臾區是黃帝臣，是占星之官。在上面這些記載中，只有力牧之書，或許比較可靠。黃帝之後，又有太公兵法，但這些兵法的內容如何，現在沒有方法去考證，發現其中或有流傳，則偽書的成分多，真書的成分少，當然不能密勿傳。

代表當時軍學思想。我認為古代兵法中，最可貴最完備的，還只有孫子十三篇。這部兵法不但在兵學上的造詣的精誠，也越集中國古代兵法精華的大成。所以我們論了孫子兵法，就等於讀了中國古代的全部兵法了。

讓故學者，對於孫子十三篇的譏疑，在我們研究兵學方面，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研究十三篇，並不是以孫子的本人為中心，而是以十三篇的內容為精神，只要內容方面，在兵學上有千山不勝的指導精神，就是算得我們來研究的一部兵法，否則，即使是一本真書，但在兵學上沒有什麼貢獻，也僅是一部圖畫而已。因此國故學者說孫子並無其人，我們可以不加取舍，又說孫子之書，是戰國趙慎之流，我們也不覺得沒有理由，但如有人說：孫子之書在兵學上沒有一點價值的話，我們則要認爲子的第二句話，和他們實在是要把孫子之書，確定戰國趙慎之說，而托名於孫此，那末，我們只能認爲孫子是道，才做了中國千古的兵聖，絕不因此而減少十三篇的價值。

孫子之書，據史家的記載，認為除了十三篇以外，還有各種遺文流傳，周禮注記說：孫子有八篇，有掌兵之策。陸贊經續注說：孫子有雜兵六甲兵法及八陣圖一卷，孫子算繩三卷，唐書藝文志說：孫子有兵法九要，這些書我們現在搜羅不到，不能特證其價值，因此，也無從和十三篇參照來研究。我以為現在我們研究孫子兵法，只能以十三篇為基礎了。

孫子以後，兵家迭出，但是那些兵書，都不能超乎孫子以上。宋朝元豐年間，把太公六韜，周易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書，李衛公問對，以及孫子十三篇等七種兵書，定名武經七書。大概以年代定次序，以六韜爲第一書，孫子爲第二書，吳子爲第三書，司馬法爲第四書，黃石公三書爲第五書，周易子爲第六書，李衛公問對爲第七書。後來國子司業朱服，（宋，烏程人，字中行，嘉祐進士，元豐時爲給事中，哲宗時爲中書侍郎，後累官禮部侍郎，不知盧州，坐與蘇軾游，見與國軍。）則以價值定次序，又把七書次序改爲孫子第一。明朝洪武三十年

• 次祖令國子監將武經起著列舉，此固勸懲固重弟誠質力歸論研究武學的典範，洪武三十一年，劉通、明、蔣琳入內演武進士，所著三易真能以體義蘊據黃老沉機觀變之旨，參考眉本，註其異同，據他家特為諸君。」又把七書註解，稱爲武經七書直解。朱服把孫子列爲第十書，對他的直解，也以孫子爲第一，我覺得這種排列的方法，沒有見地，因爲孫子的書，較其他六書，都來得博大精深，曾經傳授於漢韓信，餘義却非常深長，完全是以原則的說明，而且這種原則，到二十世紀的現代，還是萬古如新，我們如果從戰爭思想方面來研究，孫子兵法的原則，不但適用于現代的戰爭，而且是未來一切新形勢的指導精神。梅蠻賓《胡》、麻城人，字克生，少雄俊自喜，善騎射，舉嘉靖進士，除固安知縣，推御史，拜按詔遣李如松爲提督往討之，命國懷監其事，始擒相國賴澗，大破賊，時拜同焚死，論功擢武儀少卿，累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並遼寧。
○說：「有子兵法，母祖數出百家，此所傳爲經著七，而首孫子。」又說：「古今兵法，盛於七，而七經莫過孫子。」李元漢《明》延安人，字正言，號百壤，崇禎中佐孫承宗嘗游，歷官副兵，守覺華山，旋以兵革，背夏涼雨，湯刃急，請祭先事勤王，遇晉奸所害，悲憤縊絕而卒，盛德大被頌揚，平襄事蹟考，甚言其痛，西半竟活，海濱漫史，補其事貞餘，石民四十集。
○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一可見孫子上三篇的價值，古今尚有同

第二 孫子思想基礎

李鍾，在十三篇裏沒有明顯的說明，因爲十三篇，是一部關於如何應用原則的書，部份，非常簡單，孫子爲什麼要去原理之端呢？我以為是由於爲進呈吳王的禮

的信函，非把用兵的要訣，作一個詳盡的介紹，才能激動吳王的感情，而對他
秦驥都是說原理，對於急于興兵復仇的吳王，（不是一位兵學的研究者），當然
有用。

關於原理的部份，雖非常簡略，但其重要部份，都已論列無遺，歷來研究孫子兵書的人
這一點，都沒有深刻的發揮，照我個人的意見，以爲孫子思想的構成的基礎，乃受着黃帝
老子、和周易的影響非常之大。

黃帝立法的精闢如何，我們因爲沒有正確的材料，無從加以判斷，或許十三篇中有一大部份
就是傳述黃帝思想的。但這種推想，對于我們研究孫子的思想，並沒有多大幫助。我認爲黃帝
所以能代神農氏而帝天下，完全是由戰爭中得來的。換句話說，戰爭是立國的基礎，沒有戰爭
就沒有國家，國家是爲戰爭的工具，我們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來看一個
民族的形成，全是由于不斷的戰爭，一個朝代的興替，也由于戰爭的勝敗，不但中國社會的歷史
演變是如此，西洋也是如此，于此可見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而是任何一個時代不能避免的。
據西洋專家的估計，自有歷史以來，三千四百餘年中，（以西洋爲根據）僅是三百三十餘年沒有
戰爭，其餘的時日，全在戰爭狀態中，所以二十世紀的社會，可以說是過去不斷戰爭的結晶，將
來的時代，也正由二十世紀的戰爭，在那裏孕育。

黃帝以實戰的經驗，奠定了他對於戰爭本質的觀念——就是戰爭爲立國的根本，這種觀念，
聖人如湯武，也不許以戰爭來收成王下的殘局，取人之國而代之，孫子在當時，受着這種觀
念的影響非常之深。所以他在十三篇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一名言，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僅說明社會中有戰爭那回事存在著
，而沒有說明戰爭的本質。我以為是錯誤的，理由是很簡單的：

一、孫子既認為兵是大事，可見他已肯定戰爭是不可避免，戰爭有決定和改變人類生活形態的力量。

二、春秋之世兵連禍結，戰爭佔着全部歷史。一般的觀念，都認為戰爭是立國拓地的基本手段，是求生存求生活的必要方式。所以對於戰爭的本質觀念，就無加以詳盡探討的必要了。上面的論述，已證明了孫子的戰爭本質觀，孫子是肯定戰爭的，但因為黃帝的兵法，至今沒有流傳，無從以實際的材料來加以引證。至于春秋時代的社會狀況，是否確乎孫子以思想上的啓發，也因為我們孫子的身世不甚了了，尤其孫子除這十三篇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著述，可以供我們證實這一推想的不誤。從學術的立場來看，我前面的見解，只能說是一種設想，而不是真理，因為缺乏史料的證明。于此我不得不于黃帝之外，再找出一個有力的證據，這個證據，就是易經的戰爭思想。

「易」是變易交易的意思。「經」是伏羲氏所畫的卦，陸德明（唐）吳縣人，名元朗，以字行，善名理，歷任陳隋高祖時為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著有經典釋文，諸經音讀，多恃以為依據。）經典釋文說：「宓羲氏（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于天文，俯則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

易經讀本註說：「卦者，掛也，懸掛物以示人，二畫雜象陰陽之氣，求成萬物之象，必三畫以成三才，但初有三畫，雖有象于交連之理，猶未盡，故重之以六畫成卦也。」可見易經原來是一部講求陰陽變易之理的玄書，究竟當時伏羲畫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是否掛象以示人，現在無從研究。周文王拘於羑里，仍作卦辭，以說明每一卦的含義，後來孔子又作序卦傳，說明八卦所列次序的意義。這種排列方法，可以證明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已發達到極點，從「乾」卦起一直到「未濟」卦止，所謂的，完全是社會進化的原理，其間對戰爭的發生與戰爭的意義，和現代最

進步的學說，毫無不同。孔子認為天地生萬物，故乾坤兩卦，為六十四卦之首。萬物的生長，必須經過一番培養，尤以人類為然。人類因為是求飲食，以圖生存，於是發生了爭端，這是戰爭的起源，也是競爭的人生意義，更證明了，競爭是改進人類生活的一種動力。孫子雖沒有承繼儒家的思想，（因為孫子的生年，約略和孔子同時，孔子晚年始好易，其時孫子恐已死矣。）但易經中的師卦本質論，仍給予孫子在思想上一個重要的基礎。

孫子雖認為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動力，但仍以為戰爭的方式，不只武力戰一種，如果能少費一矢，不折一兵，用伐謀來屈服敵人的意志，乃是最好的競爭方式。萬一計謀失敗，則必訴諸武力，所以他说：「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種思想的發生，我認為是孫子受了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以及春秋時不斷發生戰爭的一種反響作用。七十戰而定下，已是顯示戰爭的慘烈與艱苦，春秋時每次戰役的結果，戰爭者未必都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勝固有利，敗則亡國覆軍，所以孫子竭力倡導伐謀的戰爭，來替代武力的戰爭，以減少戰爭所及于國家的危險。

我以為孫子這種思想的形成，還有一個現實的原因。那就是針對吳王心理而發的，吳王登台南向長嘯，可知他復仇的心理，是非常越急，但吳在新敗之後，國力削弱，是否能實施武力，頗成問題，因此，孫子以謀攻的戰法，來激勸吳王重用，也未可知。如果這一種推想是正確的話，那末孫子這種超越戰爭思想的極成，也是出于偶然的靈感。不過我以為孫子在兵學上的造詣，非常精深，他對黃帝時代的戰爭，以及春秋時代戰爭爆發的因素，以及最後威敗的後果，都會仔細研究，所以歷史因素以及時代環境，還是構成他這種思想的主要動力。

黃帝的思想以及戰果，給予孫子一個重要的影響的，就是速戰速決主義。作戰篇裏對於這一問題，解釋得非常清楚，歷史的事實，使我們認定黃帝對四方諸侯的七十戰，決不是七十次的

戰鬥，而是七十次的用兵，每一次用兵，一定是時間很短，才能取得勝利。春秋時代時候的暴師遠征，却又與黃老的作戰相反，因此孫子快速論的勝成，實有其至深的含義。

孫子在「兵者國之大事」，不可首動這一基本觀念下，認為遂行戰事，必須具備幾個條件：勝敗件，那就是他在《始計篇》所說的：「道、天、地、將、法。」孫子以「道」列為五事之首，很有研究的價值，而且無疑地，他是因為當時社會，政治的混亂，因而應用了老子的學說。

一道，是老子哲學思想的基礎，他認為天地萬物都生於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對於「道」的形容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氣為之名曰大。這一個「道」的質質，是無聲，無形，有單體不複雜的在，又周行天地萬物之中，生於天地萬物之先，可見老子所說「道」的作用，並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個「自然」而已。「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老子這種哲學思想的發生，原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在老子前的三百年（從周宣王二十八年到周敬王二十年）間，可說是一個三百年的長期戰爭。在這三個世紀中，也不知滅了多少國，殺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而社會貧富的不均，政府對民衆的剝奪毫取自恣的，有橫肆的，老子看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所以主張一切要返諸自然，因而他的政治思想，也着眼在「無爲」而治，以攻擊當時政府的「有爲」而治，他說：「夫道廢，而仁義絕，仁至矣，民復孝友，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說：「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闢闔，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無爲」的政治學說，與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頗相類似，主張不干涉政策的，從他「治大國若烹小鮮」這一句話中，就可以推想出老子對於政府權能，所下的限制了，但在春秋

時代，老子的學說，不過是一種學說而已，並沒有改造當時政治體制的力量，戰爭還是戰爭，社會混亂，還是社會混亂。政府與人民之間，只有乖離而沒有協和，所以孫子雖引用老子「道」的學說，但把他折衝起來，成爲一種在當時社會環境裏，可以實現的道。

孫子對於「道」所下的定義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令民與上同意，就是舉國一致的意思。政府要修明政治，顧慮國計民生，激發國民的愛國心理，提高文化水準等等，都是達到令民與上同意的手段，這樣，在戰爭的時候，才能驅死人生，使人民爲捍衛國家而犧牲，可見孫子所謂「道」，是這諸實現的自然，一切政府的設施，都能合乎規律，規律是一種自然的法則，也就是「道」，不是像老子那樣，返諸自然，而是合乎自然的法則。

孫子認爲達到「道」的方法是「令」，他說：「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這就是說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國家的教育管理，以紀律來維持上下的感情，而做到完全服從的地步。所以孫子屬於道的思想，雖然承繼老子的學說，但經其折衝之後，其表現在政治上的，不是干涉主義，而是干涉主義，他認爲極端的放任，不能奠定立國的基礎，這樣與老子的原意，完全相反，老子是主張絕對的「無有」。孫子主張絕對的一「有爲」。也合乎自然，也合乎道。這可以說是孫子卓特的創見。孔子所作序卦傳，自此卦以至泰卦這一段，說的也是「有爲」的爲政之道，但我仍認爲在歷史的紀年上，孫子的「有爲」政治思想，還在孔子以前，所以說他是創見，並不是武斷。

道的作用，表現在作戰上的，就是上下協同一致，孫子認爲這是戰勝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天，天是一陰陽，寒暑，時制。第三個條件是地，地是「廣狹，生死，遠近，險易。」第四個條件是將，將是「智，信，仁，勇，嚴」。孫子對於將才的要求，非常嚴格，他認爲一個

將領，必須具備這五種武德，才能深明戰法，變化無窮，而取得勝利。軍形，兵勢，靈實，各篇裏所講關於原則的變化運用，孫子認為全在於爲將者的智謀，所以他特別提示爲將的重要。第五個條件是法，法是曲制（編制軍隊區分，戰鬥序列），官道，（法規）主用（軍需，軍費，）我們如果把上面的五事，加以分析，可知道，天，地，將，法者，實際上就是中國古時的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大統一要素。天地是天時地利，道，將，法，是人和，十三篇的全部思想，都是發源於這一點上。

孫子兵法的妙用，就是出奇變化，這種思想的成立，是否祖述黃帝與太公的兵法，我們無法考證，惟發源於易經這一說，是比較可靠的。因爲一部易，是講變易的狀態，以爲天地萬物的變化，都起於一個「動」字。何以會有一「動」呢？這都因爲天地之間，本有兩種原力，一種剛性的叫做「陽」。一種柔性的，叫做「陰」。這剛柔是柔剛極原力，互相推擠，互相調和，於是生出種種運動，種種變化，孔子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易繫辭傳說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也是說：萬物是由極簡易的，而變爲極複雜的。

孫子兵法中最精警的思想，就是奇正的原理，一切變化，都從這裏面發生。這奇正原理和易經上陰陽的原理是一致的，孤陽不長，孤陰不生，純陽之道，只是健而無變，健之至，則衰無變則不生，自然的原理，固然如此，用兵的原理，也是如此。孫子的所謂正兵，是剛性的戰法，作戰的時候，敵人如果也用剛性戰法，戰則兩剛相遇，必兵久而無功，如敵用柔性戰法，則柔能克剛，必致敗軍潰將。奇兵是利，所以孫子認爲用兵之道，奇兵與正兵必須配合起來作戰，才能像陰陽的配合而生萬物，這陰陽相合所生的結果，在哲學上，謂之萬物，在兵學上就謂之勝利。所謂偏實，就是自己先要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正兵相合作戰的原則，自己的地位穩固以後，然後求

敵之虛而敗之，這是運奇兵作戰的原。則說得明顯一點，奇兵是求敗敵，正兵是求不敗，易經中說：「坤」有順德，就是坤有應順乎「乾」元的作用，這樣陰之能順乎陽之性，而生萬物，用兵也是一樣，奇兵必應順乎正兵的要求，方能發揮奇兵的作用，這就是陰順陽的道理。陰陽相合而生的萬物，奇正相合而生的是無窮的變化。

易經上對於陰陽這兩大原力的配合作用，沒有明白的敘述，周文王認為陰陽既能生萬物，就可以推知陰陽配合的方式，是千變萬化的，如果僅僅是單獨的一種方式，那末宇宙間只能有一物，而不能有萬物，孫子所說：「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的道理也是在這種思想裏面領悟出來的。奇正配合的方式無窮，所以變化才能無窮。

現在有一般人把戰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剛性戰法，另一類是柔性戰法，速戰速決主義是剛性戰法，持久抵抗是柔性戰法，這種說法，是思想上最大的錯誤。其實所謂剛性戰，是指絕對的進攻或防守主義而說的，柔性戰法是指利用時空而定作行動而說的。換句話說剛性戰是打硬仗，柔性戰是不打硬仗。但速戰速決主義與絕對攻擊論，是不同的。速戰速決是戰鬪的目的。絕對攻擊論只是實現戰鬪的手段，這個道理是非常明顯的，我們舉一個最好的例子來說明，德國的閃擊戰，大家都知道是速戰速決主義，但在實行戰爭的時候，並沒有打硬仗，恰恰相反的，德國只在有利的時期，有利的他點，一舉而殲滅敵人，這種方法，並不是剛性戰法。所以我要介紹給讀者一個正確的概念，就是戰鬪的原理和目的，決沒有剛性與柔性的區分。

戰法的目的，是在實現戰鬪的目的，戰法要實現這個目的，因此戰法不能有固定的方式，更不能用純然剛性或柔性的戰法，以配合戰鬪目的，所謂「憑運用的能事」這句話，就是要求剛性戰法與柔性戰法的配合運用，孫子奇正相生變化原理的精神，即在於此，至其思想的成立，則敢斷言，他是領悟了陰陽相合而生萬物的哲理。

第三 孫子與西洋兵法

孫子十三篇流傳到外去最早的時候，是在唐代，唐吉備真備從中國帶到日本去的計算起來，已有一千二百年。至於流傳到歐洲去的時候，我們無法考證，據說：法國到東方傳教的教士，曾經把孫子兵法帶回法國去，譯成法文，拿破崙大帝在縱橫歐陸的戰陣中，常手不釋筆的閱讀孫子。德國皇威廉第二，在他沒落的僑居中，讀着歐譯的孫子，曾經發過浩歎說：「在二十年前，倘若讀到這書，則……」。據說他最感動的是火攻篇裏的幾句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繼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懼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可見孫子流傳到歐洲，一定是時間很早的。所以才有譯本。

上面的引證，只是很簡單的說明了孫子流傳到外國去的史實。

孫子對於日本兵學界的影響，非常之大。日本的古代兵法，如甲陽軍艦、信玄全集、兵法紀、兵法源傳等書，其中心思想，都是直承孫子。此後，註譯孫子書的非常之多，而見智見仁，各有不同，一部份日本人，認為孫子的理論，不但是用兵法的哲理，而且是一部份最好的人生哲學。自從日本接受了西洋兵學思想以後，對於孫子的解說，又有很大的進步，例如：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本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的大海戰，大敗俄國的海軍，據他自己說，那次的戰勝，其陣法是應用孫子的原則，就是從孫子「以逸待勞，以飽待飢」，這兩句話之中悟出來的。現在日本對我的侵華，自外交謀略，以至於作戰，更是隨時隨地，都在應用着孫子的原則。

在西洋兵法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與孫子思想暗合的地方，但他們究竟是否受了孫子思想的

暗示，因為沒有可靠的材料，不能質然予以武斷的肯定。如果西洋兵法的形成，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那末我們可以斷定戰術思想的成立，中外都出於同一自然律的支配。

從戰術的演變上來研究，原人時代就有戰術，兵學家說，原始人類的狩獵行為，是戰術的雛型，在此我們就發生了一個疑問，即原人時代，人的思想，極不健全，何以會想出獵獸的方法呢？這個問題的解答，我想這一的根據，是出於人類的本能，人在天賦中，已具備了爭的天性，因此，才能發而為戰術上的行動。

人類在獵獸中，當最初一次襲擊他的目的物時，未必是成功的。其間必有許多人因為求生——獵獸，反而喪失他自己的生命。這種失敗，給於未死的人，一個重大的教訓，他們知道，用某一種方法去獵獸，就要喪失生命，就不是一種好方法。於是他們繼續研究和試驗用新的方法，直到很安全地獵獲獸類為止，因此，這種新方法，就成為獵獸的原則。等到人與人爭的時候，就是運用人與獸爭的原則，因為人類最初使用的方法，就是獵獸的原則，這種原則，可以稱之為單純的攻擊原則，但人的智力，高於動物的智力，這種獵獸的原則，也許遭遇到嚴重的打擊，如是人們知道真面目的攻擊，不是取勝的要訣，就另應用出奇的方法，用出其不意的手段，來襲擊敵人，所以我所定的戰術上的九個大原則——目的，攻擊，集中，機動，安全，奇襲，協同，簡單，迅速的成立，都有其一定的歷史的發展程序。人類獵獸，是在取勝，所以首先就成立了目的這個原則，為達到取勝的目的，又成立了攻擊的原則。真面目的戰鬥，未必能取勝，於是發現了集中力量，攻敵弱點的方法，這是集中原則的成立，乘敵之弱，必須明察戰機，窺破敵情，微妙的變化，才能隨時隨地而敵之虛而擊破敵人，這是機動原則的成立。要確保自己的機動，自己先要有不敗的把握，不被敵人所乘，這是安全原則的成立，自己確保了機動與安全，才能用出奇的方法襲擊敵人，這是奇襲原則的成立。奇襲的原則，是運用奇兵，以助主力的戰鬥，所以協同作戰的

要求，較諸密集戰鬥時，更為重要，這是協同原則的成立。由於大兵團的運用，指揮統帥上，必須力求簡單，而攻擊重點選定，必須由正面而變為點，這是簡單原則的成立，用兵之道，久則無功，這是歷史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在古代是如此，在現代也是如此，這是迅速原則的成立。這種解釋，也許有牽強的地方，但我們如僅從歷史發展的立場來研究原則的成立，就可以看認我這個觀念，並不是沒有根據的，如果我們從戰術的意義上來分析這九個原則的成立，那末結論必然是不同的。我所以作這樣的論述，就是要證明戰術上各個原則的成立，是在人類全部戰爭中，逐次成立的，逐次累積起來的，不是一次就形成這麼多原則的。

西洋戰術思想的完成，是在克勞塞維茲時代，中國戰術思想的完成，遠在孫子的時代，而且到孫子時，已集思想的大成，到了發展的頂點，東西的戰術思想，相差竟至二千餘年，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呢？我認為：

第一是由于文化的發達。中國文化到春秋戰國時，已有偉大的成就，所以戰爭思想，也有同樣的發展。

第二是由于文明主流的內容的不同。中國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洋的文明，是物質文明，所以中國的戰爭，是以精神來推動戰爭思想的，西洋是以技術來推動戰爭思想的，這是中國軍事技術的落後的原因，也是西洋戰術思想發達過遲的原因。

孫子的戰術思想，始終站在指導的地位，過去我們沒有把他作現代的研究，以致西洋的戰術思想，反而支配了全世界的戰爭精神，現代我們要努力於孫子思想的闡揚，同時以現代戰術來作對照的研究，相信在這研究之中，必能發現寶貴的結論，我過去寫孫子與現代這本書的目的，就在引起大家研究孫子的興趣，也許，中國獨立自主的戰術思想，從此可以建立起來。領袖講：「大家要知道，無論甚麼時候，一切事物的原理是不變的，原則也始終如一的。好比一二三四五，

一定總是二三四五，一加二總是等於三，一加一總是等於二。所以古今中外的戰術戰略，無論化學武器發明怎樣利害，儘管戰爭的情形和所用的武器怎樣不同，但是戰術戰略的原則，始終不會變更。所以我們中國兩三千年以前的孫子和孫吳兵書問答這些書到現在還是同樣的有價值，並且其立義亦與日俱新。比方孫子謂「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勸於大九之下」這不是講現代的戰術嗎？有很多就是現在外國人最新最進步的戰術原則。可是我們中國一般沒有智識的人，自己國裏有很寶貴的東西不知道拿來研究運用，以為陳舊落伍，抹煞一切，只知外國的東西什麼都好，想要用，但又學不像用不會，結果使中國軍隊到如今弄得不成一個東西，不知道我們一個人，尤其是一個中國的軍人，切不可自暴自棄，捨近圖遠，總要誠心誠意，實事求是，精益求精來努力採取，現在中國軍隊練不好，要給外國人欺侮，不當作我們中國的軍隊是一個軍隊，是甚麼道理？就是因為我們一般軍人有一個壞壞的習慣，以為外國甚麼東西都是寶貴，我們中國甚麼東西都是廢物，沒有用的，以致自己固有的甚麼東西既棄之如敝屣。同時，外國的東西，也只學得一斷皮毛，大多數的軍人都不三不四不文不武，外國人不當我們是一個軍人。而我們現在用的武器和戰術，也是不新不舊，不中不西，說他完全是照中國舊的道理辦嗎？他又不是，說他是完全照外國新的辦法嗎？也不是。鑑於以往的失敗，我們應當覺悟，以後再不要有新舊和中西的成見，只應選擇最適合中國國情和需要的辦法來做。一也是這個道理。

(本文作者原取名「孫子評論」，編者擅將「孫子傳記」一節省去，改用此題，請作者原諒)

孫子兵法的特色及價值

林夏

一

在科學還沒有發達的時候，我國兵學界傑出的人材就很多，依自然的趨勢弄得哲學的色彩非常濃厚。關於孔、孟、老、莊等各家的私淑弟子，不用說，是服膺他們各自所宗派的思想的。

外國的兵學是以探究兵學乃至兵術的學理為重心，其應用是適切於一般學理的理解；我國的兵學是以應用為主，指示若干的原則或方法以教示其應用的極致。外國兵學是以論理的推理以達到條理的結論，我國兵學是以直觀立刻把握住事實的本體。兩者一般的差別，完全是由於東西兩哲學的不同點而起的現象。總之，我國兵學是在求應用之妙，而不拘形式的推理，這點是我國兵學獨有的特色。

二

我國兵學受儒學的影響很大，其所論的範圍不僅是關於戰畧戰術，同時對於政治、經濟、外事等重要的國政方面，都很明白的指示着在平亂兩時的準繩，這就是我國兵書所以永垂千古而不朽的原因。從而我國的兵書若把外國祇有作兵典的價值的兵書來比，自然更有一番治國平天下的

大經綸的價值。無怪乎不僅是我國珍重，連世界上一般人都視為至寶。

三

我國人一向受攝政的精神所薰陶，結果養成一種愛好和平的民族性；就拿我國兵學來研究，處處都流露着和平的思想。如孫子處春秋戰國的殺伐鬥爭之世所著的兵書，開卷勞頭就說：

「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而且全篇都是這種精神一貫到底，再以孫子的思想來看，很明顯的他主張：戰爭不論勝敗，都是關係國家最重大的事。所以力言務須事先加以充分慎重的考慮，因為戰爭足以消耗國帑，使國民疲弊，國土喪失，人命傷亡，結果是阻害國運的發展。

這種思想就以現代國家的機權，國際關係和戰爭的本質來看，他是當然的事實。再拿歷史方面來說，不論東西洋，由於國王的喜怒哀樂與野心或貪得想博得寵臣愛姬的歎心，不顧國家國民的利害休戚，專為個人的惡趣味乃至遊樂而用武，致使犧牲多數國民的鮮血，龐大的財力，從而亡國甚至滅種的，也是不可勝數。這類的事實很可以活現孫子的面目。

我國兵學裏所有的和平思想，雖然在歐戰後世界都在風靡一時的醉心崇拜；可是他們根本就與我國的真正和平的正義相反，完全是不顧國家國民的利益的。所有弭兵的手段，也無非是採取王者最上的政策而已。

現在我國的和平思想，早已普遍的灌注到全國民的腦子裡了。而且我國的國防，根本就是建築在這個意義上的，這是和列強以軍事主義出發的莫異不同之點，也就是我國兵學所以大放異彩的要因。

四

自孫子十三篇出現以後，不久就有所謂七書的問世。這些兵書都很明晰的敘論戰爭的現實；悉心的將戰爭作兵學的對象來研究，固然不敢說七書是關於國防乃至戰爭的本質有充分學理的檢討。可是看得見純粹是以戰爭指導或戰鬥指揮的善惡巧拙為主眼的。關於這點若由孫子的一兵者國之大事一的思想來觀察，又覺得當時的兵學者並不是忽畧國防或戰爭的本質論，無疑的對於國防和戰爭是取共通的觀念，都是在對於戰爭的本體作進一步的探求其運用之妙。所以較之外國專於戰爭的本質論為基礎所推論的兵學，自然又是別具特色。

五

「戰爭」二字，其語源是由希臘語而來的，含有謀計的意思；所以西歎古代對於戰爭或戰鬥都看作以謀計指導的事態，充至歐洲大戰前的思想，始以合理的戰法為正而以謀計為其補助的手段。但於孫子的始計篇也主張「兵者詭道也」，足見當時都以詭計的方法作指導戰爭乃至戰鬥的根本原則，即於孫子全篇都隱約的包含着這種精神，以為正統之道全與息息相關的。

這兩種主義是由於各種不同的因素而產生的，實際何者為正，何者為非，也是沒有判別的標準，據於歐洲大戰的經驗，就以信奉合理的戰法的西歐兵學而言，都有承認詭計的效驗非常顯著的趨勢。

今日科學的進步，戰爭的規模，參加兵力，兵器，彈藥，器材及其他較之孫子時代是如何的

懸殊了。在今日自然不能僅以詭計爲戰爭不變的守則，可是以爲用兵上精神的要素尚無不可；所以「兵者詭道也」一句，還不能說是沒有充分的意義。

六

我國兵法上所有國防的根本意義，完全包含在孫子所說的「全國」兩字中，所有戰爭的根本觀念，即固稱「仁義之戰」。這種思想是我國所有的兵書共同的主張；所以在戰事發生之前，須有極端可靠的準備，計劃周到的策署，務使百戰而無一失。孫子謀攻編說的：

「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進一步的研究，就是廟算不勝的戰爭，卻深戒冒險的行動，關於這點，在西歐兵學上是作如下的主張：

「戰爭如遇不確實的場合，在臨危險的境地，須基於故胆和自信的主觀而容許施用冒險的手段」。

兩者所論，適卻相反，這都是由於戰爭的本質不同，所以發生這種各異的觀念；可是切實的研究起來，畢竟還是孫子所說的比較來得駿算。

七

我國兵法上所稱的戰爭，在當時是看作霸天下的威力行爲；雖則表面上是一國對一國或幾國對幾國相爭，可是在現在看起來也不過是內戰而已。從而與外國兵學上的以征服異族，侵畧或併

看別國和完全被滅的國爲戰爭的觀念來比，自然不同；但在現在的國除戰爭中尙多採用我國兵學者這種上乘的戰爭指導要領的精神。外國兵學者是以壓制及殲滅敵人并消滅其抵抗力爲達到戰爭目的的手段。這裏孫子却而主張全已真全敵使敵屈服於我之意志爲最善，不僅不以殲滅敵人爲上策，而且親教人民・破國土・都認為是有擴王者之德的舉行。例如唯獲戰勝，如因此而招來困難的戰後經營，也是養成者所最忌諱的。即孫子在作戰之前爲得想探求彼我之情，所以創言用兵時務須經以五事・校以五計。他的七計首先說的是「主孰有道」。意思是輕量敵交戰國的君主，究竟誰是在行正義仁道，安人民，施良政，因爲藉此可作預測戰爭勝敗的要素。再則孫子又主唱「上兵伐謀」之說，以爲最上的戰爭指導不是在論戰勝，是在講求以謀伐謀。即在促敵畏服我方策謀的上乘而甘願不戰而和，這點較之外國兵學，不無又勝一籌。

八

政異與戰異一致或協調的問題，在任何時代及任何國家都有不少關於這方面的議論，就於古來的歷史也很多對於政戰兩異的一致，不一致或協調的程度如何而影響於戰爭的勝敗事蹟。可是完全一致或協調的事例，就史學上也不可多見，尤其現代自由主義由物質文明的發達使兩者的一致或協調無形中發生重大的障礙。

孫子是不分政異與戰異的將兩者看爲一體以說明如何決定國家的大事。這也是孫子一個偉大的特色。即孫子始計篇所說的：

『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寡勝，少寡不勝』
可見戰爭開始前的廟算，是決定戰爭勝敗的重要條件，所以對於廟算，須有絕對的確立和周

到。所謂廟算，即君臣衆首面商，在這神威的監視中會議國事，以決定指導戰爭的方策，亦即所以祈求敵戰兩勝的一體。由此任命統帥，同時給他關於戰爭的全權。此後就難君主亦再不加以干涉了。

九

「得萬兵易，得一將難」這句是古今不易的至理明言；而關於專述將德的我國兵書又何止千萬。這裡從一方面來看：孔孟的諸弟子，深感當時的世風日下，爲得挽救這種時艱，特地將自己腦子裡理想的社會寫成專書，遂相傳而成孔孟之教。就孫子以下的各兵學家也都是追從這種思想而著述他理想的將帥，同時這又不僅限於將帥，就於社會各方面的各階級的關係都觀察鑒致；所以後世不獨認爲是用兵的科律，而且還可以看作大衆處世的格言。這點是我國兵法上普遍的價值。

十

孫子軍形篇說過：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意思是說：世上所謂建立赫赫武功的將帥和以奮戰激鬥去殲滅敵人的行爲，這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名將，其實反而失却了兵法的極意。再以老子流的無爲論而言，並根據大乘來觀察戰爭，孫子此言也不失爲眞理之談。雖然，眞理自實理，就古今也很少有這樣實至名歸的事例。所以孫子所說

的「無智者，無勇功」，倒是善戰者當然的歸結。又如地形篇說的：「進不求名，退不避罪」。這才是真正名將的本色。

十一

如前孫子說的：「兵者謹道也」，務須於用兵之先加以慎重熟慮。復次，極論當一處用兵時，必須以遼然決河之勢的要旨。這種理論和兵學上初動的「慎軍論」相對比，却顯現着孫子用兵上的主義是如何的徹底！兵勢篇說的：

「善戰者，其變險，其節短」。

這是表示狀如猛獸的搏擊小鳥，又如激流之疾似由高山急滾翻石的一樣。在他軍形篇却這樣形容：

「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

軍爭篇中最為喚炙人口的名句，即
「如陰，動如雷震」。

「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制者也。故此疾如風，其徐如林，其疾如火，不動如山，難
這都是描寫在發動後的威勢，但以初動和發動的關係而言，則更有如九地篇的結論所說的：
「如鶴兔，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這是將神速的用兵法喻諸於最容易理解的自然
現象與平草木禽獸的狀態。這是多麼耐人尋味的啊！

孫子時代的軍隊大部分是由二設沒有受過訓練的農民而組織的，孫子統御這種無知識的農民，而且懂得使他們供作戰用，真不愧對於平時教育的煞費苦心就可想見一斑了。爲其如此，所以對於指揮統帥，地形的利用，攻防的方式等都是採用最適當切於時情形的特別的法案，同時這種法案還得使和他主義上連戰連敗的齊桓公，所以世人都稱他爲兵法之師。茲錄其實例一二如下：

軍入死地，則應盡死力；所謂以赴死歸生；打開局面的方法。

設施恩賞及懲罰的各方法。

誅用恩兵主義。

上卒譬如羣羊，可做其統御法。

如遇敵而不盡死力的，對於攻防時手段，則採用懲罰的方式。

十三

所謂權謀術數，離間中傷等的行爲，是依其當時的國情而適用的，我國古來非常盛行，所以孔學的兵書對於這點也顯示着格外的用心。如孫子在用兵上也大多是活用這種手段。即孫子十三篇中對於用間與離一編，這篇顯示使用審探和間諜的基本原則，以謀報勤務作偵察敵情的有力手段；並且中述用間的功德影響於廟算的地方很大。在孫子時代所有交通通訊等的設備尚很幼稚，而他這種權謀的深刻，更令人嘆服不置。這篇所說的精神在現代國際戰爭上還活用得非常的有害。

十四

我國的兵書就中以孫子而論，除有兵學聖典的價值而外，在漢文學上還有充分的價值存在。但是一字一句中都含有各種深長的意義，但於後人的誤解脫字等，還致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弄得後人很難捉摸他的真意。不過大致的精神却還把握得住。換言之：我國的兵學是由於漢文的妙味而得以發揮他更進一步的精彩，在現在讀之，更令人發生無限的感慨，這也算是我國兵法的另一特色。

十五

我國近來多有聘用外國軍事顧問和教官，或派遣留學生。據目前所表現的狀態而言，很明顯的失掉了古代兵學的精神，既無原有兵法上的精神要素，且離現代戰爭本質觀的推舉又遠，所以就諸形式和物質的要素而言，都全然隔絕了時代。換句話說：我國近來就民古代兵學的精神日漸廢弛，被外國的侵略日深一日，大有危安難籌的趨勢；從而全國民的精神也陷於極度的委靡。這點也就是我國所以任人宰割淪為殖民地的根本原因。

× × × × × × × ×

本篇仍以孫子作觀察的對象，我們將孫子十三篇分析起來，就知道它各篇都保持着一貫的精神，而且具有前後相通的脈絡；如果徹底的通覽全篇，却更覺得孫子所說的都含有一種玄妙幽遠的氣魄。關於孫子所啓示的原則，在現在還很多是非常適用的，并且大部分已經化為兵學學究之徒的口頭禪了。跟着說到它在現代兵學上的價值，也是很值得我們深切注意的地方。

年來日本不斷的干涉我國的統帥權，以致激起全國上下的憤怒而發生今日空前的中日血戰。

關於統帥權的獨立問題，在用兵上向來是具有絕對性的。再像孫子對於這點，在兵法中講過：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

並且又申證總攬國外的軍事全權則委諸於首將；首將基乎此而得以處理舍（宿營養），交（與諸侯交睦），當（駐軍），謀（計謀），戰（作戰），由（作戰路），擊（野戰），攻（攻城）……等（戰鬥）等統帥的事項，而不必一一受命於天子。這就是他說的：「君命有所不受」的總論，就是說明首將在他委任的範圍內應該獨斷專裁的主旨。關於首將統帥權的獨立，地圖會這樣地說明：

「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就是力說首將在指揮作戰的時候，完全是基於自己的判断，決不必受主方（即指貴族的政治機關）的干涉。

孫子更說明首將應該上知天時，下察地利，尤其是中識人才，所謂：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對於不深明軍事的，極忌在廟堂上涉作戰計劃。孫子在謀攻篇說的：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離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這兩教諭是在痛說不明軍事者干涉統帥作戰的弊害。

統帥權獨立是現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不變的原則，但在自由主義思想最壯盛的歐美諸國却似乎還沒有十分的實現。歐戰的時候，各國軍事當局特別是法國費了不少的苦心去努力活動這統帥

權絕對的獨立，竟至大戰的末期，纔實現着一種暫定的統帥權的獨立，也所以達到這次歐戰爭的結果，可是和孫子所說的對照一下，則又要望洋興嘆了。

孫子如上所云的主張統帥權絕對的獨立，同時在另一方面對於委任有統帥權的首將無形中又給與了他一種必勝的責任。關於策方御森縣子所定國防的要素中開卷第一就說：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並且還中說：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又於他戰勝的要素七計中也曾說過：「將孰有能」。

這就是說如果不能數量將帥的才能，就不能預知戰爭的勝負。所以結論是說：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此外為得督戒首將，更給與他一種極大的重大責任。其說：

「將有五危；熟與可殺，愚與可辱，廢與可辱，處民可禦，見禦可辱。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棄也。覆軍殺將，必以累危，不可不察也」。

又說：

「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翫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弱以一擊十自走，卒強當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退敵憲而自戰，將不知其能而崩。將弱不威，數道不明，更卒無常，敗兵縱橫曰翫。將不能料敵，以步合衆，以弱擊強，兵無善錄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枉，不可不察也。」

這些都是關於首將即指揮上所有有較重大的責任。

孫子兵法是首尾一貫的速戰速決主義。這種思想在它全篇中各處都頗現着。現在任何國家的國防論也還沒有反對這種主義的。就以歐洲而論，經過五年的長時間，當各交戰國都充分的表現着疲勞困頓的狀態時才歸到戰局的結束。可見戰爭的持久是最足以危害國力與國運的。

精兵主義的國家就是以速戰速決為信條的，在孫子認為一般採用多兵主義的時代，這種主義却多不能徹底，這確實是孫子一大卓見。現在各國的軍事學者都在鼓吹速戰速決主義是用兵上最高無上的手段，可是不知道二千年前就成了我國兵法家的口頭禪。總之，孫子的速戰速決主義也就是現代兵學上不變的大原則。

現在分錄幾條關於孫子所主張速戰速決的語句如下：

1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露則國用不足。大鈍兵，挫銳，屈力，彈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2 「兵貴勝，不貴久」。

3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干仞之谿者形也」。

4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遠」。

5 「善戰入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6 「其之情半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致其所不戒也」。

以上所說的「勝」，都含有神速戰勝的意味。

孫子的國防方針是很積極的，他的根本思想完全包含在軍形篇中：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的一句中，此外則詳述於九地篇。可是偶爾通覽一篇它的全文，還是很難捉摸它的真意，我們觀察他：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註：所謂『客』是戰場上的客軍，即指侵入的攻擊軍；『主人』是原戰場上本國的守軍，即指防衛軍。

2『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淺則散』。

3『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擊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等語，再以孫子所說的速戰速決，謙策，深謀和奇略縱橫的精神來看，就知道他的國防方針是採用攻戰主義的。他的國防觀念即如前所述的『全國』，所以興師也是爲維持正義人道，縱使不得已而決定一度開戰，亦得取疾風迅雷的手段迅速侵入敵國境內，以速戰速決的態度達到戰勝的目的，而充分表示戰爭終了的意思，尤其要認識根本上是以侵略爲目的而侵入敵國境內的不同。

現代在一般國防力充實的國家，誰都以攻戰主義爲國防的基調，而以陸戰爲國防方針的，却都不過是一般國防力薄弱的國家一種不得已的手段而已。其理由是由歐戰中以防戰爲主義的比利時受德國的侵入一時喪失國土大半，想像起它當時那種全國民、國土都浸浴於戰爭的慘禍，就更令人深明攻戰的優勢了。孫子之所以主唱國防應取攻戰主義的，實際也是由於這種着想，因而國防的真義，也正可藉此明瞭了。

四

現代的戰爭都是傾舉一國的全能力和全活力的戰爭。是以在所謂國家總動員之名下務必達到可以統制絲含國家的全活力。然而在歐戰以前的戰爭都單是一種極狹義的武力戰或主體武力戰，就當時的戰爭也是專屬於軍隊的任務，其他的國家力幾乎完全是漠不相關的樣子，可是在二千年前的孫子對於這點就很深切的注意到。他著書的開卷鴻頭就說：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在亡之道」。

這種意思是相當越深的，就這幾個字已包含了如前述的須綜合國家的全活力的意思。下句即所說說明這點：

「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外在作戰篇說的：

「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騎，步車千乘，帶甲萬人，千里輶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兵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竭。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鍛兵挫銳，屈力殲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略）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中略）國之貧於師資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資，貴營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兵役。力屈財殚，中原內，滅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毀械車龍馬，甲冑矢弓，戟矛矛鎗，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其次說明戰爭是大量的消耗國力的事，他說的：

「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犧幣。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中略）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復次反對主張武力戰的戰爭論，有說：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

這是說明除使十萬之軍隊出征需要大量的戰費以外，還得放棄七十萬之家（即以平始每一指出兵八日之家計。）的生計，而從事於戰爭的運營即所謂必須殲國一殲，舉中全力以遂行其戰爭。所以孫子首先就以極慎重的態度大聲疾呼的鼓吹「兵者國之大事」，作用是在防止後世輕舉妄動，也這種精神是如何的光明磊落！

再則孫子的名篇是在定論殘意的指導和外交戰的真諦，這却是以與武力戰、經濟戰等相輔而形成有機有色的戰爭，現代一般志士的國防觀念頗多不出以上的精神，從而可知孫子思想的偉大了。

五

凡戰爭必需專用資源，戰爭越趨於複雜化時，則其範圍和需變性小同時越加擴大增加，雖任何國家都不能僅靠它的國內資源就可以達到完全充足的狀態。孫子時代的程度更和現在不同，開發的結果如前所述的各種資源的選用急激增加。孫子為得想獲得這項必要的資源，所以採取「因

利於敵」的上策，看他的說的：

1. 「善用兵者，役不再續，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矣。（中醫）故智將熟食於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烹一石，當吾二十石」。
2. 「取敵之初者貲也。車駕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光勇者」。

這種方法，正和現代利用獲得敵國資源的根本精神完全一致。

六

孫子兵主張勝敵的要件是：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其次說明全勝之道是：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可見全勝的條件，是在預知彼、己、天、地四者。所謂判斷敵情，就是「知彼」的手段，平戰兩時，尤其是平時對於諜報應該十分的重視，孫子兵用「間廉篇」說的，在現在，仍不妨看作金科玉律。即「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委賂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置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

意思是說在平時吝惜賂于諜報必需的費用，就是偵察敵情的最大缺陷，這種人也就缺乏首將之資格，所以他說的：

「必取乎人知敵之情者也」。

你選擇任于諜報的人，始能將所得的報告以各種的手段去判斷某個諜報纔是比較最確實的，且于「愛傳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一節，是幾乎最高軍事當局所應特別注意的。孫子繼續的說：

「故善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

這就是教訓後人對于間（即任諜報者）應該絕對的優待，重賞。而且想像量上的諜報效果，當然不是隨便的事，所以他說：

「非聖賢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懶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所以想得確確實諜報，首先這個主持派送諜報勤務的人，若非卓越的人物，還是不行，並且大於諜報的指揮還得在極其細小的方面着想。

這種精神在現在雖然還不見得怎樣的改變，可是往往動輒輕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七

以孫子爲基礎的我國兵法，如上所說的主義精神，很多和現代兵學上的根本精神相一致，唯時代的不同，從而戰爭資源、資材、使用兵力、文化程度、教育、訓練、國民性情、機械、輪船、秦質、兵器等關係直接戰爭的事項亦異，故令政治、經濟、外交等的組織自然發展，而孫子兵法之所以不能完全編入現代的兵學中，也是一種當然的事實。現在擇錄一二如下：

「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

此兩句，在現在也還沒有甚麼改變，不過對於偏重於奇謀術策如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

的忠信，在現代各國都似乎無條件的不接受丁。又如

「以佚待勞，以飽待亂」。

「止義，也是一般着重於攻擊精神的不常用的策略。至於

「銳卒勿攻」。「強而避之」。

馬、恩、原與現在所謂鴉片戰的思潮相同，也是我國今日主張以游擊戰抗戰的戰略根據，但於一較具有充實軍備的軍隊則多所不取。再如

「國師必醜」。

之說，則以今日「一舉將敵包围完全殲滅之一」的戰術絕對相矛盾的地方，這是出於現代的物質力、軍械火力的相對定量與孫子時代不同而產生的差別。同樣

「窮逼勿迫」。

這是根據這種理由而不被採用於現代的兵法。復次

「師師勿退」。

則為現代的攻擊戰爭主義根本所不許可的。

此外孫子亦主張用背水陣，用意是使軍隊作一種困獸鬥的殊死戰。所以孫子九地說的：

- 1 「死地則戰」。
- 2 「授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固，不得曰則鬥」。
- 3 「要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 4 「死地者將示之以不活」。
- 5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這話，仍不失為很有價值的聖言。

如上所說的，完全是依據人當時間和環境的不同而發生這樣互異的思想或主義，如果孫子是生當現在的社會，相信他對於這個原則，亦將加以改變的，換句話說，孫子以當時的環境作背景寫的兵法，到相距二千多年的現在，原則上多少有點更改，也是當然的現象，雖然卻仍絲毫無礙於孫子兵法的精神和價值。

(本文取材自日本人專山盛壽著「中國的兵法」一書)

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

導 言

中國民族以和為禦於世，世界大同是中國人共同的理想，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繫曰：「止戈為武」，又曰：「兵猶火也，勿戢將自焚也」。這種反對窮兵黷武的主張，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任何侵略式的戰爭，都不能博得中國人的同情。

但人類還沒有達到大同的時候，國家不能不有自衛的武備。所以孔子以「足兵」與「足食」並重；墨子雖非攻仍不得不注意守備。所以非攻之外，還有備城門備水備雲梯等篇，一個國家的基本力量，是建築在四個要素上圖，即軍事、政治、經濟、與文化四者，四者缺一不可。在人類的「鬥爭本能」(COMBATIVENESS)沒有消滅以前，競爭實無法可以避免。在人類的自由平等沒有完全實現以前，戰爭也無法可以避免。若整個世界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結構，都在一條水平線上，沒有哪裏要被壓抑而相階級的建立，而整個人類社會生活是以互愛互助代互恨互爭，那末，在二十世紀不是還有講究的必要嗎？我們廣闊的歐西歐與東亞的形勢，十分感覺隨防軍事之不可緩。一想到國防，同時就轉想到精良與強悍。「天風起兮雲飛揚，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生在今日的我們，正與漢高祖有同樣的感觸。

除響譽

二千五百年前的孫子不僅是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軍事學家，也就在世界歷史上，找不出第二個兵家可與孫子並肩而享「百世流芳」的美譽。一百零八位大軍事學家竟分羣衆為三：確是全世界研究軍事的人士所共認同的。一位戰爭哲學家，他的著作「Krieg und Kriegsbrauch」（《戰爭與戰爭哲學》）不但在德國軍人奉為圭臬，即其他各國的軍事學家也都以此書為近代兵學的典範；克氏全集共有十卷，前三卷專精戰爭，可稱為「戰爭哲學」。旗下各卷為戰史，前三卷是全集的精華。考其論戰爭攻守的原則，仍不出孫子兵法的範圍，孫子兵法的偉大性於此可見一斑。自孫子的時代直到現在，兵器已經有無數次的進步，戰術已經有無數次的變化。兵器與戰術隨時日異而月不同，然戰爭的基本原則，古今如出一轍。所以孫子一書，決不以時代轉移而減少其價值。

一 現代戰爭的特點

現代戰爭與過去戰爭不同之點有三，分述如下：

幽平兩戰進為立體戰

三十年以前軍機尚未發明，一切戰爭只限於海上與陸地。海陸軍的戰爭容易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故其破壞力終屬有限。自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協約國與同盟國雙方都利用飛機為偵察轟炸的工具，為人類數千年的戰術開一新紀元，由海上與陸地的「平面戰」一變而為海陸空三維一體的「立體戰」。這不但在孫子的時代所夢想不到，就在拿破崙的時代也夢想不到。自有空中戰爭以來，全世界所有防禦攻擊的戰術都為之「變天」。立體戰因為有無限的破壞力，所以戰爭的烈烈也非我們所能想像。空軍戰備有前後方之分，與陸軍非戰區之別；立體戰沒有前後方之分，前方可看為後方，後方可看為前方；也沒有戰區非戰區之別，戰區可看為非戰區，非戰區可看為戰區。

。如深溝高壘的陣地，若敵人的空軍不來轟擊，反變成了安全地帶。而在後方的城市，距離戰區很遠，若一旦受敵人空軍的轟炸就立刻成了危險的戰場。此立體戰之所以異於平面戰。

由鎗炮戰進爲化學戰

古代兵器以弓矢戈矛爲主，迄火藥發明以後，由弓矢一變而爲遠射的鎗炮。自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以後，德國用毒氣攻擊法軍，後來英法也用毒氣還擊德國的士兵。現在我們所已知道的毒氣有二十多種，可分爲窒息性、催淚性、噴射性、糜爛性、與中毒五種。大量的毒氣，可用化學兵器施放。最大的毒氣罐直航距離爲三千公里，載彈重量可達十五公噸，任何廣大的城市人口，都可以毒氣毀滅之。現在各國對於化學兵器的研究，嚴守秘密，還有許多毒氣沒有公開。將來一旦戰爭爆發，戰爭的延續，必十倍於上次戰爭。因為在化學戰爭威脅之下，受敵人的蹂躪的不僅是戰場裏的兵士，乃是後方的民衆。舉凡全國文化，政治與工商業中心，都是敵人化學兵器攻擊的目標。雖然長射程砲彈可以射三百里以上，雖然無線電的威力可以指揮數千里外的隊伍，雖然水陸兩用的戰車可以橫行無阻，但幾圈鎗，一分鐘可以發出五六百發子彈，四周掃射但都不及毒氣的可怕。化學戰爭的威力如此之偉大猛烈，確非三十年前的軍事家所能預料。

由兵力戰進爲國力戰

古代的戰爭，是兵與兵的戰爭。誰的兵衆而強，誰就可以致勝。直到產業革命以後，機械工業取手工業而代之，科學文明日益進步，社會的組織日益複雜，軍事與文化經濟的聯繫關係日趨緊切。如滑鐵盧之戰，英將惠靈頓勝功於英國的中等教育。普法之戰，德將毛奇勝功於德國的小學教師。可見近代戰爭與一國的文化教育有密切的關係。若單靠軍隊的衆多，沒有文化力量爲軍隊後盾，結果還是要失敗的。再者一國經濟力量也當可以定兵家的勝負；若一國的資源不足，國民經濟衰落，財政紊亂，糧食恐慌，雖有堅甲利兵，也不能決勝於千里之外。德國在一九一八年

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國內糧食恐慌，不能繼續支持，乃是德國屈服的一大原因。現代甲乙

兩國的戰爭，不是兩國「兵力」的決賽，乃是地圖「國力」的抗衡。所謂「國力」是指整個國家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四種基本力量而言。故僅有優越軍事力量，而沒有健全的政治、經濟、文化力量，決不能稱雄於天下。過去的「兵力戰」，祇要軍隊數員就够了，現代的「國力戰」乃是全國總動員，全國國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是總動員的一份子，換一句話說，也都是戰鬥之一員。

戰爭演進到現在的階段，由平面進為立體，鎗砲進為化學，兵力進為國力，可謂登峰造極。兵器進步了，戰術也進步了；但戰爭的哲學，就大體上講，不曾異端皆然，而且古今一轍。若把二千五百年前的孫武吳起與歐戰時或飛鷹照諸將聚於一堂，開一軍事座談會，講到智將、練兵，與防禦、攻擊的基本原則，彼此不謀而同，大家都有「深獲我心」之感。

二 孫子兵法在現代戰爭中的地位

政略與戰略的調和

戰爭非為戰爭而戰爭，乃為國家而戰爭，故戰略應以政略為轉移。戰略是政略的工具，兩者宜調和而不宜矛盾；戰略須預先決定。故孫子曰：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計篇）

這是說在未興師以前，須有周詳的廟算。廟算是戰略與政略一致。貴在不戰而勝。故孫子曰：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謀攻篇）

有甚麼方法可以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呢？這全靠運用政略。如有靈活的政治手腕，自不難使敵就範。如拿破崙第三之圍攻意大利，如墨半城之怒范增，使晉不攻齊，都是政略的戰勝。即孔

子所謂：「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若不運用政略，專以軍隊去和敵人硬拚，是舉手的對策。故孫子曰：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謀攻篇）

帶兵的將領，須隨時顧到政略的勝利，不可徒憑戰略的機智，而爭軍事上的勝利。如一八六六年的普奧戰爭，奧兵大敗，以戰略論，普兵可長驅直入，直搗奧京維也納。當時普相俾斯麥想對奧表示寬大，以博英國的歡心，庶幾一旦普法交戰時奧國不致助法攻普。毛奇將軍爲顧到政略的勝利起見，祇好把自己的戰略變更，故棄攻取奧京的計畫。這即是孫子所謂「趨諸候者以利」的道理。

三、將與練兵

將帥對國家負有守土保民的責任，地位非常重要，國家沒有良將，決不足以保衛疆土。所以趙不用廉頤而敗於白起，燕不用樂毅而敗於田單，德有毛奇始能勝法，日有乃木方能勝俄。所以

孫子曰：

「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作戰篇）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謀攻篇）

將領既身繫國家的安危，苟非其人，自然不能勝任。戰爭勝負，一大半次諸將領的賢愚。孫子所謂良將須具備着、信、仁、勇、嚴，五個基本條件。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始計篇）

爲將領者，「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卒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謀言戰，非嚴不可以服強濟衆。」（何運錄註）

故大將的人須明瞭戰爭哲學，對於攻守戰略，當有成竹在胸。孫子曰：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

，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始計篇》）

將領若明瞭孫子上面所講的這幾個原理，自不難戰勝攻取。孫臏滅龍殺龐涓，是運用「能而示之不能」的原理。班超擊莎車，李牧接兵雲中以敗匈奴，是運用「用而示之不用」的原理。韓信襲安邑虜魏王豹，先陳舟旛晉，然後渡於夏陽，是運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的原理。赤眉委輜重以逼鄧禹，可謂「利而誘之」。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無與三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可謂「弱而避之」。鄧艾伐蜀，以奇兵從陰平由邪徑襲取成都，可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拿破崙征俄，俄國實行堅壁清野，被毀莫斯科，使拿破崙數十萬大兵潰不成軍，這也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將領不但要懂戰略，還要善於練兵；有良將而無銳卒，仍然不能作戰。孫子練兵以「嚴約束」與「明賞罰」二者為主；約束不嚴，賞罰不明，決不能練出勇敢的戰士。關於孫子練兵的事實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

「吳王圍闥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勤兵乎？對曰：可。闥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謬。約束既布，乃設鐵鍼，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望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齊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

赴水火猶可也。」（孫子本傳）

賞罰嚴明，固為練兵要着，然為將領者，須瞭解士兵心理，常與士兵接近，必恩信素孚，士兵悅服，雖重罰亦無怨心。故孫子曰：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行軍篇）
練兵須恩威並用，寬猛兼施。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即孫子所謂：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行軍篇）

此外還有四個練兵的秘訣，第一個秘訣「養精蓄銳」，不可濫用士力，故孫子曰：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九地篇）

第二個秘訣是「冒險輕生」。兵不冒險，必無勇氣；兵不輕生，必不死戰。凡不能冒險輕生的士兵，都沒有殺敵致果的能力。若要使每一個士兵都有視死如歸的決心，就非使士兵處於危險環境當中不可。故孫子曰：

「投之亡地然後有，陷之死地然後生。」（九地篇）

第三個秘訣是「指揮若定」，無論統率若干隊伍，為將領者須有沉鬱的頭腦，靈敏的手腕，與明確的決斷，始能鞏固軍心，齊一七氣。若將領有了這種素養，那末，無論帶多少士兵，都不會發生紛擾的現象。孫子曰：

「敘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九地篇）

第四個秘訣是「愛護士兵」，將領與士兵同甘苦，必能得士兵之死力。故孫子曰：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地形篇）
孫子選將與練兵原則，已經介紹了一個大綱，現在要說一說他的攻守戰術。

攻擊戰術與防禦戰術

攻擊戰術可分為兩人類：一為遭遇戰，一為陣地戰。遭遇戰是敵我雙方碰頭，彼此衝突開始的戰鬥，雙方都很勇猛的前進，以攻擊為目的。戰鬥發生非常急促，勝負也分得很快，軍隊必須迅速展開，才不致于被敵人打敗。現代遭遇戰的秘訣，仍然要遵守孫子兵法的原理，即第一須「先發制人」，第二要「動作迅速」。孫子曰：

「凡先遇戰地而待敵者佚，後遇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虛實篇）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作戰篇）

「故其疾如風，……動如雷電。」（軍爭篇）

現代任何遭遇戰術，都不能不講究孫子的兵法。

陣地攻擊，是敵人佔了陣地取守勢，我軍去攻擊，這種攻擊與遭遇攻擊不同，不宜性急，須有周詳的計劃，方能制勝。假如敵方陣地堅固，築有要塞，就要運用攻擊要塞的方式，或挖坑道前進或夜襲，或砲攻。但攻擊是孫子兵法所不主張的；孫子曰：「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歐戰中德軍攻擊凡爾登要塞，犧牲至六十萬人之多，可見攻堅的困難。

孫子攻擊戰術的原則有三：

（甲） 埋虛——不但是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還要找出敵人的弱點，然後以全力向敵人的弱點攻擊。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虛實篇）

後漢末年朱彥攻黃巾賊，統帥韓忠於宛，朱彥在敵城外作土山長圍，矯敵攻敵人的西南，矯奔赴西南應戰，朱彥乃自將精兵五千襲其東北，乘虛而入，賊帥韓忠乃降。這即是聲東擊西的掩虛

戰術。

(乙) 出奇——現代攻擊戰術，往往將兵分為三路，中路以外，均有左右翼。當中路正面攻擊的時候，或以左翼側擊，或以右翼抄敵人的後方，必能奇正互用，始能致勝。奇兵愈多，擊敵的機會愈多。若有正無奇，不但費力多成功少，且有慘敗危險。關於出奇制勝戰爭理論，孫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告訴了我們。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本竭如山河……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兵勢篇)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九地篇)

圍擊、包圍、設疑、設伏，都是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的奇兵戰術。凡善用奇兵的將領，必須以逸待勞，以寡敵衆，以敵爲客，而自爲主。

(丙) 鋼鋒——鋼鋒是主將臨機應變所萬不可少的條件。無論在任何險惡環境之中，主將須方寸不亂，沉着應戰，始能安穩軍心。尤其在攻擊的時候，若稍欠沉着，即將失敗。亞夫禦寇，堅臥不起乘鐵退敵，好輕以暇。故能所向披靡。將領與士兵都要訓練有素，才可以做到這個地步。所以，孫子注重治心。

「以治待舉，以靜待謹，此治心者也。」(軍爭篇)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罰

篇)

以上所講的是一般的攻擊戰術，此外尚有火攻一項也是孫子兵法中重要的一部分。孫子曰：

「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火攻篇)
火人是焚燒敵人的營寨及士兵，如陸遜火攻蜀軍於夷陵是火人的例證。火積是焚燒敵人的糧草，如漢高祖使劉賈將二萬人渡內屬津入楚地，焚燒項羽的積聚，是火積的例證。火輜火庫

是焚燒敵人的轎車與倉庫，如曹操以奇兵襲襄陽，焚燒襄陽的轎車是火燒大廈的例證。火燄的解釋，各家意見不同，李筌以為火隊是焚燒敵人的隊伍兵器。杜牧以為是焚燒敵人的行伍。夏林以為是「燒敵人的糧道及轉運」這幾種不同的解釋，以杜牧的意見較為合理。火攻在現代戰爭中，如軍機、拋擲燃燒彈，是最可怕的「殺武器」。孫子所謂火人、火積、火輪、火神、火隊五種火攻的方式，現代空地戰爭都採用了。舉於孫子的攻擊戰術已說明如右，茲再說一說孫子的防禦戰術。

古代軍事學所謂防禦，部門很多，可分為「決戰防禦」與「持久防禦」兩大類。決戰防禦的意義，是以決戰爲目的，佔據陣地，繼續作戰，伺機轉移姿勢。持久防禦的意義是以爭取時間，充實本身爲目的，不是以決戰爲目的。或因援軍未到不得不靜以待援。或因陣地重要，事實上不得不持久佔據。或因本軍力量不足，只便於守而不便於攻。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有實行持久防禦的必要。

不論是決戰防禦，或持久防禦，有兩個基本原則非遵守不可：第二個原則是隱藏，如「烟幕」、「假裝」等，現代防禦學家正在積極研究。又如砲台不宜暴露，堡壘須深藏，以避免敵人攻擊。隱藏的方法愈奇，被敵人攻擊的機會愈少。孫子關於隱藏的防禦，說的十分精闢，他說：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軍形篇）

「善守而必固者，守其質不攻也。」（虛實篇）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虛實篇）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深則不能窺，知者不能謀。」（虛實篇）

孫子好像把隱藏防禦之妙，說得神乎其神。其實他所說的那些話，都不空洞，確有至理。在戰期中，日本出兵攻青島。駐防青島的德兵很少，日本毫不費力以攻之。若不假道登陸，單靠海軍還不能攻下。為什麼駐青島的德軍，有這麼大的防禦力量呢？當時德軍惟一的防禦利器，

就是一座隱蔽的炮台。戰後著者曾一度遊青島，參觀了那座炮台的確是孫子所謂「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所攻」，而「至於無形」。隱蔽的長處，不僅是可以縮小攻擊的目標，而且可以分散敵人的兵力。敵人既看不出我軍的虛實，我自不難多方以誤之，使得敵人疲於奔命，無所不備，敵人所備愈多，則兵力愈分。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虛實篇）

軍爭篇所謂「不動如山，難知如陰」；與前篇所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都是一貫的「隱藏戰術論」；在現代新式的立體戰爭中，仍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防禦戰爭的第二個原則，是利用「地利」。地利對於攻擊雖也有關係，但對於防禦的關係更大。因為攻擊是動的，防禦是靜的。軍隊在防禦的時候能否站得住，一方面靠人爲的工事堅固，一方面還要靠天然的地形優越。防禦戰爭最宜利用天然屏障，即是山川的險阻。所以山地防禦，與河川防禦，有各別不同的戰術。這兩點孫子兵法中也顧到了。孫子曰：

「凡與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乘降無登，（不要自下往高迎），此處山之軍也。」（行軍篇）

這一段山地防禦的理論，現代軍事學家也絕對不能否認。關於河川防禦戰爭，孫子也說得很透徹；他說：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行軍篇）

現代軍事學家，講到河川防禦，有兩種配備的方法：一是「後退配備」，一是「直接配備」。後退配備，是離開河川稍遠的地方配備軍隊，這是想與敵人決戰時所採用的配備法。在河邊僅安營少數監視隊，把主力放在後方，敵人渡河的時候，監視隊署向後退，把我方主力開到預定的

前線上，等到敵人渡了一半的時候，我軍轉取攻勢，在這半濟的時候，敵人一半在河灘邊，一半在河那邊，雖有雄厚的兵力，也不難破我軍擊敗；這種後退配備，即是孫子「半濟而擊之」的戰術。三國時魏將郭淮在漢中遠水爲陣，以拒劉備，使劉備不敢渡漢水來攻。孫子所謂「遠水」，即是現代軍事家所謂「後退配備」。

兵形猶水，變化無常，勝敗亦無常。然勝敗都非偶然。勝有勝的理由，敗也有敗的因素。自己常須立於不敗之地。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就是說勝敗是決諸兩軍對壘以前，等到交綫的時候再來卜勝敗，已經遲了。孫子謂必勝之道有五，必敗之道有六。請先說必勝之道：

第一個必勝之道，須澈底明瞭敵方的情況，與己身的強弱；要知彼知己，始能百戰不殆。故曰：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謀攻篇》）

第二個必勝之道，要調度有方，如何以寡敵衆，以弱敵強，全在調度得法，當用大兵者用大兵，當攻者攻，當守者守，總宜量力而動。如王翦伐荊，非六十萬不可，是其胸有成竹，乃能料敵如神。故曰：

「識衆寡之用者勝。」（《虛實篇》）

第三個必勝之道要全國上下一心，軍民一體。「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此商紂之所以敗，「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之所以勝，吳子也說過：「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故孫子曰：

「上下同欲者勝。」（《虛實篇》）

第四個必勝之道，要事前充分準備，不可臨渴掘井。春秋時城濮之戰以後，晉無楚備，反敗於楚；邲以後，楚無晉備，乃敗於晉；自邲以後，晉不失備，楚不敢攻；楚人憚晉，莫恃其富。

「修城郭，所以決敵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故曰：『以城得不戰者勝』。」（虛實篇）

第五個必勝之道，要指揮統一，不可雜綴。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無窮人」，因爲戰爭時代，也不主張君主遙制；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飛逐金兵，奉召班師，功虧一簣。周亞夫軍細柳，軍中惟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所以攻手進退猶據意，據山者將主守，指揮乃主統一。指揮者不統一，雖有精兵良將，也不能戰勝敵人。故曰：「……」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虛實篇）

以上所講的是五個必勝之道。此外還有六個必敗之道。

第一個必敗之道，是不量力。以弱敵強，以寡敵衆，敵我兩方勢均力敵，而總以我方少敵的兵力去攻擊十倍於我的敵軍，結果當然失敗。故孫子曰：

「夫大勢均以一舉十百走。」（地形篇）

第二個必敗之道，是有好兵而無好將。兵雖可成，若將官懦弱無能，不能統率約束，必不能固守陷陣。如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竄，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破」。將官爲士兵的首領，將官不得力，士兵雖勇敢善戰，也不能致勝。故曰：

「卒強吏弱曰弛。」（地形篇）

第三個必敗之道，是有好將而無好兵，將雖能成，而士兵無訓練，以無訓練的士兵去抵抗強敵，是無異驅羊以當虎。故曰：

「更強卒弱曰弛。」（地形篇）

第四個必敗之道，是將士不和，質然惡也。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出兵救鄭，伍參對楚子曰：「晉之從政皆簡，未能行令，其佐先，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德而無上，采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各軍作戰，貴在和衷共濟，互相策應，互相援救；若各軍將領

不和，彼此猜忌，結果必同歸於敗。試以日俄之戰為例，當時俄國兵力多於日本，為什麼日勝而俄反敗呢？俄國失敗的原因，就在將領不和，俄滿洲軍司令克魯泡特金與第二軍司令格列邊伯格及俄將里內威奇三人互相水火；遼陽決戰以後，日俄兩軍對陣沙河，格列邊伯格統大軍十萬，與日將立見苦戰於黑溝台，日軍幾不能支，當時格將向克魯泡特金建議，主張增援，並以主力攻日軍中路；若克氏採納格氏的建議，彼此合作，日軍必一敗塗地。不幸彼此齟齬，格氏稱病回國，俄軍乃遂被屢敗。故曰：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懾而自成，將不知其能，曰崩。」（地形篇）

第五個必敗之道，是一無良將，二無銳卒，三無教育，四無紀律，是為觀軍，不堪一擊。故曰：

「將弱不敵，教道不明，東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地形篇）

第六個必敗之道，是不知敵人虛實，而沒有選鋒。作要訣，在一鼓作氣，先鋒只可勝，不可敗。先鋒勝，則全部都勝；先鋒敗，全軍與之俱敗。唐李靖兵法有喊鋒隊，即今之所謂敢死隊。日本乃木大將攻旅順，得力於敢死隊不少。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等堅強盛，謝元令劉牢之領精銳為先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不敢與抗。可見行軍作戰，非有選鋒不可。故曰：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地形篇）

以上孫子所論勝敗之道，確有見地；雖現代軍事名家，也不能推翻他的理論。

情 報 與 偵 探

宣傳在現代戰爭中非常重要，歐戰時各交戰國都花了許多經費，用了許多人才，專做戰爭宣傳工作，堅定我方軍民的意志，搖動敵人的軍心，與博取友邦的同情，全靠宣傳得力。最近日本擬在內閣當中添設宣傳省，宣傳的重要，可想而知。情報偵探，與宣傳表裏為一，孫子在二千多

年以前，即已看到宣傳的重要，故有「用間」一編，專論情報與偵探的運用，及其功效。一個國家若有確實的情報，與靈敏的偵探，對於軍事上當有莫大裨益。現在各國之派武官駐劄，完全是以搜集情報為目的。軍隊沒有情報，等於盲子。沒有偵探等於瞎子。周官設有士師，專掌邦謀，其用意殆等於現代國家之遣派武官。孫子曰：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用間篇）

情報偵探的工作，非鬼神下簽所能為，必須以人力為主。故曰：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篇）

孫子的偵探法有五：（一）因間（鄉間），（二）內間，（三）反間，（四）死間，（五）生間。分述於次：

（一）「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鄉間乃是利用敵人的鄉民，探聲敵人的虛實。如西魏韋孝寬以金帛誘齊人，使齊人遙通消息。

（二）「內間者，因其官吏而用之」。——敵方官吏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亦有屈居下位而不得志者；諸如此類官吏，都可利用以作我方的偵探。如魏用許攸，吳納伍子胥，秦將王翦攻趙不勝，以重金誘趙王寵臣郭開，使趙王斬李牧，廢司馬商以趙葱及藺聚代將，而卒達破趙的目的。這都是利用內間的名證。

（三）「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敵派員探來窺探我方軍情，我可以厚利誘之，使信亞父，亞父疽發背而死；項羽一敗塗地。又如范增將秦兵攻趙，趙將廉頗堅壁以待，范增莫可

如何，乃使人以金錢實行反間，說秦舉不恤廉頗，縱伯連橫東籬王輕聽諫，探聽度聞，乃財賄皆代

廉頤爲將，秦將南趨於是大破趙軍，坑降卒四十萬，趙括被殺戮。這是利居反間徹底的明證。

(四)「死間者，誘敵事於外，令吾聞知之而傳於敵」。——我方故意假造情報，使我友偵探知曉。若一旦我方偵探爲敵所俘，必以熟防禦爲報敵，等到敵人發覺已爲我方偵探所誤，必殺

死之，以雪恨。故名死間，如漢王使一生詭計，齊留壁壘，韓信因而在之，田橫怒，烹生。此事類與死間相近。又如戰國鄧武公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聯爲姻姓；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觸思期曰：「胡可」。武公懼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苟伐之，何也？」

胡君聽了這個消息，以爲鄧國與胡親善，乃不設備，竟爲鄧所襲，這是用死間的明證。

(五)「生間者，反報也」，——使我方富有才智的能員，設法與敵人的親貴接近，深悉敵人

以上五間，都非常重要。故孫子曰：

「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用間篇)

結論

關於政署、戰署、雜將、練兵、攻擊、防禦、真察勝敗，以爲情報，偵探各端，孫子都有特好的貢獻。以現代軍事學的眼光看來，決不會覺得這是過時代的糟粕。孫子最令後人——尤其是今日的我們——不能不佩服的，卻是他那遠大的眼光。他能把住一個問題的中心，他知道軍事與一國的政治、外交、經濟，都有密切的聯繫關係，木望是一個錢糧問題，兼「武備」以外，他還注意到「主孰有道」？「法令執行」？與「賞罰教明」？這都是屬於政治問題範圍以內的。如果政治不修明，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雖有精兵良將，也不能保衛國家。

軍事與外交是一體兩面，須互相為用。武力固然是外交的後盾，外交也是武力的車駕。荀子說：「戰之勝，善能勝法；一方面定得力于毛奇的戰署，一方面還得力于俾斯麥的外交。」與外交與軍事雙臂齊下，始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如戰時蘇秦運用外交手腕，約六國不擊晉，使秦閉關卡五華，不敢興兵東向。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史記：「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孫子深知道兵凶戰危，苟非萬不得已，不可妄用。與其以兵力和敵人決勝千里之外，不如用外交手腕折衝樽俎之間。外交純以利害為前提，祇要辦外交的人，能以利害關係與各國周旋，由不能找到與國，所以孫子曰：「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九變篇）武力必備而不必用，若能利用外交，化干戈為玉帛，是謀國的第一上策。

經濟是國家的命脈，國民生計所繫，不能不特別重視。國防軍事雖然重要，但須時時顧慮到經濟的榮枯。如果一味擴充軍備，全不顧及國民的生計，結果必落於窮兵黷武的亡國之途，而非藍臣謀國的光明大道；孫子對於這一點非常注意，他不但不主張窮兵黷武主義，而且咒詛窮兵黷武主義。孫子極不贊成妄動干戈，故曰：「主不可以惑而興師，將不可以亂而致戰，合不可以利而動，不合不可以利而止」……「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復復生」……「火攻篇」這樣看來，無論何人，都不可將戰爭為兒戲；因為戰爭的消費太大，很容易使國家的經濟破產。所以孫子有以下的警告：「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自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遠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用間篇）又曰：「聞之貴於師者，難撫，遠驅則百姓貧」。（作戰篇）孫子告曰：「誠心勸人類不要以戰爭為兒戲，縱令到萬不得已的時候非興師不可，也不宜長久用兵，以及早結束為好。故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役不再期。……故兵貴勝，不貴久」。（作戰篇）我覺得孫子這些議論，可為現代各國政府的當頭棒。倘現代高唱擴軍的政治

家與軍事家細讀孫子的兵書，瞭解國防的真義，與戰爭的目的，就當遵守孫子的軍事原則。這不是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督之，此安頓全軍之道也」。人攻無窮，這是孫子對於現代列強的忠告。

中國是軍事落後的國家，自鴉片戰爭以來，備受列強侵凌，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一八年，陸續起，一千餘年以前祖宗的遺教，真是慘魂交集，無地自容。日本人談日俄戰史，說鴨綠江之戰，日本最大將帥的河田戰術，是學孫子「半濟而擊之」的兵法。我們的鄰國之能夠運用孫子的兵法有敗彼軍；我們自己為何不能遵守孫子的遺訓，而發奮圖強？這不是我們應該反省嗎？今日我們對於孫子兵法應特別牢記不忘的，有下列的幾點：

第一、我們當積極準備，不可因循苟安，謹守孫子「無恃其不來，有恃者有以待之」的教訓。

第二、我們當上下一心，精誠團結，明恥教戰，與民更始。謹守孫子「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萬可取之死，可亂之生，而民不畏危」的教訓。

第三、我們如果一天遇到無路，忍無可忍的時候，就當下轂挫的決心，與敵人拼一個你死我活。

謹守孫子「死地則戰」的教訓。

總之，孫子的軍事哲學，是以軍事為保障和平的手段，而不是以軍事為侵略他人的工具。縱令迫於不得已而用兵，他也不主張勞師費財，更不主張蹂躪別人的國家。故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孫子用兵最高的目的，是以政略戰勝於朝廷，而根對血肉橫飛的慘殺。孫子的偉大不可及，就是在此。後人的兵法不足以與孫子抗衡，也是在此。所以魏武帝稱頌孫子曰：「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序）鄭玄贊曰：「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緝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闕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

之，而莫能知之」。（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戚繼光曰：「予承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猶稱家所謂上乘之教也」。（紀效新營目錄）伊藤政之助在其所著世界戰術與戰史一書中，也一再說及孫子兵法的神妙。

孫子重威信，明賞罰，兼有法家的精神；崇道德，（道、天、地、將、法道居五教之首），講仁義，（用間篇說非仁義不端使間），又兼有儒家的精神，至其「先弱後強」，「欲取先與」以及「能而示之不能」諸說，與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理想，也如出一轍。細窺孫子的學說，真可謂包羅萬象；若把孫子看做一個單純的武人，未免貶損了他的地位。

孫子兵法的解剖

李浴日

中國古代文學天才家孫子名武，他所著兵法十三篇，雖是一部六千餘言的小冊子式的兵書，但欲求澈底的了解，却不易易。因為：第一要有哲學的知識，第二要有政治經濟的知識，第三要有軍事科學的知識，第四要有古文的知識，第五要有實戰的經驗。固然這些條件，不是人人所能兼備，但借助于孫子註解或研究一類的書，亦可了解過半了。

「上家註」是過去了，在今日是要給它作新的註解與新的研究了。原來兵學的進化，一分是原則，九分是方法，孫子就是一部兵學原則的書，不獨可以應用于古代，且可以應用于現代與未來，不獨可以適用于陸戰上，而且可以適用于海戰與空戰上，這是它偉大之所在，也是值得我們今日來研究它的價值。

三十多來國人對孫子的研究，尤其是自全面抗戰以來，已有新的進展，但有價值的著作却不多見。老實說，在這方面，倒不如我們的敵人日本。敵人研究孫子的著作，有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最近竟用作爲慰勞品來慰勞侵華的僦軍。

說起來將近十年了，我在抗戰，會參攷日人數十家關於孫子研究的著作，一面攝取其精華，另一面又益以自己研究的心得，寫成一部《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商務版），數年來竟售了十版，成都葉軍校亦加翻印，足見國人對是書的注意。最近我擬給它一些修改，檢起一閱，偶然領悟其中所包含的競爭方式及攻堅破壘的原則，實是應有盡有，既集兵法的大成，又極兵學的火鑑，故將列舉如左，以供讀者參考，並望指正！

一、見於始計篇者：

1. 利誘戰（原文：利而誘之）。類今之獎勵戰術。
2. 亂取戰（亂而取之）。即摧毁敵國軍民鬥志及造成內訌之宣傳戰。
3. 避避戰（惡而避之）。即退避作戰，或「國內退軍」一詞。
4. 怒撓戰（怒而撓之）。即激敵戰法或某種神經戰法。
5. 耸驕戰（舉而驕之）。如減灶戰法。
6. 佚勞戰（佚而勞之）。即疲敵戰法。
7. 惡離戰（惡而離之）。即孤立敵國的外交戰。

二、見於作戰篇者：

8. 遊速戰（兵時相速，未詳乃之久也）。即速擊速決戰。
9. 因糧戰（因糧于敵，故軍用可足也）。即以戰養戰之經濟戰。

三、見於謀攻篇者：

10. 全國戰（全國爲上）。即不戰而屈的政譽戰，以此爲至上至善。
11. 戰國戰（破國次之）。即流血的武力戰，又稱毀滅戰。
12. 全軍戰（全軍爲上）。即政署戰或思想戰。
13. 破軍戰（破軍次之）。即擊破敵軍主力之殲滅戰。
14. 伐謀戰（上兵伐謀）。即政譽戰。
15. 伐交戰（其次伐交）。即政譽戰。

18 伐兵滅（其次伐兵），即武力戰。

17 攻城戰（其下攻城）。即對城塞及堅固陣地的攻圍戰。

18 圍城戰（十則圍之）。即分進合擊的攻勢作戰，亦即包圍戰。

19 五攻戰（五則攻之）。即分進合擊的攻勢作戰。

20 倍分戰（倍則分之）。即分進合擊的攻勢作戰。

21 少守戰（少則能守之）。即「以一當十」的守勢作戰。

四、見於軍形篇者：

22 九地戰（善守者藏于久地之下）。如地中戰或要塞戰。

23 力天戰（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如今之空戰，或空中陸戰隊之降落作戰。

24 決水戰（勝者之利，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路者形也）。即集中打擊戰法。

五、見於兵勢篇者：

25 正兵戰（以正合）。即剛性戰法，或正面作戰。

26 奇兵戰（以奇勝）。即柔性戰法，或迂迴作戰。

27 滅石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類閃擊戰。

28 破折戰（驚鳥之疾，至于致折者節也）。類適時奇襲戰法。

29 慢石戰（其戰人也，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即重勢戰。

六、見於虛實篇者：

30 致人戰（善戰者敵人而不致于人）。致爲誘致意，即誘致敵人於我有利地形而殲滅之的破壞術。但以爭取主動爲主。

31 養機戰（能能饑之）。即經濟封鎖作戰。

32 安動戰（安能動之）。即靜敵或擾敵戰法。

33 兩品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如此次中日戰爭中敵人在金山衛登陸作戰，及大亞灣登陸作戰。

34 喻軍戰（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敵之所備者多，則吾之所與戰者寡矣）。即造成局部優勢之各個擊破戰法。

35 水形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處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即流動性戰法。

七、見於軍爭篇者：

36 迂直戰（故迂其遠，而誘之以利，久人發，後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即迂迴戰。

37 疾風戰（其疾如風）。即今之閃電戰。

38 行林戰（行進如林）。類持久戰消耗戰或深隕打戰法。

39 山嶺戰（山嶺如山）。即固守防禦。

40 直轂戰（直轂雷同）。即重擊戰亦類閃電戰。

八、見於行軍篇者：

41 山上戰（遇山依山，遇山也高，戰降無登，此處山上之軍也）。即山地戰。

42 水上戰（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于水內，令半濟而擊之，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流水，此處水上之軍也）。即河川戰。

43 原澤戰（絕原澤，無與去無留，若交軍于川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即沼澤地。

44 平陸戰（平陸唐易，而有背高，前死後生，比處平陸之軍也）。即平原地戰。

九、見於地形篇者：

45 逆形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逆，逆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即平原地戰。

46 犹形戰（可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如渡海作戰。此次日寇侵華，即陷于挂形作戰。

47 支形戰（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取之利）。如通過湖沼地帶的作戰。又類似地能倦戰術。

48 藏形戰（藏形者，我先居之，必發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即隘路戰鬥。

49 驗形戰（驗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如山岳戰鬥。

50 遠形戰（遠形者，勢固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如遠渡洋作戰。此次美日之戰，因階至此種狀態，故遲未發展為決戰。

十、見於九地篇者：

51 故地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故地，故地則無威）。即以本國為根據的守勢作戰，亦可稱內線作

戰。

輕地戰（入人之境不深者爲輕地，輕地則無止）。即趨敵國境的攻勢作戰，亦可稱外線作戰。但須長驅直入，以期速戰速決。即主張深入作戰。

爭地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爭地則無攻）。即對於堅固（術）要點的爭奪戰，不作正面的攻擊，宜截斷其退路，或攻佔其背後痛苦之點，迫使其退出而奪取之。

交地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交地則無絕）。即通路發達之平原地帶作戰，但對敵的進犯不宜採用阻塞戰術，宜誘敵于我有利地區而擊破之。

橫地戰（諸侯之地，先至而得天下之譽者爲衢地，衢地則交）。應用外交戰。

重地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重地則掠）。應用以戰養（經濟）的經濟作戰。

圮地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圮地則行）。有變爲山地戰、森林戰、沼地的可能。

圍地戰（所由入者險，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古之衆者爲圍地，圍地則謀）。如綿陽攻成用騎手以脫出圍地的作戰。

死地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死地則就）。如突厥。

60 常虹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即機動作戰。

61 技險戰（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如背水。

62 脫兔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趁今之閃電戰。

附註：孫子原主張在敵、重、爭、交地等以不戰爲宜，惟若被迫在此種地帶作戰就要另想對策。至九地篇所舉之戰法，因多見于九地篇，從略。

十一、見於火攻篇者••

63 火攻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輪，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即所謂用燃燒彈之空襲與炮擊或間諜放火，亦即火焰戰術。

64 水攻戰（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即所謂洪水戰術。

十二、見於用間篇者••

65 間諜戰（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以上各項無以繪圖詳加說明，最後給它歸結一下：即第十一、十三、十五、五十八等項屬於政畧戰或外交戰。第十二、三十四、五十六等項屬於經濟戰。第五、七等項屬於宣傳戰或神經戰。第六十五項即間諜戰，其餘屬於武力戰的裝署和戰術。惟在各種地形之戰鬥指導上，獨缺市街戰（巷戰），也許是時代與武器的關係吧！但却有原則可以運用於這方面，這又是見孫子是如何的偉大。

吳門外孫子的荒塚是淹滅了，但孫子所遺留我們的兵法十三篇却是不朽的，猶久而彌光，它是兵學的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你需要它的金，它可供給你的金，你需要它的銀，它可供給你的銀，你需要它的銅鐵錫，它可供給你的銅鐵錫，既要懂得活用，尤要補充以新的方法和技術，它不是供我們陳列的，欣賞的，它是供我們用來鞏固國防——準備戰爭，實行戰爭，爭取戰爭的勝利！

一九四三年春修正于桂林。

從孫子兵法分析敵人進犯粵北的潰敗

李浴日

最近我們在寧漢鐵路的北端湖南打了一個勝仗——「湘北大捷」，跟着在寧漢鐵路的南端又打了一個勝仗——「粵北大捷」，這真是先後輝映的兩幕壯劇。

敵在粵北的慘敗，曹攔勿論，這次在粵北的潰敗，讓我試從孫子兵法作一個註脚。孫子兵法是兵法的聖典，它的原理原則可以說明歷史上每一次戰爭的勝敗，自然，這次敵人進犯粵北的潰敗，也逃不出孫子兵法的原理原則。

日本原為一個野蠻的國家，一切文化均由我國輸入，據云日本之有孫子兵法，係由吉備源備到唐留學時攜返。自此以後，歷代軍人，奉若圭臬，莫不悉心研究與運用，例如名將武田信玄會摘錄孫子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四句名言為上座頭，鑿於營門。八幡太郎受兵法於大江巨房，於陸城之役，因憶起行軍篇的一鳥起者伏也一，故看見雁羣亂然飛起，遂斷馬有敵的伏兵，得免於危。日俄之役，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海峽的大海戰，大敗我國的海軍，其軍法亦出自孫子，發出發時攜有一冊孫子，於戰勝後，曾道其略勝之理：「以逸待勞，以饱待飢」。（見虛實篇）陸軍大學講授孫子，天皇亦受孫子於御傳。近代學者專家，對於孫子研究得詳細達數十種，不獨全國軍人，即一般人也有好一種研究孫子狂，由此可以看到日本軍人所受孫子兵法的影響，你可以看到日本軍閥此次使華對於孫子兵法的運用。孫子兵法是一部對外攻堅的兵書，最宜於軍人較鞏的採用，尤其孫子所主張的「不戰而屈」的戰略，「速戰速決」的戰略，與客軍（亦即敵地）作戰。孫子說：「凡為客之道，深則專，主人不克」便

用的優勢，更為敵開口拜倒。「速戰速決」的戰略，雖為近代德將毛奇，史蒂芬，麥克特與英國軍事家等流，意國軍事家杜黑所極助主張，即以孫子為創始者，孫子是兩千年前的天才軍事家。波在《戰篇》說：「其用戰也貴速，久則餽兵，是說，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故吳聞消息，未撓巧之久也。」這「戰畧」，固為用兵上的善策，但決定勝敗的因素很多，沒有具體各類因素而安用之，則必失敗。正如孙策可以醫人，亦可以殺人一樣，自古以來，沒有絕對必勝的戰畧戰術，全視用者如何而已。這次敵人進攻我國，運用孫子兵法的原理原則之處很多，而其違反孫子的原理原則之處更多。從前我會寫過一篇「從孫子兵法認明日本必敗」，在這裡，我僅就本題來說。

却說敵人華南派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將，這次在所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大將及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中將的指揮之下，以三個師團的兵力，編為薩伯、土增、櫻井、久納、三宅、蘿井六個兵團，分為三路北犯，以主力（內有數千騎兵）選擇着我翁原線甚重地點的蘿井，正如孫子所說：「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就虛」，「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人開闊，必攻入之一」（開闊為虛隙意〔浴日註〕），又指以迅雷突厥之勢，正如孫子所說：「其疾如風，其遼如火，動如雷轟」。一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今始如讒言，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追」。逃出鴨綠江，直逼朝鮮，不必受重大的犧牲，便可以奪取我廣東戰時之政治軍事中心的韶關，藉以打通雲漢綫，威脅我湘贛桂的側背，打擊我軍民抗戰的意志，挽回桂南作戰不利的形勢，與擴張華南的偽政權，但欲戰爭的勝利，光把握着孫子這兩個原理原則，是不够的，因其遠背孫子之處太多，便造成這次的敗績，演繹着破壞逃出莫斯科的慘劇，現我且根據孫子兵法分析如左：

一、將軍驕橫

——

孫子說：「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將是軍的首腦，將以謀爲主，謀是連心，奪心則謀亂，謀亂則敗，可見將心關係作戰的重要，心的表現很多，驕是一種，將驕必敗，從前曹操敗於赤壁，晉堅敗於肥水，都是因驕。孫子在兵法十三篇上厲言將士驕橫的不可，始計篇說：「卑而驕之一」，即是說爲制敵取勝，示以卑遜的態度，使敵驕橫，以便有隙可乘。地形篇說：「憂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即是說兵驕不可用，自然將驕更不能運謀制勝的。行軍篇說：「夫唯無恩而易敵者，必擒於人」，易是輕舉妄動意，輕舉妄動，就是因驕，將驕必爲敵所擒。所以九地篇說：「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即是說將軍要有科學的頭腦與科學的方法，這是反驕橫的，也是反一切感情作用的，所以爲將者必須能靜能幽，能正能治，這樣的計略與行動，才能取勝。始計篇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樣，方可御下克敵，不然驕橫行事，必遭覆滅。

原來敵閥對中國的態度，一向是驕橫的，自甲午戰勝，及二十一條約由袁世凱簽字後，已目無中國。尤其在一九一八一事變，不力敵而奪取我瀋陽，更瞧不起中國，要中國若俎上肉。後田中請一奏摺上所主張：「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洲，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這算是敵閥驕橫的總白目。敵人素諭中國軍人乃貪生怕死，自私自利，爭權奪利，不能一致團結對外，所以在「七七」事變的當時，便想以十五個師團，預期三個月，貫澈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征服中國，獨霸遠東，但以我國軍人與朝野上下團結一致，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下，不惜任何犧牲，展開長期抗戰，已將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粉碎，但敵人以奪取了我許多城市及樹立了許幾處偽政權，仍是一樣的驕橫。

說到敵人對廣東的態度，因爲廣東人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表演過不少轟轟烈烈的事蹟，如三元里民衆的抗英，洪秀全的反清，馮子材的抗法，孫總理的革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起義，以及十九年的北伐，所以敵人認爲廣東人富有革命精神，相當可畏。尤其是在一二八一之役，在

但孫子兵路軍的重大打擊之後，於是對廣東人就加以特別警戒了。例如：日本士官學校停止招收廣東學生，廣東在日本的僑民，加以嚴密的監視等事。可是敵人自給前年偷登大連灣，進襲廣州的成功，以及去年佔領廈門、汕头與欽州登陸的順手後，便一百八十九度的轉變了態度，由故我為敵為友，這便是養成他們廣東驕橫的心理。板垣是日本天字第一的騎將，又自命為「支那通」，過去參加對華作戰，一敗於平型關，再敗於台兒莊，這次被派來華充當總參謀長（總司令西尾人老氣丈，無甚主見，而真一說斷而已），頃氣依然未除，於湘北失敗之後，轉犯南寧，又於於不利，此時，且驕且怒，乃令日本一切，氣蓋華南的安藤中將率衆北犯，安藤蟄伏廣州已久，目測途路，悉廣州的一切，自然時時剝削增加他驕氣，又謂日本人是尊明的子孫，得天保佑猶厚，其心可憐，但由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徐化司令部發出第五三一號作戰命令，其督頭即云：「得天獨厚的本邦之軍，作而進兵，極為有利」。於是昧於知己知彼，不能先立於不敗之地，不能確立必勝的局，實作駁計劃，例如不顧有無接濟，不顧我方有無援軍，便指揮右翼的孤軍地直衝入我山地數百里，其驕可見，這便是造成他此次北犯潰敗的主要。

二、不知己彼

敵人因為太驕，自然在於知己知彼。

孫子謀攻篇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地形篇說：「知己知彼，勝乃不殆」，這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不過自己知彼是不容易的，關於知彼方面，敵人雖利用漢奸為助，因器小惜財，弄得漢奸們不肖賣力，自然得不到詳細而正確的情報。關於知己方面，以驕氣沖天，更不會知道自己所短。謀攻篇說：「知可以戰不可與戰勝」，敵人不自己軍隊攻擊精神的消長，反戰空氣瀰漫軍中，人人厭戰，尤其走近衛旅團為天皇衛隊，駐紮東京，過慣城市生活，不習山地戰鬥，這次被迫來華送死，心中極泡不平，故一遭我軍攻擊，便倉皇逃遁了。據說：敵兵是很

怕死的，在這次行軍中，當停住我村莊城市時竟有聞我民衆的槍聲與略響聲，便慌張地逃回屋內，趕快關起來的笑話。在知彼方面，他以為我軍依然像過去一樣的，見敵即逃，不堪一擊，殊不知我軍自此次軍事當局的驟變之後，士氣大振，各願為殺敵救鄉而拼命，至於民衆方面，亦經政治當局提高他們抗敵的精神，把軍民打成一片了。周麗又說：「識衆寡之用者勝」，兵力的大小是決定戰爭勝敗的要素，從前後始皇為政利國，問李信與王翦攻荊要兵多少，李信答道：「要二十萬」，王翦答道：「要六十萬」，始皇佩服李信的壯識，用信將兵六十萬攻荊，不足，結果以六十萬破之，王翦真可謂識衆寡之用的名將了。此次敵人進攻苏北，只有空有之味，沒有王翦之明，乃總以三師出湖的兵力，包圍六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山岳地帶，消滅我主力，奪取我蘇閩，自然形成兵力不足。敵雖知我韶關的外調缺乏兵力，却不知我增援部隊可以利用粵漢鐵路朝發夕至，故抵新江之敵，一到我救援接觸，自知兵力薄弱，不堪一擊，便狼狽回竄了。地形篇說：「料敵制勝，上上將之道也」，即淺為將者先知敵情，和知敵所探的戰略戰術，方能制敵取勝，但是敵人這次對蘇北的戰略戰術，却不明瞭，即敵不明我戰累，一以逸待勞，以飽待餓，（虛實篇），立於主以奇勝（兵勢篇），引敵深入，實行反包圍，又不明瞭我戰術——以正合，（進退篇）合而擊滅，不再集結兵力死守原有陣地，適時即分兵構成機動兵团，向敵側背攻擊。所以敵人縱在淮河附近，牛背嶺附近，及呂田，梅坑，青塘一帶被我擊破，就是以此。

二、計畫錯誤

敵人因為不知己情，自然所策定的作戰計劃也是錯誤的，作戰計劃的錯誤與否，恆以決定戰爭的勝敗。孫子兵篇說：「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軍形篇引：「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形，四曰精，五曰暗，地生度，度生量，量生形，數生稱，稱生勝」。（勝是必勝的計

（期意了自己說）。九地篇說：「遇兵計謀，爲不可測」，又說：「踐暴隨敵，以決戰事」，還是計劃（上洛自註），這都是力言對敵作戰要先確立有正確的作戰計劃的，但是敵這次進犯韶關，因爲昧於知己知彼，所以所策定的作戰計劃——分兵三路——左翼（爲韶井兵團）沿鐵路線北犯，派出英德，與右翼會師於韶關，右翼（爲恆伯士機附兵團）由增城犯犯，經梅坑進出蘇源，奪取韶陽與南雄。中路主力（爲戰升、久納、三宅三兵團，近衛旅團在內），乘車由從化經米步壘到良口墟，即分爲兩部，一部由牛背牽制我正面兵力，一部由良口墟出翁源與右翼合流，構成主力，奪取韶陽與南雄，這一重大迂迴，企圖包圍殲滅我保衛粵北的主力於佛崗一帶，或然趙我卻同一直保衛粵北的主力，顧於解脫，這是欲以外線作戰，擊破我內線作戰的。但他因各路兵力不足，尤其不宜置主力於右翼的特別險阻地形，所以不但不能把我保衛粵北的主力殲滅或擊敗，解體，反爲我由守勢轉爲攻勢，發揮內線作戰的特質，實行反包圍，將其各個擊破，這是敵人作戰計劃的錯誤，亦即敵人戰勝的失敗。

四、地形困阨

地形在武器進步的現代，雖不是戰爭勝敗的決定因素，卻是輔助的因素，孫子在古時對於地形很注重，始計篇說：「地者，遠近險易讀狹死生也」，同篇又說：「天地孰得」，地形篇說：「知天知地，勝乃可全」，這次敵人進犯粵北，於事先對粵北的地形，因爲屬心所蒙蔽，沒有偵察判斷清楚。原來粵北的地形，如清遠、英德、從化、佛崗、韶門、新豐、翁源、曲江等地，實包含孫子兵法上所舉的地形：

- 一、絕地：九地篇說：「絕地勿留」。

- 二、圮地：九地篇說：「山林險阻，沼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三、圍地：同篇說：「所由入者險，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四、挂形：地形篇說：「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

不勝，難以返不利。」

五、險形：同篇說：「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且在這些地帶中，又有行軍篇所說的一絕洞，天弁，天牢，天羅，天陷，天謬。這真是一個不易行事，不易作戰的山岳地帶。

這個山岳地帶，要北漢鐵路與各縣公路已經我破壞，便敵的戰車與重砲，不能前進參加戰鬥，即飛機因草木雲霧的障礙，亦不易找到投彈的正確目標。行軍數十里每每看不見一個村莊，食料飲料非常缺乏，敵人到了這個地帶，舉目四顧，就會感到心寒胆散了。所以右翼部隊，當在新江墟一遇我援軍，又因所帶五日乾糧，即將告罄，而崇山峻嶺一層層的包圍着，不禁手忙腳亂，大有全軍覆沒之感，只得拔脚向後回軍。回軍時，以山路窄狹，分為二路，日夜強行，天寒地凍，跌斃山谷中者甚多，惟途經我團隊武裝民衆利用險阻，攀援者亦復不少，死屍與槍械、彈藥、器材、文件、道棄道左，觸目皆是。至敵在源潭附近時，曾為林廷華將軍利用該處山地，佈設袋網陣地，殺敵千餘。其在英德，在牛背脊，在呂田，梅坑、官塘一帶，亦為我軍利用險阻，殲滅數千，敵人不知我恃有優越的地利，冒險前進，安有不自投羅網之理。

還有，用兵長驥直入，以圖收獲偉大戰果，俱也有它的危險性，軍爭篇說：「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擣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又說：「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一。」故半此次恃其浮勇，不顧一切，輕舉深入，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取韶關，那知其遭禍，竟逃不出孫子這番預言之外。其次，九地篇說：「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率然者當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是說軍隊作戰要能協同動作的。此次敵人分為三路進犯勢北，當我擊他的左翼時，右翼未能反應，擊他的右翼時，左翼亦未能反應，擊他的中路時，而左右翼亦未能反應，僅就擊他一路說，其前後部隊因困於陸路，不能互相接應，只各自倉皇逃命，於此足見敵人部隊間不能協同動作，亦為潰敗的一因。

以上係就軍事方面而言。以下再就政治方面而說：

軍事與政治是有着密切關係的，所以在現代軍事學上便有一「政治戰爭」一名詞的產生。從前拿破崙進攻莫斯科，因為沒有政治力量的輔助，終至敗退。德國在上次歐戰的失敗，並不是失敗于軍事，而是失敗於政治，——革命起於國內。孫子在古代早已看到政治在戰爭上的重要，所以始計篇說：「道者（指政治上沿用註）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同篇又說：「夫孰有道」。但是敵人這次進犯勢北，却沒有取得政治力量的協助，像勢北各縣的公務人員與民眾，沒有一個願為他內應或接應，無法收買到鄉間內部與反面。用問篇說：「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皮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且沿途遇我村莊即放火，據我老少即屠殺，據我婦女即奸淫，無所不為，極大開未有的殘酷，更使我民眾非奮起殺敵，無以圖存，這都是敵人政治的失敗。所以我民眾便實行空舍清野，（使其不能「因糧於敵」）見作戰篇，及「掠於饑野」（見九地篇），破壞公路，以困阨之，復沿途協同軍隊與團隊減擊之，尤以遼沈民風更為英勇，動員了七千餘人，共行游擊戰，殺敵數百，生擒五人，並奪獲軍用器無算。其次敵對我亦不能施其政治的伎倆，使我軍如九地篇所說：「前後不相友，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修，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同時復因自己國內政治的腐敗，民不聊生，軍閥只為自己的升官發財，便騙兵衆來華送死，所以兵衆亦不願效命于沙場，做不到孫子所說：「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弄得一敗塗地，不可收拾。

總之，這次敵人侵犯寧北，在軍事上，在政治上，因為違背了孫子的原理原則，便演成悲慘的潰敗，頭尾一個多月中（廿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卅年一月七日），被殲近萬。敵人雖然讀孫子，但不能活用孫子，所謂趙括徒讀父書，大敗于秦，就是這個歷史的重演。這個歷史的重演，視而是一幕一幕的展開着。嗟之敵人此次侵華，在孫子的顯微鏡下已暴露其失敗的真相了，同時我們最後勝利之期，在孫子的遠遠鏡中亦已看到日近一日。孫子鍛一般的原理原則，在這次大戰中，一一像火一樣地燃燒着它的光輝。

一九四〇年一月作於南園

陳縱材

緒 言

「世界兵學」最近提出一期「孫子兵法特輯」，主編李先生邀我寫一篇關於是類的文章，我平素對於世界兵學的作品極欣佩，而且亦常介紹於第九戰區幹訓團的同仁，現在逢着這個發揚中國兵學思想的機會，我也樂得來一次拋磚引玉。

關於孫子兵法，國內外已有不少名著討論，我現在專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討論，因為範圍過廣，只得在這次戰爭中找一兩部份最重要的來立論，即以孫子兵法來分析德國最近數年來的軍事行動，至於與我民族存亡有關的中日戰爭，則留待下次專章討論。

德國自希特勒上台之後，不數年間在歐洲各角落各方面的軍事行動，無不大奏凱旋歌，德國最近又侵入蘇聯的高加索，故其用兵作戰之成功，似已登峯造極，一若德國的軍隊有如天神，不可侵犯，甚至有為蘇聯擔憂者，因此，我特以孫子兵法來分析德國數年來的軍事行動，觀此，則此種擔憂似可不必。

自從克勞塞維茨的大戰學理（註）問世後，德人無不以為克氏之著作堪稱為世界軍事的最高理論，軍事最高原則，故德國之將領無不奉若福音，雖經魯登道夫在全民族戰爭論及大戰回憶錄（註）的抨擊：「克氏的理論，已有了若干不適於今日之邊界」。然亦無損於克氏理論之權威，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謂德皇威廉二世於戰後，讀到中國的孫子兵法而喟然長嘆曰：「設早十年朕讀到孫子兵法則無今日之失敗矣」。可見孫子兵法之價值，如何珍貴！以威廉二世之聰明，對

克氏之戰爭學說，服膺再三，然仍發動戰爭者，亦即其中或亦有若干理論未滿成熟之需要歟？否則何以稱孫子兵法後，則感慨系之！
誠然，克氏之大戰學理亦不失爲世界之軍事名作，則世界古今以來，而以克氏之戰爭學說，則無出其右者。（註）若以中國孫子兵法來論，則孫子兵法言簡意深，包羅萬有，又非克氏之戰爭學理所可比擬。至於戰爭學理，論述廣博，當亦爲不可多得之佳本。我所以提出克氏的少戰學理來說，實因今日德國各高級將領莫不受戰爭學理之影響。

自清末我國屢次失敗於外人後，中國學者軍事莫不以德國爲標準，又謂非德國式則不可以成良。今日的中國軍隊，開口德國，閉口德國，一若中國固有軍事學無足道者。此種誤妄自犯心的人，於國家民族影響很大。在物質條件上，及戰鬥技術，與其他形而下的種種問題，我承認中國比德國落後，或落後到卅年，但在形而上的條件，或是軍事思想的最高理論，則中國並不落後於德國。若明瞭我國的孫子兵法是最高之戰的原理，和最高之戰的原則後，就會油然而民族自信心就產生了。

三、併吞與撻

自德國希特勒倡導廢除凡爾賽和約而率國社黨登台後，不久即宣佈實行征兵制，重建軍備，大之陸軍，不賴聲聞又委戈林任空軍部長，建立德國空軍，希特勒這種作風，是很合孫子始計篇所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爲要破除凡爾賽和約，勝利這場戰爭，這戰爭就是國之大事，爲要達成戰爭勝利之目的，則建立強大的國防武力是必要的，對全國實施徵兵制，就是孫子所示，「令之以文」而教育之，又將壯丁分別繪入陸空軍訓練，就是

「齊之以武」。有武力才可以說廢除凡爾賽和約。廢除凡爾賽和約就是德國政府所倡導之口號，亦為德國人共同之目標，所以希特勒又要求德國人民極力犧牲個人為國家著想，亦即孫子始計篇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也」。少即是上下同欲者勝，治意思。

希特勒做了第一步建军工作後，就準備第二步併吞奧大的計劃。

德國為什麼要併吞奧大利？依希特勒的大作「我的奮鬥」，實在是奧合併是自然的，因為同是日耳曼民族的國家」，希特勒這種說法，是有相當理由的。以當時一九三八年的奧國環境來看，德國不撫必須先吞奧，因奧國乃孫子九地篇，所謂「重地」也。什麼為「重地」？孫子說：「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又說：「重地則掠」，以德國不得不掠奧，又說：「入深者，重地也」，所以德國入深，既可以掠奧，又可包圍東方。

維也納一城，又為多瑙河之「網地」，孫子曰：「網通者，繼地也」。維也納位置於中段，位於多瑙河之中游，交通四達。孫子又曰：「諸侯之地，則「先卒而天下之衆皆歸衛地」。誠然，德國吞奧與獲維也納城之後，斯可威脅和虜東南歐諸國。吞奧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德國未併吞奧之先，則敵地無數之第五鐵師，又派船若干於國社黨於美國，此節孫子所謂：「故用間有五，在因敵，有內間；因敵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人君之聖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因是而知之，故鄉間以聞，可得而使也」。

德國未併奧，即大批運用各種各色之間諜，期的暗的佈滿於奧國，一旦發動戰爭則可收裏應外合之功用。

德國併吞奧國，並未忘記孫子作戰必勝之準則，「主威加於敵」，故「城打敗」，其國可襲也。果然，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就以大兵開入奧國，拆奧國首都維也納，而改建奧國為德國南部之一個行省。

德國對奧國之事件，可謂盡得孫子兵法之奧妙，「不戰而屈人之兵」，兼併奧國，達到用兵「善之善」之上乘。

一年之後，捷克斯拉夫國內發生蘇台德人民問題，亦為德國用「將間」「內間」的手段擊敗。捷克未被德國併吞之前，英法意德四國曾在慕尼黑開會解決捷克問題，結果捷克是被犧牲了，亦即德國外交之成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則知德國雖不能達到「上兵伐謀」之目的，但也滿足「其次伐交」之餘圖矣。

德國不單只用「威加於敵」之手段，駐重兵於捷克國境，而且還用孫子兵法所謂「投諸侯塔以業，邀諸侯者以利」之手段使波蘭佔領特申區，使匈牙利佔領羅塞尼亞區，甚或就是滅亡矣。爲什麼？怎麼要佔領捷克？因捷克之形勢正合乎孫子所說：「重地」、「機地」之原見，德國爲要將來必經之關，則造成一個良好有利之包圍態勢，亦屬必要，所以德國要掠其塊「重地」矣。

希特勒未上台以前，法國爲憂德國再起鬪，乃在歐洲遍佈聯絡一大串小協約國，以外交方法包围德國，故希特勒以「用間」及「威加於敵」之手段，而以軍事行動粉碎法國之計策。

希波戰爭

一九三九年夏季正當英國參謀總在蘇聯進行英蘇外交之時，希特勒密派日本大使，由土耳其黑海入莫斯科，與蘇聯談判，突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宣佈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一舉就是希特勒變敵爲友，「伐謀」「伐交」的成功。

希特勒爲要攻波，不惜將「我的奮鬥」一書中，關於反對「布爾希維克」之一段文字刪去，所以簽訂條約一週之後，即由三方面用兵攻滅蘇聯。

英蘇皆爲德國敵人，待攻波蘭之前，而不惜與蘇聯交好，此正選用孫子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前後不相救，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之戰爭重要原則。

當時波蘭陸軍有三十個師團，飛機有二千架，百架火炮，軍車有三千餘輛，並謂機械兵，並不如捷克及奧國之易勝，德軍自已，亦重視敵人，故用四分之三的軍力約六七千個以上步兵師，以「飛機步兵與机械化部隊」為等，由蘇方對向波蘭進攻，此即孫子所謂：「十師圍之」而更以「詭擊擊之而」運用「以繼禡錄」之勝兵，壓迫波蘭，猶如「天下實本於十仞之谿」的戰舉形勢，使波蘭不致過而後亡。

德國為蘇聯爭領，即以大轟炸機，先殲滅波蘭之空軍，繼又轟擊波蘭之鐵路，破壞其駁員集中計劃，在後又轟炸工廠，兵站，轎車，倉庫等，且以驅逐機支援陸軍陸戰，由空中轟擊波軍，此即運用孫子火攻篇之「火人，火枯，火頭，火庫，火隊」之原則也。

德國進攻波蘭的時候，其唯一賴就是必欲乘其西方之空虛，而進攻德國西部，德國亦不忽略「無恃其不來，恃吾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之重要原則，所以率先就構築「西格勒里防線」，及加強萊因河之工事，以防英法之來襲。

德聯空軍於九月一日開始進攻波蘭，至九月廿日以後就進抵到布河東岸，但是蘇聯也以數百萬開入波西東境，德國當時宣稱已有預定之密約，遂於九月二十七八日簽訂瓜分波蘭之新界線，以德國而論，這事是大不愉快的，就是赶水而給人捕魚，然心中雖怨恨，但不能與蘇聯衝突，德國統帥部這種處置也是忍辱負重，亦即遵守孫子第十二章火攻篇所示之原則，「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驕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懼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生，外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德軍用「以繼禡錄」，用「決續水於干仞之谿」之優勢兵力，又用「十師圍之」及大政篇諸原則，故在波蘭軍事上之成就，自然達到孫子所謂「兵貴勝不貴久」之要求，毋怪世人從此一役舉之為閃電戰矣。

德挪戰爭

一九四〇年春天，德國又以閃電般的姿勢，以强大陸空軍及強大的海軍，四小時內在丹麥、即渡斯卡基爾拉克海峽北攻挪威。

英法與德國對立，挪威立於對立之外，以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形勢，正屬於「爭地」與「交地」。蓋挪威國土，若英法「得之亦利」，德國「得之亦利」，此所以德國與英法必爭也。德國可以由挪威攻擊英土，英國亦可由是威脅德國之北部，是以挪威又為「交地」。挪威以北那難制備，又為瑞典之鐵道出口地，佔領挪威，即所以免瑞典之資源委於英法也，且挪威既為「無備」之國家，德國可「出其不意」而攻之也。德丹至挪，乃一衣帶水，由英法至挪則隔一度海洋，德國攻挪威，則「攻其所必救也」，「敵人而不於致人」，「趨其所不意」，故英法「勞」而德軍「佚」矣。

挪威又為衝地。蓋德人先至則可得挪威瑞典之「衆」，毋怪德人要「固其心」也。（見九篇）。

德軍攻挪威，既不放棄「火攻」——轟炸——之原則，而且以空中陸戰隊降落挪威領土，運用西格佛里防線掩護國境安全，孫子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德人可謂發揮孫子兵法原則到極致矣。

德荷、德比、德法、德英戰爭

德國自挪威戰爭結束之後，即轉用兵力，集中於萊茵河畔，準備發動西線戰事，德人這種選用兵力，仍離不了孫子軍勢論所說之原則：「故善戰者，求之於勞，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用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

，如擇圖石於千仞之山者，勞也」。其後德國由希臘、南斯拉夫之後，轉用兵刀製威服，亦仍守此原則。

德國在西戰場最大的敵人，爲英法兩國，尤其法屬陸軍爲德國人不敢忽視者，故在邊境地帶，⁷⁴備有舉世著名之「馬奇諾防線」，德人政法，尚馬奇諾防線攻擊嗎？基於一九一六年攻凡爾登要塞之後，德人必放棄孫子所云：「其下攻城」之手段，蓋德人亦知「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堵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蟄附之，殺十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是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個國家表面上是中立國，而荷比兩國則有十分之六疆域於英法，故臣於德軍之前，共有一半敵國，究竟德國以攻擗那一個國爲善？於是德國又不得不遵守孫子運用奇正之原則：「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涒鄰滌沌，形圓而不可敗」，而定了運動戰，發荷比及法之北部之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未能下巴黎，而陷陣地戰持久而不決，德國免蹈昔日之覆轍，故決不侵入荷比，在德人判斷可犯攻堅，又可以實行運動戰，這就是「薩爾謹之一」，「攻其無備」，亦是「無遠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故德人「避實而擊虛」，而能因政變化以取勝者也。

荷蘭人築堤防水以生活，亦擬開堤引水以防敵，其國境之南更依託比利時以自衛，比利時北依荷蘭，南依法國，法國亦以比利時之列日、那慕爾、安特維爾等，三大要塞作法國馬奇諾防線之外圍之屏障，荷比法三國之國防，互相依賴，實予德國人以無隙可乘。荷比兩國又屬於「爭地」，而比利時之布魯塞爾城，更爲英法德三國間之一「衝地」，德國自五月十日，以大軍同時進逼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國，陸空協同，「共疾如風」，一動如雷電，五日之內，征服荷蘭，七日之內，比國全境皆屬德軍之鐵蹄矣。

法國甘求休將軍，判斷德軍這次作戰計畫，亦不過史蒂芬之修正案而已，故以重美越法國邊

境以敵比軍。這一來，正中德軍之企圖。蓋德軍之攻擊猶頑，即令英法兩國所必救，所必爭也。德軍未以箭頭指向馬奇諾者，因爲著諸乃現代之長城。能在比利時境內吸引英法兩軍於運動戰來決鬥，正德人所希望在陣地外求決戰也。德人這次在比利時用兵亦適合於孫子兵勢篇所說之原則：「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勸之，以本待之。」至於甘末林以爲德人作戰計劃乃史蒂芬修正案，歷史會重演嗎？由此可知甘末林之失敗乃違背孫子第六篇所說虛實之原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甘末林以爲歷史重演，以爲德軍仍是舊瓶新酒，卒被德人所「致」，而不能「致人」，宜其有比利時之失也。

德軍佔領盧森堡之後，乘勝在梅威色當附近突破馬奇諾之延長線，德軍以裝甲機械化部隊沿索姆河北岸向安法海岸挺進，造成一個新的走廊地帶。德軍爲保護其南翼安全，又在索姆河右岸佔領陣地，以防法國由亞眠方向反攻，當德軍以一觀而難之一之手段，將英法比分爲二後，又命北部之德軍直撲呂及克與日溝追，三方包圍向盟軍於佛蘭斯達之地區。德軍如是運用兵力及如是部署行動，乃摘自孫子軍形篇所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總守史密林之指導以向左旋迴之方針分七個軍大迂迴法軍，直至馬倫河畔，這次德軍運用「奇正」運用「虛實」之原則，以史密林式集中之「軍形」，集結大軍於荷比法邊境，而後運用孫子第五篇吳勢之原則：「兵之所加如以鐵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先以堂堂之陣，進逼荷比，兩後乘虛突破色當直抵海岸，此即「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當德軍三万包围同盟軍於佛蘭斯達之地區時，又運用飛機轟炸英海軍，令索姆河陣地固守不動，而遠涉孫子大攻篇之「火人」、「火穢」、「火轍」、「火庫」、「火隊」之目的，使佛蘭斯達之同盟軍陷於「無糧草」「無糧食」「無委積」。故比軍之投降，敦克爾克之損失，爲不可避免，且使同盟軍「委軍以爭利則驅車捐一夫。至於德軍造成走廊地帶，這正是符合孫子第七篇軍爭

之原則：「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後人發，先人至，此如迂直之計者也。」

六月四日敘克爾克之後，結果，此役同觀軍損失甚大，魏國將軍奉命撤到萊林而任法軍總帥，並策定所謂「魏國防線」之計劃，此防線由東到西為奇爾河與瑪恩河，適當地完成各種之設施，期能有效對付德國之空軍，裝甲車與机械化部隊之聯合攻擊，此防線雖有希望以堵擊之手段阻止德軍，然防線過於委長，可謂完全消極主義，陷於孫子所謂：「備前則後穿，備後則前穿，備左則右穿，備右則左穿，無所不備，無所不穿，寡者備人也」故一遇「決積水於爭伊之谿」之德軍，自然不可當矣。所以楊杰先生說：「假如當時魏國以重兵在馬奇爾防線掩護下，乘德軍南下，而出側面反擊，則德軍之鋒必受阻矣」。孫子亦說：「強而之一，「利而誘之」，乘德軍之不意「攻其無備」，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法軍無此一着，惜哉！本來法國之戰術思想，常相信「材料戰」，常相信「防禦優於攻擊」。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以陣地消耗戰，將德國打倒，故仍以魏國防線可造成昔日之數百公里之陣地防線。假如德軍一般將領都聽到孫子這一段：「昔之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則法國不致遭遇今天之悲劇矣。

德軍以「激水」「漂石」之態勢，衝破魏國防線之後，以主力進出巴黎，一部迂迴馬奇爾防線之後，這個時候，德軍陸軍，猶如「激水」，空軍猶如「漂石」，陸空協同，達到孫子所說：「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橫弩，節如發機」的狀況，深入法國腹地，六月十三日未，巴黎陷落後，德軍續向羅亞爾河進擊，二十二日里昂亦不能幸免矣。

德軍侵入巴黎之後而繼續東進，南進，西進，以求擊滅法國之對戰軍，完全遵從孫子所說：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專，掠於饑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抑氣積力，逼兵計敵，爲不可調，投之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獨，士人盡力」。

當法軍正陷於危急時，意大利以同一鼻孔嗆氣之軸心國，由西北出兵阿爾卑斯山，策親法國，法國至是不得不以一部份力量對付之，這正是德國以外交配合軍事，要求意國出兵，亦即孫子曰：「後諸侯以覆」。

德國這次在西歐進行戰鬥，當面的敵人，大小共五個「英、法、荷、比、羅」，雖中以委法為最強大，攻擊此強大的敵人，德國是完全遵守孫子兵法所示兵力部署之「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之原則。荷蘭總領及威爾納要三書亦無不注重，所謂「重點方面應過度集中優勢兵力，兩非旁支（非重點方面）則以必要之兵力則足矣」。故德國除發動全國力量之外，還運用意大利之軍艦在法意邊境出動。

德國以數小時解決盧森堡，五天解決荷蘭，七天解決比利時，六個星期解決法國。德國已做到孫子所示「兵貴勝不貴久」，「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的原則矣。

德國以「其疾如風」之手段，完全解決西歐大陸之戰事，但英國仍屹立於大海之中，以德國海軍居於劣勢地位，故不能渡海征英倫，德國只利用1914年夏天以大編隊之轟炸機翱翔於英倫之天空，實施有史以來未有之空襲，使英國在社會主義理論之下大受人的物的種種損失，德國因為缺少海軍，不能用「以水佐攻者強」之方法陷英，而只能以「火攻」之諸種方法，破壞英國，但德國所以長於1914年七月八月者，蓋亦遵守孫子所謂：「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祿也」。

巴爾幹戰爭

巴爾幹半島是歐洲的火藥庫，這個動人的名詞，在以前是十分流行的。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火藥庫始終未發生一次了不得的事件。至1912年春，戰事又在這個區域發生矣。巴爾幹半島諸國大部份都是親德，只有希臘及南斯拉夫兩國對於軸心國的政策，表示不敢同意，所以

軸心國自然不容許這二個含有敵意的國家存在於歐洲。而且以希臘及南斯拉夫的形勢，正是軸心與同盟兩方的「爭地」及「交地」，因為英國有很強大的海軍，可以援助陸軍由此登陸直逼德國，德國亦可由此威脅英在非洲的屬地。孫子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毋怪德國以「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的手段，重行命令意大利由阿爾巴尼亞攻擊希臘了。嗣後德國再以大軍侵道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進攻希臘兩國，雖然英軍以十數萬陸軍在希臘掩護下登陸，仍無法維持陣地，終至退出巴爾幹半島，德國乘勝南下，取「善戰者動於九天之上」的原則，使用了空步兵，空中各種降載隊，空中輸送隊及滑翔部隊，共萬餘人在俯衝機掩護下，由空中來攻擊克里特島，在戰術上來說，這是「空中康尼」的戰法。孫子曰：「其疾如風。……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故「十五天工夫」，德國就解決了巴爾幹半島戰事。

德蘇戰爭

德國自巴爾幹戰爭結束後，又以「轉木石」之勢，集中大量準備攻擊歐洲唯一未擊敗的蘇聯，德國攻蘇之計劃，並非開始於巴爾幹戰事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在軍事上之錯誤，就是踏上兩面作戰，希特勒重視這些教訓，所以選用俾士麥的東攻西交或西攻東交的外交追溯，在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前與蘇和好，蘇聯也未嘗不知道柏林的野心，不過軍事準備較德國差，而且法國的潰敗，方實在出乎意料之外也。

德國攻蘇作戰計劃，也考慮到全世界人大聲疾呼「開闢第二戰場」，所以未攻蘇聯之初，初步計劃來看。

作戰計劃之周密與否，對於即後作戰之勝負有莫大關係，孫子亦說，兵貴神速而應算勝為

，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熟，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於無算乎。所以德軍攻希臘，即是完敗。第一步攻蘇之計劃，果也，蘇聯被德國攻擊之後，至今一年多，歐洲未見開戰第二步戰場也。

德國參謀本部希望於一九四一年冬結束對蘇戰爭，故在八月廿一日開始命各軍向蘇聯進攻，除德軍分三路前進之外，還有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諸軍。戰線之長，為有史以來所未有，由芬蘭灣至黑海全線皆發生戰爭，德國希望以優勢的陸軍擊破蘇聯對戰車，而且希望佔領列寧格勒，莫斯科及高加索，在起初三月份，德軍如破竹之勢，北路追進到奧格拉，中路追進莫斯科，南路襲括烏克蘭，企圖不可謂不大矣。但德軍希望三個月解聯決滿的計劃未能實現。而且寒冬又來臨，蘇聯野戰軍以一八一二年反攻拿破崙的精神，乘寒冬惡劣之天氣反攻，結果德軍未能於一九四一年解決東方戰事，而延長至今年。希特勒又在國會演說：「並非德軍戰鬥力不及蘇軍，實因天氣使德軍不得不後退也」。今年（一九四二）德軍重出南線攻擊，渡頭河佔領羅斯托夫，追出高加索，包圍斯大林格勒，目前蘇聯雖受若干損失，然以蘇聯潛力之厚，及國民性之堅忍，又加諸同盟國人力、物力之援助，實足以擊退德軍，而延長戰爭也。

總評與結論

我們以孫子兵法做一個實驗室，當做一方顯微鏡，來檢討軸心與同盟國之戰爭，來分析蘇國五年來之軍事行動，我們所得的詳語與結論如下：

第一：德國之「將領」難能幹，「兵士」難熟練，但是德國之政策由明駕而變為後署，由有「道」而變為「無道」，昔日能够遵照孫子兵法第二章「令民與上同意，奸與之死，同與之生，而民不更危也」之「大道」而處之，今日已轉讓給蘇聯，已轉讓給同盟國家，此即德國危機之一也。

第二：孫子作戰篇所說：「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駒，步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實客之用，腰橐之材，軍中之本。」首費千金，然後十萬在師糧矣！」今日德國動員數百萬人，究竟自費甚少，這就為德國人所指摘了。孫子又說：「善用戰爭者勝，久則銳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攻而財用不足，大鋤兵挫銳，唐力耗貨，則寡謀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濟也。」後矣，故兵聞進退，未聞功之久也！」自德國以武力攻波蘭以後，於茲四五年，年年戰爭，年年補員，年年為戰爭需用之金錢，不可勝計！這德國如何實施戰爭之計劃經濟，或戰時之計劃經濟，然其國家支出浩繁，也足為德國人民頭痛了。所以孫子又說：「大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一且下世界二十七個以上之國家反對之心，正如孫子所謂「諸侯乘民疲而起」，此即今日德國表面難小勞，安知他日不一敗塗地哉！」

第三：孫子曰「詔用兵者，復不再續，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矣」，四五五年來之戰爭，德國豈只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只有兩年多，而已徵到十七歲之童子來戰軍，由是而判断德軍今日之素質遠不如攻波蘭之優良矣。

第四：四五五年來德軍用兵於國外，鋼鐵、汽油、糧食、都已大量消耗，孫子曰：「國之貧於財，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賤，貴賤則百姓財竭。……」德波、德比、德荷、德法諸戰役，德軍皆一近於師者一而陷於「貨賣」。德蘇之戰，德軍則陷於「遠輸」，「遠輸」與「貨賣」都是為德國人民所不愉快，也就是德國之危機！

第五：德國對奧國對捷克皆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達到用兵「善之善」，其後對波、挪、丹、荷、比、法、帝國諸國，皆戰為勝，亦可謂達到用兵「善」之目的，但是自侵蘇之後，則陷於持久，膠着，而不能解決戰局，蓋德國出「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而落伍的走到了其次的「破國」「破軍」「破旅」「破卒」「破伍」，必將一敗塗地收拾了。這就是德國用兵已由升弧走到降弧，由上午到下午，克勞塞維慈曰：「攻擊到了頂點之時，就會被

敵反攻」，所以同盟國反攻即將到來矣。

第六：孫子謀攻篇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這四句也寫了德國今日之痛苦，一九三八——三九德國「伐謀」「伐交」都獲得成功，一九四〇「伐兵」也成功，但是攻蘇聯之「城」後，則不成功，何如我們說今日德國是攻城，這就是因為蘇聯文武一致，衆志成「城」，世界反法西斯的國家也同情了蘇聯，而且結了一條反軸心的長「城」，德國自下遭遇並非有形的「城」而是無形的長城，孫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德國自去年到今年而無結果，這就是陷於「城之災也」。

孫子第一、二、三篇之始計，作戰，謀攻皆是攻要指導原則及戰署指導原則，而以上幾種原則已證明德軍正在走下斜坡路，故德軍雖然獲得孫子以後各篇城術的技術的原則，但不能挽回敗局及戰署之錯誤也。

註一、克勞塞維茨所著：「大戰學理」或譯「戰爭學理」，陸軍大學有文言譯本，桂林掃蕩

報黃煥文先生有語文譯本行世。

註二、「大戰回憶錄」，「全民族戰爭論」，爲魯登道夫所著，前者爲戴堅先生所譯，後者爲張君勳先生所譯行世。

註三、世界兵學主編李浴日創見「中山戰爭論」

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七日孔子誕辰脫稿於長沙

孫子的另一看法及未解的一句

譚彼岸

政治學是不應該用在孫子兵法的辨僞上！山思想內容以推測其成書的年代，無益於國防，是仁者智者所不爲。孫子有個莊嚴的傳統，歷代的兵家尊之爲兵經，行陣禦侮，無不以孫子爲準繩，中華民族靠它生存，靠它發揮抵抗力。沒有孫子兵法，中華民族的歷史也許換了樣。這二千年來維繫國脈的兵法，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國防之寶，是精研古代戰史融會而得的原則。所以要了解孫子兵法就先得對古戰史下深刻的工夫，甲骨戰史，金文戰史，以及可稱模範的戰史的「左傳」。孫子十三篇是戰史之血的經驗，淨化而得之鐵的原則，古來一切名將的戰史祇不過是孫子的演註。自魏武以至成纘光，一脈相傳的兵法，造成中華民族的兵統。有了二千年兵統精神，使中華民族一遇強敵即復習孫子以自衛自賴，像這樣一部不朽的名著，是永遠與華族的生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任何代的中國人，提起孫子當肅然起敬的傳統服從。祖宗的爭生存方法，子孫孫孫是應該熟讀運用的。本來兵法是依兵要地利與戰鬥行為而生，古時的中國民族，當他走入農業經濟時代，就過着游牧民族的壓迫，可是他能應用治水術，編成方陣形的農田，以拒絕騎兵及戰車之突擊。茅元儀說得好：「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這是承先啓後的看法，許多的古兵已在統帥選用孫子兵法下成仁了；統帥是遵守着孫子兵法行兵調將，代代如此的奉命以打擊敵人；任何一代的兵家無人敢說孫子是一部偽書。一方面用它去打仗，一方面又懷疑它，是絕大的矛盾，有害于傳統觀念，有損于國防的信心。我見有人作孫子兵法評論就徘徊於應用與懷疑之間，旁證博引斷「孫子」非「孫武」，反覆辯駁「孫子」又非「孫臏」，這是妨在考

證與辨偽的立場看兵法，是不能有益於國防而正國民的觀聽。孫子兵法的作者既不可欽定，我們應該下的解釋，以脫離考證與辨偽的死價探術。孫子兵法若是無名，當把這傑作歸還中華民族，我們一想到歐洲的無名英雄墓，就了解孫子兵法底無名意義。這傑作不是任何人可以一手造成，必經過許多戰役，必經過許多人之手編輯而成，因之孫子兵法就是中華民族子孫孫永永享用的兵法。「孫子」我們不妨視爲詩經「武丁孫子」的「孫子」，是承先啓後的無窮世代相傳。「孫子曰」可視作與易經「中行告公」一樣的，不能視作人名或官名。古人鍾鼎銘文末有一句「子孫孫，永遠寶用」的垂訓，我們對於孫子兵法，也可視作這個用意。凡古無名傑作，那些作者的内心是無私的，把自己的深湛研究歸還民族，難道我們忍心說是偽贗嗎？

兵法是一個民族的生存競爭的方法，這是最重要的看法。一部孫子兵法，日本人註解的有數十家，可謂詳細到極了。日本人以繼承東方兵法自豪，日人研究運用，沒有毫絲的秘密，而抗戰的戰略戰術原則還是根據「孫子」。蔣委員長引用孫子名句以證論日本人不懂孫子兵法，犯了「挂形」就騎虎難下，以孫子兵法證明日本必敗，這個課題是中國人應有的態度。一個民族的兵法精神，單從字句去註解是得不到傳統。由此可見一國的兵法，非其民族不能用，非其土地不能用，有此土，此人，接承傳統精神，再生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大統帥才能用。學人皮毛，得不到精髓，世上不少這類的事。

蔣百里先生有一次去訪問德國伯盧麥，在柏林南方森林中別墅，作下述語：

將軍以手撫余肩曰：「好爲之矣！廟子之誠有所貫徹也。抑吾聞之，拿破崙有言，百年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爲歐人之大敵也，子好爲之矣！」所謂古昔之教訓云者，則孫子是也。頃者重譜戰略論，欲舉而譯之，顧念我祖若宗以武德著於東西，猶復留其偉跡，教我後人；以余所見，非德烈拿破崙毛奇之遺著，殆未有過於此者也。子孫不肖，勿克繼

承其業，以有今日，而求諸外。吾欲取他國之學說，輸之中國，吾蓋若舉我先民固有之說，而光大之，使知彼之所謂猶義理者，亦即吾之所固有，無所用其駁愧。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故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嗚夫！數戰以還，軍人之自頤極矣。尙念我先民，其自榮也。」

蔣百里先生學兵於德國陸軍大學，精通德法戰史與兵法，且「詳細研究孫子，又感到中國兵法實兼有德法之長，頗發野心，欲會而通之，以建立我中國固有之兵法」。把孫子兵法和片德烈拿破崙毛奇的遺著相比較，而所得未有過於「此」者。在世界兵學潮流中，淘汰不了孫子兵法，同樣也滅亡不了中華民族。蔣委員長就是拿破崙所預言東方百年後傑出的偉大天才兵略家，是古來最能運用孫子兵法的統帥，誓言孫子的戰略戰術原則不變。委員長的兵學演講常常有孫子的名句作引證。誠然，孫子已成一芋一滴血，一芋一滴汗的名著，二千年來的戰史堆積注入每一字中，無量的血注入字裏，而成爲技神聖高超的全體性的國魂，是古名將統兵在海棠葉形的大自然，森來，草原，中原，畫了不少的血畫。蔣百里先生把孫子兵法在世界兵學的地位重新估定，蔣委員長以孫子的城略戰術爲抗戰的最高指導原則，這是譜新文化的人所不會夢想到的。有人教我們把歐几里得幾何原本與墨經的幾條幾句相比，令人慚愧，然而把孫子與菲德烈拿破崙毛奇的遺著相比却未有過於「此」。從此我回頭猛讀，所謂文化者，文人根本就不了解，民族自信力是要簡單深入而永恆不變。因爲，孫子兵法是中華民族自信力的淵源。兵法決定民族的生存，有了生存才有文化可言。希臘亡了，希臘的文化被羅馬所利用。了解中國文化，沒有一個及得上蔣百里先生，唯其懂孫子兵法，才能懂中國文化。

中華民族是有辦法的。什麼辦法？就是孫子兵法。抗戰勝利，中國必是東方兵系之雄。祖宗傳給他的子孫的兵法，是世界最古的偉篇，我們要世世代代永守是訓，以爭生存。日本人不懂孫

子兵法，註解孫子是沒有用的，不能深入其所涵的中國人的心性，不能適應中華民族的傳統，結果只知皮毛。但我們研究孫子兵法不努力，故不能豪視世界。理應自己祖宗的國防遺產，中國人自己弄個澈底的明白，尤其字之古義縱橫不清，必不能明古法的，可憐我們的註釋家，却抄了日本人的註釋，以轉售國人，豈不笑死人？對於古義不明，古來名將依孫子作戰的史料不會搜集，俾鋪陳敷衍新兵思想作註，使人看不見傳統精神在那裏。

我們要一部包羅無遺的「孫子兵法大系」，注重戰史詳解，「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凡甲骨金石左傳的戰史資料搜尋而疏理之，以資系列，依年代加以標記。「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將二十四史的戰史以註孫子，一切以孫子爲主眼，古來一貫系統，上家註還能保存其系統。張預百將傳（上卷）每傳必以孫子兵法斷之。王彥武經龜鑑（二十卷），其書以孫子十三篇，而用歷代事證之。故蔡松坡上將撰曾胡治兵語錄十二章，蔣委員長就再補一章「治心」，以符「孫子十三篇」而成「十三章」。小小的篇章也依古法，其系統之細密可知。試依一部孫子兵法大系，必須網羅古來材料，精選摘錄，攷求字之古義，尤其旁及古人筆記，如元盛好祥「庶齋老學叢談」提出孫子「解雜亂紛紛，不擾」。注曰「爭與鬪同，攘臂絕也，令胸袖可觸，言解鬥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用拳也。然下句已有救鬥者不可擗擊，上句想有別意，或如鵠逐亂紛之說，與人鬥者，何暇先用袖也。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掌作控捲，子由古史亦然」。盛氏對此句最有研究，須從筆記中探取。又如虛實篇「月有死生」是二千多年的遺解，真使人有點難置信，日本尾川敬二也解不通，後經我注意，而決斷「死生」是周歷制中之二段：「死」是「既死斬」，「生」是「既生續」。這是「月有死生」的確解，以後註孫子至此句，不採此古義，必不能令人首肯。編訂孫子兵法大系第一件工作，是纂「孫子兵法書目彙編」，在本國方面的材料至少要達到百分之百，毫無遺漏，計明刻本，或存本，而著錄孫子文字的也編入。如明王肯堂筆塵，評陳眉公品外錄孫（武）子行軍篇，如以爲歐陽修醉翁亭記的「也」字筆法出於此，實爲不倫。陸達節以個

人力雖常成此弊目，不無令人失望。如云「兵鈴盧承恩呂璠輯，存本待訪」，而不知這部書在牛津大學中文圖書館藏有之，「呂璠」實作「呂璠」，或取呂望釣於磻溪之義。此外日本各註家亦未綱括。漢滿皆號孫子，亦宜附滿文譯名。孫子已有德文譯本，亦宜附德文譯名。其他各譯皆如此，才够得上代表中國的書目。這工作不是短時間可以完成的，然而以國家的力量去做，比較不吃力。有了精細而正確的書目作基礎，而後編孫子兵法大系，庶幾乎不愧為東方兵學的權威。

中國人如欲發揚孫子，快快把不成器的註解收起，再下苦工從事於孫子兵法大系的建設。新註祇採序百里先生的始計篇，揀要十分嚴正，才是研究孫子的大道。蔣委員長說：「抗武穆根據孫子兵法，擬吾中國軍人傳統的精神，而提示出來的『智信仁勇嚴』之武德」。是以孫子兵法是中華民族的兵統，是中華民族子子孫孫的兵經，是國防論的始祖。

其次說到孫子兵法「隨往行」未解的最后一句：

日有長煩，月有死生。

很奇怪，經過一千多年的傳誦，經過二千多年的註釋，在無數漢學家的眼下隱匿過去，都是依然古色古香，含含糊糊的，似懂非懂。到現在爲止還未曾被任何人真正解過。這句話說來似乎自空一切，而事實是如此的不可掩飾，自魏武以下，都未得其真義。即以十家註而言，有九家是不解這一句的。祇有唐李筌說過：

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

這樣渺茫難於捉摸的訓詁，怕連李筌自己也不能懂得，叫後人怎樣明白其中的真意？試問由溯至晦的過程就可以「朔」爲「生死義」麼？日本人素來以研究孫子著稱東方兵學界，註釋約有數十家，陸軍士官學校教官尾川敬三的孫子論譜（昭和九年版），是日本文武界公認爲最權威的註譜。我想，孫子是世界最古的兵學權威，是我們祖先國防遺產的寶貝，對於句解，我們應該十

分精細考求，逐字去咬，以歐洲名將作文一字千鈞之例為法，把書中的句解精審攷證，沒有絲毫的空隙給外人留有餘地，倘使日人真的解清了，那我們的臉孔不知掉到如何程度啊！幸而尾川敬一的解釋亦不過如此而已。

死生用作盈虛義，月缺而滿，與滿而復缺，同一有循續狀態之意。

此解比李筌沒有進步到什麼，也不能滿人意。我對於孫子的各家註釋，略略看過了，細查這一句，沒有一家值得我佩服。並非二千年來的人聰明不如我（一兩個字的古義之發現，本來用不着就把自己看得高起來），問題在注意不注意，懷疑不懷疑。古來對於這一句都解錯了，由於上了書中「死生」兩字底普遍意義的當；除了這句，其他「死生」一辭，原是和人之死生一樣地明白，獨有這句要當心，否則盈虛晦晦都是莫名其妙。

近年來亦曾看了一些余文名著，尤服膺於吳其昌的金文曆朔疏證，對於周之曆制頗有所知，已使我想到「月有生死」和周曆有踰。原周制一月四分，有一既死霸——既生霸之名，初深居山巖草廬，無吳晉參政，書籍有內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在記憶中，此書管提到周時一月四分制，思慮恍然有悟，又取十家註反覆審查李筌的解法，有可通之處否？又審查尾川敬一的句解，再三深解，總不可通，其理由有二：

(一)「月有死生」的「死生」，與書中其他「死生」的異同在什麼地方？

(二)把自己的疑問公開討論，提出疑點，如果大家覺得現存的註都是不明不白，那解釋必有牽強處。

「月有死生」若當普通「死生」解，可作分析以X代月，則得下式「X有死生」，假如X是人，那「人有死生」是合理的，可是X是月，則「月有死生」是不能和「人有死生」一樣明白誠實了。唐詩「秦時明月漢時關」，這句話表示月無所謂生死的，而有終古常新的美麗。尾川敬一

看出了「死生」直接碰不透，就把「盈虛」調「死生」，可謂盡想僥幸之能事了。何以孫子不用「月有盈虛」，而用「月有死生」？因之以「月有死生」的「死生」作對制，都一樣的笨拙不通，着作名詞解釋，就容易辦了。一想到這點，即翻查郭著「周易中的社會史說」，轉下一提要：

周人月行四分制，日初吉，日既生霸，日既望，日既死霸，與近人之星期相類。（王國維）

：生霸死霸考

這「既生霸」與「既死霸」不是「月有死生」的真解嗎？孫譜謬載先作「生霸死霸考」，沒有考及這句，再至王國維也不及這句。孫星衍是清代校讀孫子千家註的人，對這句也不發生疑問。這句之不成問題，為治孫學的最大忽略，足足忽略了二千多年。

查「生霸死霸考」刊入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卷一，原文云：

余覺古器物諸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日初吉，日既生霸，日既望，日既死霸，因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為四分：一日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日既生霸，謂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日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日既死霸，謂自二十三日以後至晦也。

這是一月四分的公名，還有用作專名的：周禮世子「維一月丙午旁生霸（魄）」；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魄）」。

什麼是「旁」呢？根據說文「溥也」，霸魄在經學史上有分別，古文尚書作「霸」，由孔安國嘉定，漢書律歷志引用過，今文作「魄」，馬融注古文傳書，康誦云「魄曠也」。無論「魄」也好，「霸」也好，漢儒都有一致的說法：「大月二日，小月三日」。白虎通日月篇解釋最明白：「月三日成魄」。要決定「霸」的一定月數，必先知道那個月是大是小，武成諸日不待改月置閏而可通如既生霸為八日，則旁生霸為十日，既死霸為二十日，旁死霸為二十五日。

從此我們可以得「月有死生」的確解：

卷之三

卷一百一十一

孫子兵法在英美

李浴日輯

(一)

孫子兵法英美譯本，即不朽的兵家經典。現有英譯本、俄譯本、法譯本、德譯本、日譯本。最近美國軍事家梅得爾莫特（M. D. Mordt）在一「讀者文摘」上，發表「愚弄敵人的故事」一文，曾提及孫子說：「兵者，詭道也。」而這其聲譽已超孫子的更遠。歐美已證明歷代所說的兵法，均追慕中國的兵家戰略家，如孫子、呂后、張良等，此絕非前朝草率一部孫子兵法，二十四世紀之後，全世界的軍事學術，還奉他的軍事哲學為最高，科學，足見其雖離有形雖無形，戰略的價值則今昔無異。

鍾自拙作「兵學隨筆」，亦有對孫子兵法之研究，其說：「孫子兵法，實為兵學之祖，其說：「兵者，詭道也。」

(二)

外國軍事家對孫子兵法頗是崇拜，據近來歐美軍事家少校者，稱謂的歐洲新長城，即文曾與孫子的說：「遠水遠是事實，堅屬絕忘能居百年，中國的偉大戰略家孫子便已說過：『故我篤誠，敵雖高舉深溝，不得不知我若知，攻甚所必救也。』故我欲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之所備者多，古之所以戰者約精。」孫子逝世二千三百年後，我們又發現諸侯王帝君一席，竟有說：「高舉深溝之機密防線的辦法，」的確可笑，或至可憐，像若我們假定有一條鐵壁，即能完全封閉一部保邊境的防線，例如法國軍事家的防線，前有羅德海，右有萊茵河，左有佛田防脈，似乎備有一切的萬全條件，但事實上，該隊每被攻擊時都遭破……這些防線不論天險如何強固，但因它範圍的廣大，已足使守軍無法作週密的防禦，而且每易被敵包抄，把一支軍隊埋葬在

我曉得，這小說是「在法國當行軍」，這就是孫子不是「寫着參謀報告」，而是執筆的詳解，真足供我們今後國防縮圖的參考。《鐵與血作一戰爭隨筆》

(三)

讀者最好是在一開始，就直截了當地明白我並不是一個軍事專家。我最主要的工作是寫小說。可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從當小孩子起就逼迫我嚴密地注意着軍事方面的形勢。我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關於軍人和戰爭的。站在小說家的立場，我在過去和現在，主要的興趣自然在研究人，當我以戰爭為背景而寫出一部小說，我所企圖着表現的，乃是捲在戰爭漩渦中的人們，如何奮鬥，如何思想，如何感覺及如何運動。同時，我也願意我所描寫的戰事的一切詳情都要正確，譬如一個戰役的戰幕，巧妙的戰術和使用的武器和裝備等。

上次大戰時，年歲還沒到達服兵役的我，在一九一四年就入了伍，當時一九一八年戰幕結束，我還是一個兵卒，年紀不到十九歲，躺在法國的一家醫院裏。這四年間以年輕而早熟的經驗，自然不可避免地使我對於當兵發生興趣，關心這當兵的事我是永遠忘不了的。可是，到了若干年之後，我才開始以全體作為背景而觀察一個兵卒在其中的行動。戰術戰略就好比一部大機器，兩個兵卒就如這機器的小齒輪一樣。這個觀察的開始，是起于一九二〇年左右我結識了兩個朋友的時候。這兩個朋友一個是翁（即在阿拉伯作游擊戰的洛倫斯），一個是李德爾哈特，也是有名氣的軍事史家和思想家。這兩個人之互相認識，以我頗有盡力之處。因為他們的友誼，才會有那一部極充實而極有權威的洛倫斯傳出現在一小這是洛倫斯生前哈特所寫，洛倫斯死後又加以修改添補的。

我告訴讀者們這些事實，是想你們知道我雖然不是一個戰爭家或者一個軍事專家，但是關於我要談論的事，却並非是純粹的外行。多少頗有研究，並不是從這次戰爭起後，才現翻軍事史和

軍事理論來胡亂說的。

我現在要講的題目，乃是，在二千五百年前，一個中國人所寫的關於戰爭的論文。這一部書，可以說是世界史中研究戰爭戰術原理的第一部著作。但是書裏所陳的許多學理，確是非常適於現代的應用。而在某一些點上，示出和我們現代的著作（包括洛倫斯和哈特）有著密切的連繫。中國孫子所寫的這本兵法，最近在英國有新譯本出版了。英國托馬斯費立普少校主編一部「戰畧基礎」叢書，這部孫子兵法便是叢書的第一部。其他的四部是羅馬人維傑希斯所著，杜塞克斯元帥所著。菲特烈大王所著，和拿破崙所著。孫子對於戰爭的理解，和他們中任何一人都有著同等的巧妙，同時的淵博。他說：「兵者詭道也；；佚而勞之，綴而擊之。」這就是說兵不厭詐。如果敵人是從容安佚，你就使他疲於奔命而沒有休息的機會。如果敵人的力量團結集中，你就設法使它分離。你要「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敵人如果力量團結集中，就得使它分離！」我們要記着這話說在二千多年以前，是在飛機、坦克、機關槍、或者步槍，甚至於毛瑟和喇叭鎗還未發明的很久以前就說了的話。而這次蘇聯在斯太林格勒之役，把德將馮保拉斯將軍的大軍截斷時，正是一毫不差地應用孫子的兵法。他所說的「攻其不備，出其不意」這兩句話，把用兵之道說得再簡括不過了。經過這麼幾十世紀之後，去年十一月間英美聯合輸送軍隊在北非登陸，正是應用這個原理。

有些地方，他所用的辭句——就是在翻譯本裏面——也自然有點舌香舌色，奧妙難解。譬如說，孫子告訴我們：「仇而立者讒也。」這個當然是指古時代的小軍隊而言。隨時用兵沒有現在這樣大的數目，因而司令之官，自可以用他的肉眼一眼把整個的戰場觀察清楚。但是不管武器、方法是如何地變遷，而戰術戰畧的基本原則，到現在和當時大致還是一樣。不同的地方，只是將要方面，現在更為技術化，更為複雜化而已。結果，也就因為這樣，現在指兵的錯誤比以前

更多。

但是，孫子就在他的言辭最晦澀，最古氣的時候，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行軍，仍是諳諳中的。譬如說，他告訴我們戰爭之道，要受五個永恆不變的因素所控制：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所謂「道」，好像與其是關於戰爭，無寧是關於宗教和哲學的事。但是我們即刻發現這聰明的中國老人所指的「道」，乃是一種忠義之心，「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換句話說即是「舉國一致」。同樣，他所謂的「天」，是說「陰陽寒暑時制也」——這些因素，都是每一個大將在策定作戰計劃時必得要注意當心的。所謂「地」，孫子說：「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現在的「兵」，無論誰都知道不先詳細研究作戰地的一切，決不能施行軍事行動。

最使我感覺興趣的事，乃是孫子把直接軍事行動和間接軍事行動區別得非常清楚。他說：「戰以正合以奇勝」，即是直接行動可以用来接戰，而間接行動却是制勝之道。又說：「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即是攻擊的方法不過兩種，直接和間接。但是將這兩種組合起來，可得出無數的軍事行動。他是個有教養的人，便拿音樂來作比喻，使他的意思，更為清楚。他說：「聲小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

我敢說讀者們都知道在近五十年來，軍事專門家之間會有一個爭論，即是在戰場上決勝之法，以那一種為最好。一方面主張制勝惟一的方法，乃在找出敵人最弱之處，迫使決戰而以更優秀的兵力把敵人壓碎。這種說法便是主張用直接行動。這一類的主張者把他們的論據——我認為是錯誤地——放在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慈的戰學上。我們可以大致地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大戰裏，法國的福煦和英國的海格是以這個學理為基礎而行動的。

另外的一派認為克勞塞維茨氏的文章作得那麼特別的晦澀難解，決沒有上述的這種主張。這一派專家主張用間接行動的方法。他們說，「要避開敵人的主力」。應用神速和偽裝的方法，使敵人不知道你的意向和行動——記着孫子所謂的兵不厭詐——集中你的力量去攻擊敵人的弱點或者沒有防備的地方。

在我個人看來，這種將要在根本上非常健全。李德爾哈特所著「間接行動之戰略」一書裏，以着極詳細的專門知識而形成的方法，即是這個方法。哈特的主張，基於他的理論較少，基於拿破崙的實施者較多。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裏，哈特認為洛倫斯在阿拉伯和西里西亚發動的游擊戰是非常的健全也非常的輝煌。我這樣的說，相信決不是誤解哈特的真意。洛倫斯會以少數移動的兵隊，獲到巨大的戰果，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同時，哈特認為在法國和比利時的戰場裏，所實施的直接陣面攻擊，不惟是浪費生命和武器，而且在原理上極不正確。

在這一次戰爭的初期，我們知道李德爾哈特會受到極嚴厲的批評，因為大家都認為他在主張設一個普遍堅實的防禦，以抵抗任何可能的攻擊。實際的事實是哈特並沒有作過這樣主張。他在過去的十數年中，曾密切地注意着坦克的發展以及其他攻擊的方式。現在，他實際則說的話——並不是這些話誤傳的結論——已為人們詳細在研究，因而他的偉大的影響又恢復起來了。

更進一步，任何一個人只要公正地觀察戰事的發展，就知道哈特所主張的間接進攻的戰略，正是聯合國所採用而得到成功。蘇聯那密地排好時間，從幾處向敵人採取攻勢，就是用的是這個戰略，又它包圍德國幾處極堅固的，刺猬式的據點，也用的是這個原理。還有，蘇聯的攻勢，是經過一段消耗敵人力盡的守勢之後才進行的——這正是哈特多年以來的主張。又在北非的登陸和英法沙漠軍隊於埃及到突尼西亞的大進軍——途程在一六〇哩以上——我們都可以看出這同樣的間接進攻的原理，被採用着為一個世界大戰的戰略。老實說，這是公認的事實。十幾世紀以前中國的孫子已經把這根本的原理定下了。困難的地方乃在於這個原理的應用，又在於近代這種技術複雜機械繁縝的戰事裏，怎樣把握住這健全正確的思維歸念。我相信將來的史家，一定會承認這次大戰的後期裏，李德爾哈特的影響之重要。同時他們也不會忘記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這個大戰家——孫子的貢明。（英國小說家布勞翁。英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譯）

如何研讀大戰學理和我們怎樣學習克氏

林薰南

「大戰學理」是一部巨大的著作，所以我不嫌囉嗦地多寫一點，不過我不想專事頌揚，而想儘可能來幫助讀者及來做客觀的分析，和理智的估價。

(一) 克氏在近世兵學界中的地位

第一我想請真正要學習克氏的人，別將克氏當作一個不可知的天才，或是誤解他不是血肉生長着的「人」，他和我們同樣的，是一個軍人，是一個普通的人。

他是努力學養的軍人，並且他寫了「大戰學理」這部威權的著作，在近世的軍人裡面，功業蓋過他的，不知凡幾，就是在兵學界裡，也有很多人物，其地位聲譽並不亞於克氏的比如：

1. 比洛先生 (1760—1828) 比氏和克氏同時，他曾著有「新軍事制式之精神」(1780年) 而轟動一時，普國建軍元勳夏倫和斯特元帥十分器重他，他常論究政署和戰署的關係，我們如果研究他的作品，就很可以明瞭「戰爭是用其他手段，作政署的繼續」這句名言，並不是克氏個人天才的發現了。當時他不但熟悉用幾個理論來解釋戰署的方法，和十八世紀的哲學理論，而且他對歷史與經濟，都有深刻的研究。

他是當時軍事思想界的革命家，他發現了希臘羅馬的戰術，和當時戰術的矛盾。他找到白兵

和火器間技術上矛盾的基本因素，指出這變遷發展的原動力。

他還著有「一八〇五年的戰役」，「新戰法」和「戰畧原則」等書，比氏確是兵學界中的權威，但因為時代環境的關係，比氏是一顆被雲霧掩蓋了的明星，在法蘭西帝國，他曾投身入軍界，後來却過著流浪的生活，他也做過劇場的場主。因為作劇惑了昔日的權貴而入獄，可是在轉獄的途中就失蹤了。然而比氏確是當時的一顆明星，並且他的光亮在近代會使我們更感到其燦爛。

2.

龍米尼將軍（1776—1860）是瑞士人，生於窮家，曾經學商，後來却成爲一個大戰場家，

爲拿破崙將軍的參謀長，是很有實戰經驗的人，著有「關於大戰的論說」和「戰畧」等名著。在

當時他和克氏是同樣被推重爲權威的兵學家。

3. 加爾大公（1771—1827），他是拿破崙戰爭中當披拿軍擊敗而又長期消耗着拿軍的戰將，他是當時將帥中唯一執筆著作的軍人，他不但富有趣命的知識，並且對數理，地理也熱心研究，而用歷史做線索寫作的「高級戰術的根本」，和「戰畧的根本」，都是他重要的著作。

再擇有：

4. 戰功赫赫的福煦元帥著的「戰爭原理」，也是一部名作，傳誦於各國。

5. 美國馬漢將軍的不朽名著「海權史論」，照耀於兵學界，而被推爲海權問題的先進權威者。其他還有二十種左右的名著，尤其是向海洋發展國家中的兵學界，對他熱烈崇拜的情形，我們就當可想見，從上所述，可知當時的名著並不只大戰學理一本，而兵學家也不只克氏一人，我旁頭就給讀者們下這清涼劑，是要讀者們沉靜下來，理智地去分析克氏和他的名著，看它真實的瞭解」，然後才能有所獲得。

(二) 克氏是怎樣研究戰爭？

只會用外國做好的花花綠綠的貨物，而自己不能製造，這是中國的致命傷，學術也犯着這種大的毛病！

這裡我不想多論「大戰學理」這本已寫成的書，而希望讀者們多曉得一點關於克氏研究兵學的方法和態度，也就是研究他寫成這書的原因和現實環境。

第一、關於克氏的思想方法：這點很重要，但是也很平易的，因為研究兵學當然要思想，思想當然是由許多人在許多地方許多時間中研究所得的方法——哲學才可，克氏就是這樣做的，他對問題能沉靜地來細心的分析，並且深入的分析，他對當時的康德，費斯得，黑格爾都很努力學習，尤其是對黑格爾的哲學，他的思想是常由對立的兩面來看，並且他不將一件事聯繫的研究，而將這事物的連繩關係找出來，分析過，再來結論的。不過他的毛病，是流於死而上學，這點是時代限制了他，還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其次，他不犯時代病，有創意，有見解，肯學習，肯努力。

克氏的成功，是因為他的目光不近視。不是只看着眼前而迷惑的庸才，他不是拘執成見的老頑固，所以他成功了，所以他的名著流傳到現代，這值得我們佩服他，要向他學習。

正因為要向他學習，所以我們也萬不可迷惑於眼前的環境，要有創意；更不能拘執成見，要有進步的見解。

當時普魯士的時代病，最壞的是流於形式，陷於空想，這是菲特烈大帝對部隊制式教練留下來的流弊，同時在學術思潮中又遺傳着唯心哲學的毒害。所以於當時軍隊中不看重士兵素質，竟想不用戰鬥，只憑着部隊的表面形式，和統帥個人的空洞想像，來解決戰事，而獲取勝利！

但克氏不這樣，他不短視，不固執，能爭取進步，努力創造，他的研究能由部隊的形式而轉入本質的研究，由空洞的想像而轉入科學方法的思維……「當時」認爲進步的思維方法，因此在他這部巨著裡的中心意見，認為戰爭的軍隊獲勝的條件，是精神力。這是全部著作的重心，並

且是克氏當時各種條件反映的結論。）但對戰爭中獲勝的理想方法，終未能得一較好的辯論而竟長逝了。

（註）至於當時所認為進步的思想方法，在現代如何？他全書的重點，在現代又該怎樣估價？和他未能完成的戰爭方法，我們要如何選擇？這些，當在「在戰爭中我們要怎樣學習克氏」的一段中商討。

再次：克氏尊重現實的客觀存在，所以才有這樣的成功，這是我要鄭重提出的。也就是說：克氏完全因為他對現實能作細心的分析，努力的思索，全局的綜合，然後才有「大戰學理」的產生。

尊重現實的客觀存在，和前段所說的不犯時代病的兩點分別很重要，而同是要一齊把握着的。

所以一般對克氏不了解的人，以至譏諷他的人，說他是天才！不可知的天才，凡人不能學習的天才。一派不可知論的論者，都是君主帝王們的帮兇，廿世紀受過科學教育的人們，自然會輕視克氏的成就，是因為他特別尊重大客觀的存在——當然只做到在當時所可能的程度——因為他特別能不犯時代的毛病；——當然也只做到在當時所可能的程度——所以才能成就了他。

既不是神仙，當然就有着缺點；克氏未能直接統率大部隊來參加戰爭，這是他的缺點，但是他並沒有離開，不但沒有離開，而且他是鑽進戰爭去研究，去分析的，他的巨著，已替他證明，他比那些從事戰爭而沒能認清戰爭的部隊長們還要理解戰爭，但是這一切，絕不是由於他的空想，或許不可知論者們所說的「天才」。

他親眼看見普魯士外貌堂皇的軍隊，在拿軍前如秋風掃落葉似的潰散了。這幕悲劇，首先使他的神經感銳了，冷靜了，細微並且深刻了，而這在後又有大批的事實材料給他參攷，所向無敵的拿軍，竟為西班牙的民軍，和俄羅斯的天氣及廣漠的荒原所打敗了。拿軍如此的結局，普軍往

後的新生，這不知多少的血肉教訓，這幾萬萬法郎的消耗，這幾百萬生命的傷亡，這幾多土地的荒蕪，和這幾多莊園都市的破壞和摧毀，又有這幾多父母妻子離散逃亡，這幾多……教育了克氏，才使他寫成這部唯一巨著。

不過，如果不是克氏尊重客觀現實，不是他消耗他一生精力，鑽進戰爭中去學習努力，當然也就不會有克氏的成就和寫作，這點，是很可以教從事戰爭的我們，深感到一種啓示和鼓勵。

(三) 克氏名言的價值和來由

「戰爭是用其他手段行政署的繼續」，這是克氏的名言，各國人士引用和傳誦着，我想要估計一下它的價值，並且推究它的由來。

在前面也已提及，這種看法在當時的兵學者是已注目，並且研究着的。我們始終要認清一種學理的結論，都有其事實來源，而絕非某某天才所能擡出，所以這句名言，當然也非例外。

首先，克氏看到本身的悲劇——普軍的潰敗——他（不只是他）痛切的感到普國發動戰爭的政治因素未成熟，不完備，正因為政治並沒有促發戰事，而只憑着某些權貴們的豪興，這是無可逃避的悲劇命運。

其次，他又看到西班牙的民衆，俄羅斯的土地，和同夏諸國致治的力量，這種種的原因。我們想，只要是也不短視，不頑固的人，總會醒覺吧，克氏就是因這些事實而醒覺的一人。

前面說克氏名言的事實出來。現在我們再估計這名言的價值，因着他的倡導，並且感謝他架起了這座巨大橋梁，軍人才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來發揚軍人們的精力，求戰爭的進步。

也因此，才使部隊的軍人進爲國家的元首，使軍事學進於國防學。

(四) 在戰爭中的我們，要怎樣學習克氏？

(註)前面的三節，都是為這節而寫，就是第五節，也不過是這節的附記，所以這節最重要，也最需要讀者們的指正。

因為我很感到「大戰學理」這部書，在現時汗牛充棟的兵學叢書中，它的價值，絕不如克氏，他對兵學研究的態度和方法給我們莫大的啓示和鼓勵。所以我想我們把握住「怎樣學習克氏」，倒比單看這本書的「時代效用」還大，並且也只有理解了克氏，才容易理解這書，實在的，因為我國的兵學著作固然不多；而翻譯的著作也很少，所以自然會感到「大戰學理」是唯一的經典，但在世界的兵學界中就不會是這樣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是粗率或是幼稚底否定了大戰學理的價值，我們是應該研究它，學習它，更要緊的是學會他治學的思想和方法：

第一點要提出的，是我們固不該妄自尊大，同樣也不要妄自菲薄，而記着「時代會限制了人們的智慧」，我們是學習克氏，並不是迷信克氏。

我們是被時代限制了智慧的發展，克氏也是一樣，而克氏是更不如我們，因為我們的時代已比他的時代進步多了，固然我們在這時代的功績，還不如克氏，和克氏的時代所貢獻的巨大。這點我們要認清，並且須要努力，舉例說，克氏在他那時代，雖已看出戰爭是用其他手段作政治的繼續，但是如果在現代的話，雖是軍人也該同，那麼要怎樣的政治？也就是說，戰爭是其他的「手段」，但是他「本體」又該如何？

又如，克氏知道當時想用「運動」，甚至是用「躲避」來執行不合理的戰爭，但並沒能指出這原因，探到這病源，而我們現在才知道，這是軍隊在社會中地位的不確實，這是兵役制度的關係，這是腓特烈大帝始創的問題。(非特在歐洲的資源，是最苦心最努力的一個)這裡也證明，為人們所迷信的天才拿破崙，所以能發揚歐洲，在戰法上，能執行大殲滅戰的原因，並不全是拿氏的天才，基本的原因還是法國的革命巨潮，是時代的力量。

甚麼天才呢？我們別信那些封建社會中幫兇的人們，他們是將天才論說成「不可知」，以維

讓他們的地位。所謂天才，是用科學的思想方法，不斷的努力學習現實，並能檢討過去，把握現在與將來發展的算思。任何人能這樣做，任何人都會成為天才。真正研究過拿破崙的人，都會承認這事實；所以天才不過是形容一個人努力而有了好成績的名詞而已。

克氏在當時熱心於黑格爾哲學，這種哲學是克氏時代中的進步思想，然而我們生在廿世紀的「活人」，是科學時代的「活人」，我們當然就要用我們這時代的進步方法，所以我們是學習克氏，而不是迷信他，因為他被他那時代限制了他的發展，而我們這時代已是進步了。

總之，前面也已說過，克氏在他的時代中是把握時代進步的思想不短視，不頑固，並且鑽進現實中，努力創造的天才兵學家。所以我們絕不要膚淺的摹仿他的形式，而要把握着他的精神。祖宗的辦法，在祖宗的時代誠然萬能。（？）但在現代，其收穫當然就不是這樣，我國軍人崇拜活人的精神，沒有崇拜死人的態度來得虔誠，依賴別人的心理，千萬倍於憑靠自身的意志，這點是中國人不如西洋人的大缺點。

所以我們要尊重「自己」，立志做「人」！要認清時代，努力創造！

2. 我們要找到真理的原則：「立場」固然可以維護真理；然而我們要講清很多立場是歪曲了真現，前面在時代限制人們的智慧的例子裡，也可以看出這點來，現在我再把東方兵聖的孫子，找一獵例子，和讀者們研討研討。

孫子主張「進退」，這是為要輔助霸王；但他又說要「待敵」，這又是為顧慮蒼民衆的士兵們，但在「進退」和「待敵」之間，就有着絕大的矛盾，這矛盾，以孫子的聰明，我想是能看到的，但為着要輔助霸王，又要顧慮一點現實，為了這兩難之間，「說客的立場」那就不免要歪曲一下原則了。孫子一書中，類似這些的矛盾還有，我們如用這方法來分析，我想很可以從舊書中多找一些新鮮食糧，對於生活在現代的我們。

前面說的時代限制了智慧，這是可原諒的缺點，也同時鞭策後世人不斷努力的地方，然而爲

着維護「立場」的說辭，我們就非堅決不可，要澈底揭破它。求學應該求真，治學有良心的人們應該維護真理的。

3. 科學時代中的精神力：精神力，是「大戰學理」這部書的重點，也同時是現代我們的大問題，因為現實教訓着我們。單有精神力會敗，沒有精神力也會敗，這不僅是事實，也同時是真理，現在我們一提其真以。

只有精神力，為甚麼敗呢？因為「原始型的武勇」在科學時代是不能制勝的；所以英勇的波蘭騎兵，在德國機械化部隊前屈膝了。沒有精神力為甚麼又敗呢？這當然，因為科學的武器，當然要有科學精神的人來運用才能獲勝，所以俄羅在太平洋上，仍然耀武揚威！這是很平凡的事實，也是很切實的真理。

所以「軍的諦」，是由原始型的武勇，進於科學的精神。『有科學精神的，是因為科學的進步，才成長起來』。有科學精神的人，當然要科學的武器來運用，（不然，也就不成其為科學精神的戰士了。）

精神力，是人類智力發達以來不可忽視的原動力之一，同時科學時代進至於科學精神力的將來，我們固然要正確地觀看在的事物，但我們也絕不是忽視這事物對人類反映的精神力量。不過，在科學昌明的時代，自有科學的看法，絕不能離心的甚至形式上的直覺式的解釋，所以科學時代的精神力，是科學的，也只有科學的精神力，在時代才能成為真正的一「力」。

4. 時代科學的兩要點：更不能完成他理想的戰爭方法而長逝了，這是一件很大的憾事。那麼到底該用怎樣的戰爭方法才是理想的呢？在現代又該如何運用呢？

希特拉要：「閃擊，閃擊，閃擊」。

史太林要：「哼，在他重要性失去以後，我們來收拾他」。

羣衆的參加戰爭，和技術的發達，是我們這時代兵學的兩大要點，因為羣衆參加戰爭，於是戰爭本體的認識和討論，便出了很多的靈智。如蘇聯是因為技術的發達，於是戰爭技術的研究，也有了很多的記載——以福勒和杜雲徵中心——德國就是最好的實例。這兩點是相互底交錯着，並且在發展中。我個人對這兩點，還不敢多所論列，因為這需要集團的努力，是正待開發的問題。青年朋友們！只有集團的研究，才容易縮短時間，並且收穫更大的成果，我們今日負着時代的任務，我們要用時代的方法。

(五)我用我的一個學生對我提出的話來做結論罷

「我們面對着巨人學習，

但要轉過身來奮鬥！」

因為只有這樣，

才能和巨人同對着一個方向。

只有這樣，
才是向前，才能進步。

並且巨人還在我們的後面呢！」

這句話，我以為很正確並且可愛，這是青年人努力應有的決心，是對任何偉人巨著學習應有的態度。

蔣百里先生教不我們說：要點金的指頭，這「轉過身來」，也正是這個指頭。
我熱望著青年朋友們的努力！

爲着新進着的國事！

爲着在危難中的祖國！

一九四二年三月在重慶

克勞塞維茲戰爭論之研究

吳石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通說

德、克勞塞維茲所著之戰爭論，實為就近戰術之濫觴，無論東西洋各國之兵學，自難越其重靈。近代我國兵學或輸日、或輸日德，雖非直接傳自戰爭論，然其所受間接之影響洵非淺鮮，故欲作兵學之真正理解，對戰爭論，必須加以涉獵、稽討，方能明原則所自來，而有確切之認識。

考克氏之戰爭論，先探研戰爭一般之理論，或加演繹，或加歸納，而確立二三之原則，且當以戰爭之絕對形為基礎，而村與以普遍性，故不能因時代之遞嬗，而消失其革新之光芒，雖然，兵學原隨時代而進化，其根本所在，雖鮮變遷，但欲因時制宜，適宜其用，則須隨地取捨變革，是故讀戰爭論者，對此處又須顧及。

吾人居極欲研究戰史，抽繹其普遍性所在，而對於固有之原則，加以變革，已屬極艱密之考察力，與湛深之創造力，而況創設一原則，其困難更不知其凡幾矣。於是以見克氏之天才，洵非常人所敢望其項背也。

今者吾國之於兵學，已從潛省時期，而入於創造時期，舉凡鑑彼我之狀況，而確立主義；討先進之成章，而採取至善，其間之頗酌損益，誠費躊躇，而其前提所在，要以參照原則之出來為第一要義，苟不察其根源所自，而徒欲美新奇，則難免於鑿枘不入，閉門造車之譏。茲篇之輯，亦祇為國軍兵學之創造，貢涓滴之參考云爾。

第二節 克勞塞維茲傳略

卡爾·腓·克勞塞維茲，於西歷一七八〇年（距今約百五十年前）六月一日，生於德國馬格德堡市左近之城。其時正歐洲改造，鬥爭混亂之際。年十二，即充普軍之軍官候補生。一七九三年之九四年之際，隸於萊茵軍，曾參加威爾士之攻圍戰。一八〇六年之耶拿會戰，任擗彈兵營長，特就王之副官，參與會戰。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二二年，對於普國之採取軟弱政策，深以不滿，力主抗議，而以在前級軍級尚居下為可恥，遂足投俄軍，參與對法軍之保羅集諸會戰，及普大敗於威爾斯，堅念欲使格魯塞維芝元帥而復歸普軍，未蒙許可。一八一三年春，奉命取，以使國將校之性格，進入普軍總參謀部，彼嘗言：「能為祖國服務，實予之榮，生以於此不快條件之下，得以如願，更為幸運者也」。然終以非普軍軍籍故，動輒受制，弗克服，徒手腕，又藉格魯塞維芝之諭，頗肆貳軍，乃不獲未蒙許可，並大本營亦弗克用。於是遂任瓦爾比亞軍之參謀長，至一八一三年秋，再作戰，與一八一四年之作戰，及一八一五年，始得歸普軍，然不復器用。於是多利倍尼，柏圖，西利安等之督戰，祇允齊爾曼軍團參謀長，從事於政事方面之戰而已。

一八一五年事平歸後，克氏遂發揚其大誠無才之優質，從是任克卜龍萊茵軍參謀長者四年，及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〇年間，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於教育上未著良績，獨埋頭於戰史與戰爭論之檢研。

一八三〇年，克氏被命為第二砲兵監，彼僅察半生，至此滿滿然露頭角。及法國六月革命之際，競爭有勃發之兆，格魯塞維芝最高指揮官，克氏為總參謀長之內命已定，彼蓄着準備，並擬定計劃，對於將來毛奇元帥所實施之對法作戰計劃大本，爰於此時由克氏之手建立，然不審戰事未即實現，而克氏於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溘然長逝。

克氏力紗綸和斯特及格魯塞維芝之良友，於脫洛極條約及東普國民軍之編成，輔佐之力居多，

而二氏亦從是欽服克氏之才能焉。觀紗綸和斯特密克氏之書，謂：「如我者唯君而已，吾輩思想實契合無間，即不得為水乳相融，終不失為和衷互諒，而保持其不變之方向」。又格奈塞瑙於一八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寄書與魯登柏格言：「克氏奇才，誠國家之驕棟，苟予不克居軍之最高位，則願隸克氏之下屬」云，此推賞克氏之深，已可概見。

克氏之升進，頗為迅速，年甫三十，即充少校，三十四充上校，三十八即晉升將官，同僚均許其能登榮達極，恆嗟美不置。顧克氏雖有受前輩與同僚之嘉許，而運命初未甚佳，不克著赫赫之功，而留芳於列史，乃染疫而沒，其抱恨可謂深矣。當其初遁，舍其妻女及二三友人而外，末由知其真才實學者。迨一八三三年，其嫡妻始將其遺著之戰爭論付梓，而克氏軍學之偉績，始煥然炳耀於世，而世人尙有譏克氏乃理論家，而非實戰家者，其實克氏乃不世出之實戰家，不幸喪志而終，俗子又豈知之？

第三節 戰爭論之梗概

克勞塞維慈之名垂千古者：胥由於戰爭論一書之宏著耳。（是書德文原名為 *Kriegsbericht* 即戰爭論之意，法國之譯本則頌為大戰學理）。書共八卷，繁奧難解，說者有謂一讀之者罕，而理解之者更罕，幾有神話化之感。即德國人讀之，亦感艱澀不易闡釋也。第一卷，第二卷，純粹屬於哲理的究明戰爭之本質及學理，第三卷論戰略，第四卷論戰鬥，第五卷論兵力，第六卷論守勢，第七卷論攻勢，第八卷關於戰爭計劃之闡述，要在力求戰爭理論之中肯，而原理原則之確立云。

克氏深歷生不永年，所著未完，而即溘逝也。曾在稿上標註以：「予死後，所遺圖于此等戰爭指導之草稿，乃予他日所欲著述戰爭論之基礎……」第一卷至第六卷雖經續正，但尚欠完全之體系，須大加改訂，其已完全成篇者，惟第一卷第一章而已。第五卷不過一種腹案，至第七卷第八卷即攻勢及戰爭計劃篇之二卷，皆其規模而已。……要之，本稿尙賴補苴潤色之點尚多，然其間

所論列之原則，皆予歷久之實驗、考究，並採錄名將之言行而來者。夫是至少可以窺知戰爭之實相一云。克氏特言：「是書內容錯綜，未為全璧，然素成聚訟之兵學上諸問題，概已論及，不愧為戰爭哲學之創始者」云。

克氏自少即耽哲學，嘗立志欲為哲學家；但因德國貴族之抱負與時代之趨向，乃終驅之而成軍人。彼之善能把握事物之本質，演繹事實，而究明事實之哲理與其條理的結果。彼每遇一問題，必從各方面鑑別，而深考其本質；非如經驗派戰略家，祇模仿先人之經驗，而墮於形式者，又非如主觀派戰略家，徒以自己之思考與推理自封，而蔑視經驗者。彼深能以歷史為立脚，調和經驗與思考，探討戰爭之本質，而確立適應於此之戰爭指導原理。

兵學家之論戰爭，如標羅之數學的關係，卡爾大公之鐵鎗陣及作戰線之舌領，蕭米尼之於內線兵力統一，並其運用等，雖各基其主張，以求兵術之本質，要皆為形式的兵學。克氏則一反此形式的兵學，而對於「戰爭之本質如何」之根本問題，與以哲學的實際的解決，而置兵學之基礎於是。如所謂：「戰爭者乃依他種手段，以為政略之繼續」云云，戰爭既為遂行政略之手段，則非一定不變之形式，其手段但足以貫徹政略目的，皆屬正當。較為初學者便利起見，雖示有若干至極微波露耳。現今各國戰術之原理、原則、總不克脫克氏之軀軌。噫！克氏之功亦偉矣。

第二章 戰爭之本質與戰爭之行為

第一節 戰爭之本質

克氏研究戰爭之本質，第一戰爭之定義為：「使敵屈服於我意志之威力作用」，是為純粹觀

念之性質，則以戰爭為現實之事態，並視為遂行政署之手段之從屬的性質；由此三方而觀察之，成爲兵學建設之基礎。茲逐一說明之如次：

1. 純粹觀念之戰爭（戰爭之絕對型）：
純爭力使敵屈服於我意志之威力作用，分析之即以此種威力乃戰爭之手段，而屈服我意志，乃其目的也；若期確實達到此目的，則必須使敵陷於無力之地位，故戰爭行爲自體之目的，實爲使敵底於無力。分析之，即如次之二定律：

戰爭之目的……使敵屈服於我意志。

戰爭行爲之目的……使敵底於無力。

欲使敵底於無力而達到目的，則必須有較敵優越之兵力，於是被我相競而不知所止，換言之即：甲欲保持其程度之威力，而乙更求加乎此威力之上。及乙保有優越之威力，則甲更力求有加於此優越之威力。如是彼此競爭，不達於威力之最大限不止，克勞塞維茨視此爲第一相互作用，稱爲第一窮極性。

次則「使敵底於無力」之戰爭行爲目的，其企圖（意志）並非片面的，而彼我均具之者，以故我若不能勝倒敵人，則敵將壓倒我。於是又生一種之相互作用，彼我相競而不止，是爲第二相互作用，稱爲第二窮極性。

依上述戰爭之純粹觀念之抽象的範圍時，已知戰爭行爲不達於最大限不止，以故使戰爭之純粹觀念，求一絕對力而派生，依此可達到之目的，即宜用之手段，惟有趨向最大限不動之相互作用而追求之，未能免其他外在的形態，似此或爲觀念之遊戲，而乏現實之用，於是鬼氏乃更移其觀

關於現實界方擇云

2 現實之戰爭

克氏考究史實，而觀察現實之戰爭，有如次之三者：

(一) 戰爭絕非事前與國家生活無何等關係，而分離、偶發之行動，因是於事前可從敵之現狀、行動等，判斷其將來。其次吾人必須認識者，即：人雖為萬物之靈，究仍屬不完全之物，而不能採取絕對至善之手段也。

(二) 戰爭並非單一或由同時數個決鬥而成立者，實具某程度之繼續時間(計)，故於戰爭間，可逐漸擴大兵力，且必須擴大之者，尤以戰力各類要素，不能發揮盡致，是乃必然之理。

(註)如人員之徵集訓練資材之徵用整備等，必須有相當時日是也。

(三) 戰爭之結果，決非絕對的，縱使失敗，未始不可依政略的關係等，覓得種種補救恢復之方法。

克氏舉大體如上所述事實，謂現實之戰爭，可緩和戰爭之絕對型，所謂絕對型者，即趨於最大限之不兩相容作用也。

現實之戰爭，苟如是與戰爭絕對型有所差別，其用力之限度，究何所從定乎？克氏則更採求法則於現實界諸現象所付與之條件，與公算，遂行啟悟手段之發展的性質。

戰爭因對人的關係之公算法而左右，以故戰爭根本動機之政略目的，實為計算上重要因素。換言之，即：我對敵所要求程度愈小，則敵對我之抵抗——即用力之程度——亦小；敵之用力程度愈小，則我潛力亦小。又我之政略目的愈小，則戰爭之意義亦小。因之敵動念引戰爭亦較迅速。於是我也用力，僅猶少許足矣。

依上所指出，知政略目的，實示戰爭行為應達成之目標，與必須用力之標準。然此尚屬觀念論，若在現實則定此為標準，非政略目的之自能，為彼此兩國關係之所存，蓋數想目的難同，其

所及於國民之影響，實因兩國之間關係而有殊殊。例如兩國民間或兩國家間，敵愾互惡，素該接觸過深時，則在在因應之動機，動機之外之結果（註）（註）如歐戰前歐洲國際政局，彼此之敵對要素，已夥積重。奧皇儲之刺案，一經發，抑掀起大戰而不可遏矣。

第二節 戰爭之行為

克氏謂戰爭之行為，有一定之規範，脫此繼續以外，則稱戰爭之休止。採究此戰爭休止所

（註）譬如甲軍在四星期後攻擊，較即時攻擊為有利時，則將受攻擊之乙軍，與其四星期後

受甲軍攻擊，不如即受攻擊為有利，是甚明之理也。然乙軍不能以甲軍待四星期後攻擊為我所不懼，而以我起而攻擊甲軍為有利，蓋乙軍雖有防禦力而無攻擊力也。是則可證明防禦力較攻擊力弱之形式也。如是乙軍坐待甲軍到時之攻擊，雖猶所不顧，而

於時勢則非得不可，於是戰爭之休止乃起。

其次則為敵情不明，蓋人之天性，剽竊敵兵力往往失之過大，固不能徹底洞察敵之兵力，往往使戰爭行為休止，與此戰爭行為休止之類頻發生，戰爭遂愈益遠離其絕對型。其時日愈益遲延

（註）而要自揣測之是非亦多，公算之適用遂益益擴大，剽至一切之事象均為此所抱堪。如是競爭從客觀上察之，要公算之適用，且從主觀上察之，則人類行為中最常有之偶然的作用是也。而此偶然乃生不確實，不確實乃生僥幸（註）以僥幸者言謂一擲之賭博也。

（摘）克氏論戰爭行為有偶然、不確實、僥幸等之事實，誠不刊之名言，惟細玩曆史，及體驗實戰方得明之。

總之，若要將實行戰爭之動力，加以觀察，則戰爭之為賭博性質，愈益顯明，蓋戰爭行為，常實施

於危險之中，當危難之際，戰事要之心力為勇氣，如智、奮鬥、犧牲心之強烈，奉獻為忠等，即謂
勇氣之表現，而此種極之心力，其本質皆不確實，倘則「勇氣」之說無據，未來有誰不確實莫也。
¹⁵由是觀之，兵學上之計謀，未能如絕對的、及數學的確實之基礎，不過包藏近似於的確（公
算）、機械之赌博等，此猶不能實之要素，有如大小之棋線，戰爭則由宋繩可織成之布帛也。
方之以人為行爲中之葉子（人樸東），殊為適當。戰爭之本質雖類似賭博，但實為因眞面目之目的，所行之眞面目之手段。換言之，即「以他
種之手段以爲政治之繼續也」。

〔按〕是語乃克氏對戰爭確切定義，至今仍爲兵學家政治家所引用之也。

以故戰爭之動機爲強力，戰爭之緊張愈甚，則近似於絕對的，且政略目的與戰爭行爲之目的
相資援，而戰爭益使戰略色彩濃厚，反之，戰爭之動機及戰前之緊張愈淡薄，戰爭僅轉換其本然
之傾向，政略目的與戰爭行爲之目的因之毫無隔離，遂演成政略的戰爭，蓋戰爭依戰爭動機之強
弱，而有毀滅戰、侵奪戰、及示威行動等種種差異之階級。

第三章 兵學建設之態度

克氏研究戰爭之本質，得如次之結論：

「戰爭為應乎實現而變化其性質如一未夢動搖」¹⁶（註一），從其現象及內容之傾向觀之，乃
一個奇怪的三面體也。即一面具有猛威、憎惡、及敵對感情等之盲目的本能；一面爲公算，
與偶然相錯雜之赌博，與自由精神之作業；他之二面，復具有政略器械從屬的性質，而爲純
粹智的作業。此三面中第二面，以存於國民者爲主；第二面以屬於帝國及軍隊者爲主；第三

國以保民，政府者為主。舉戰時，然其之國民威氣，則前廢已係在於各國民間，其在公私與偶然
相對接處，其氣勢之而沾濡之頗廣，實為將帥與軍隊之特性，至於政體目的，聖在政府之掌
握中云」。

〔註二〕「麥考利謂：『非洲所產鱷蛇類爬虫，有時變色之奇性。』

克氏又謂：

右述之三傾向，有如國家立法之不同。斯三者，實於戰爭之本質有甚深之根底，可大可小，變易無定。若創立學說者，對此三者之一，置諸度外，或於三者之間，固執一偏，則其學說，即反乎現實，而無所用。故其關鍵在其理論於此三傾向之間，能如浮游於三個重心間之物體，不偏頗于一方，而占正中之地位乃可。

以上即克氏兵學建設態度之一斑。彼更申言：

理論若局促於絕對的圖案，與原則之域內，自以為滿足，與乎在不確實之世界，而無應用之途，則此理論殊於無用。理論尤宜顧慮人間性，如勇氣、敢胆、圓無論矣；即暴虎嚙河，亦有存在之理由，力學必須用具有生氣之精神力，以求之者，一方存有不確實，他方則須抱勇氣與自信以補其闕。蓋不確實之範圍愈大，則勇氣與自信活躍之範圍亦愈擴大也。

故勇氣之自信，乃戰爭不可缺之要素，一切法則，造懶于使此種要素得以自由活躍者，是乃理論之任務。

克氏對兵學上之精神力，即智力、勇力、意志力等之地位，所確定論據，乃對從前形式的兵學，為標準之數學的戰略，卡爾大公之賴鎗陣地，及作戰線之占領，焉米尼之內線作戰等等，予以論駁。克氏主張：戰略無一定不變之形式，彼謂：

所以立定有嚴格形式之精極的理論者，不過使人作戰者有所據依耳，並非必藉此以達目的也。（中略）形式無論如何廣大，總不足以周範天才超逸者流，若勉行之，則不免乖戾而

慣事。

克氏又謂：

學理僅足傳達高等兵術之思想與見解而已，超此以上，則不可能。何則，原理原未能其解決高深問題之定式，亦無從授以一定不變之方法，故學理僅示凡事物與其相互關係，其出乎規矩範圍之外者，則存讀者之獨創活用。戰爭當實行時，則一視實行者所具之手段，與天賦之易神力，而參酌學理，定其次心云。

(按)此說即孟子所謂「能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岳武穆所謂「運用之妙有乎一心」也。克氏對政爭學理之建立，持上述之態度，且深以學理與實用之間，必須一種媒介物，以是於法則論中，將學理演成爲律則、原則、規定，及方法。茲對兵學研究上關係最深之原則，將克氏之見解，述之如次：

原則乃決定行爲之法則，未有如律則之決定的意思，雖有如律則之精神及意義，但判斷之際，較之律則，更有適用之自由。

是即克氏對原則之解析也。克氏謂原則確定之態度，於某一事態，必對照其矛盾觀念，——如舉共利，則對其害是也。(註二)決不固執絕對的原則，而使帶有相對性；蓋彼在陸軍大學，親炙康德派拿坡立則換塔之講授，並服膺黑格爾辯證法，深思而有得也。讀克氏書，而不察其辨證法的思考過程，殊無理解之可能，是深宜注意者也。

(註二)譬如放胆作堅固爲必要，但不可不注重周到，兵力集中，固爲必要，然兵力分割，有時亦屬有利。

第四章 遂行戰爭目的之手段

克氏之論戰爭，從戰爭純概念的觀點，以及欲使敵強從我之意志，即遂行我政略目的，其前提端在壓倒或滅敵人，而使之陷於無力，乃唯一之方途，以故戰爭行為之目標，總括之，實為敵之戰鬥力、國土、戰爭意志三者。就中敵之戰鬥力，乃所以防護國土者，故其自然之順序，要以殲滅敵之戰鬥力為第一義；次則攻略敵之國土。依此二者之結果，施以當時之狀況，敵之戰爭意志，自可使之衰減，終至歸結和平。

克氏次則轉而論述現實之觀點，而考究遂行戰爭目的之手段，謂：達成政略目的之最上手段，即使敵陷于無力一事，於現實之戰爭，為不可能，且亦非媾和必須之條件，以故不得確立為兵學上一項之原則，徵之史實，欲敵媾和，初不必使敵無力，只須彼我兩方破其均衡，而敵即乞和，其例已不勝枚舉。故現實之戰爭，與概念之戰爭，所謂使敵陷於無力者不同；在現實之戰爭，其媾和之動機，概有二義：其一為將來無勝利之公算，其次則為欲期得澈底戰勝，而戰力消耗過大，不足以勝之是也。

在媾和動機之第一義，即欲使敵失去勝利之公算，與以使敵無力為目的者相同。當殲滅敵之戰鬥力，並攻畧敵國之國土，是因為基礎之手段；然苟能予敵以打擊，而打破敵之信念，使其知我已處優越之勢，而惴惴然抱危亡之感，即為已足，初不必求殲滅敵人，即就國土之攻畧言，亦不必直接作使敵無力之行動，亦有僅須占領敵無防備之鄉縣為已足者。

其他如以使敵失去勝利之公算為特殊手段，而含有攻畧關係之計劃，如離間敵之同盟國，或增加我新附盟國，而使我國際情勢有利時，則敵之戰意自減，其足達成戰爭目的，初未係於殲敵之戰鬥力也。

在媾和動機之第二義，即戰力消耗過大，因政治目的之價值，與因此而犧牲之程度失其均衡，欲達成政略之目的，價值過高，徒斤斤於使敵陷於無力，乃無意義。在此場合，則媾和之動機，比第一動機更具有普通性。所謂敵戰力之消耗者，乃由喪失其戰鬥力與國土而成立者；戰鬥力

之喪失，乃由其戰鬥力被我破壞而生者。國土之喪失，則其國土被我占領者也。又其特種手段，則為侵入（註一），增大敵損害之行動（註二），及敵之疲敝等是也（註三）。

以上所述，達成戰爭目的之方途，不一而足，初未必限於撲滅敵人，如攻堅敵國土，或僅予以佔領，或僅侵入，或運用政署手段，或對敵攻擊，施被動的抵抗。但能屈服敵之意志，均足為達到戰爭目的，是在應爭狀況而選擇之也。雖然，達成戰爭目的之方途，固有種種之表現，而戰爭行為之目的，仍不外乎以使敵無力為根柢，是誠不可忽也。蓋依戰爭行為，若欲使敵屈服我之意志，事實上非使敵被戰鬥力全部失却，或使敵懷懼滅之懼，則弗克達到目的也。

克戎才氏戰爭目的達成之方途，作如上之論述。彼復申言：「欲達此目的，唯一手段厥為戰鬥」。蓋戰爭中產生之一切事項，皆因戰鬥力而生者；而使用戰鬥力，即使武裝之人民，必當以戰鬥概念為基礎，一切事項皆與其有直接或間接相關聯也。如徵集兵員、補給被服、整備武裝、而加以訓練，以至於起居飲食行事等皆適時適所，以戰鬥為主眼者。戰鬥概念，若加以分析，則包含有殲滅敵人，即敵戰鬥力殲滅之意義。以故戰鬥之一切行動，皆向「殲滅敵戰鬥力」而集中，乃理之當然者，吾人可謂殲滅敵之戰鬥力，乃達成戰鬥目的之根本手段云。

戰鬥之根本手段，在殲滅敵之戰鬥力，因而成為目的之所在；但未必非如是不可，亦有以他事為目的者，縱負有必須殲滅敵之戰鬥力之任務之部隊，其戰鬥亦不必以殲滅敵為第一目標，大軍內各部隊生往生起複雜之狀況，不特自然生出各異之目的，且必須有此各異之目的，不僅限於殲滅敵之戰鬥力而已。唯其究極，終對敵之殲滅有間接影響耳。例如以占領某高地某橋樑為任務之一部隊，能占領該地點即為達到目的，殲滅敵兵，不過其手段耳。若敵不戰而退，仍不失達其目的，因此高高地橋樑之占領，其究極于戰鬥力之殲滅，實間接發生效果。

戰鬥之目的有上述各種之不同，但殲滅敵人，乃達成目的之根本手段，是誠不可淡漠視之者也。即如前例所云，敵未經交戰，即行退却，亦原於敵所審慮者，當為：如果交戰，將受殲滅，

故退却也。殲滅戰鬥力之觀念，成爲戰鬥行爲之基礎，各種戰鬥行爲，實綜合統一於是也。
總之，克氏之遂行戰爭，與遂行戰鬥目的之手段，其根本在使敵陷于無力，甚則殲滅敵之戰鬥力；而其現實，則有各種手段之存在。世人輒輒以此與孫子所云「不戰而屈人之兵」相對照，謂克氏之殲滅論爲不仁，其實克氏所云敵戰鬥力之殲滅，乃純觀念論，現實初未必皆然，即孫子所謂示，力以不戰而上兵，而以破國破軍、破旅、破卒、破伍等次之者。依克氏之言，則所謂不戰屈人者，其根本在戰鬥力不均衡狀態，苟不迅速諍和或投降，結果有被殲滅之虞。故孫子所云乃以仁義爲本，而克氏亦未可遽謂爲不仁也。

(註二) 其意謂不以敵國土之攻略，敵戰鬥力之壓倒爲直接目的，而以徵發軍資或使其荒廢與其損害爲目的。

(註三) 敵戰鬥行爲之繼續，使其有形的諸力及意志陷於衰退是也。

第五章 政略與戰略

第一節 政略與戰略之關係

克氏對戰爭之初說爲：「戰爭乃以他即之手段，爲政略之繼續」，又：「戰爭乃政略之機關」。是不認戰爭爲獨立的事業，而視爲「遂行政略之一手段」，顯而易見者也。

戰爭之本質，重於嗜博，但決非遊戲，徒以快樂爲目的之冒險也。更非徒以意氣從事，實有眞面目之目的，實應此目的之手段，戰爭必胚胎於某政略上之狀態，由政略的動因，而勃發之行為戰爭者從概念論，謂威力完全無礙之絕對表見，即因政略勃發之戰爭，從勃發之瞬時起，即與政略脫離關係，代替政略之地位，而以戰爭自體之法則而行動。已經點火之地雷，惟有對已經準備之方向爆發，不復轉換於其他方面。世人對政治與戰爭指導，不能調和之場合，往往作理論

的考究，作如是之觀察而如是置信之者，實陷於根本錯誤。現實之戰爭，初非如地雷既經點火，即一切完事者，實含有雜沓的諸力之作用，而作不齊一之發展者。其力量一朝膨脹，同能打敗抵抗，而肇創各種之智力與輝煌，然一經萎靡，則不復何賴之作用。蓋現實之戰爭，乃威力之動脈，既現一威，則縱之以弛緩，換言之：戰爭為欲達其目的，雖有遲速之分，而必有一定之輒經時間，於此期間，有策定或左或右之餘裕。約言之：戰爭實被主謀者之智力與意志所左右者，如果智力左右戰爭，其主因自為使戰爭發生之政略目的，力運之當然者也。故使戰爭發生之第一主因（政略目的），又為戰爭指導之第一且最要之主因。

以上所述，皆所以明戰爭非獨立的事象，乃受政略目的所左右之。繼續行爲之輪。依克氏謂：「戰爭乃有機的一體，其諸要素不可分離，故戰爭一切之活力，受惟一思想之指揮，而非向唯一目的進出者；政略則指示戰爭之大道，以故欲定戰爭及作戰之方針，其眼目應以政略為根本」。又對於策定並實行作戰計劃之政略機關，與戰略機關之實際的關係之解說，以：「于大戰之第一案與實行，僅造基於軍事思想，殊非適宜，而且危險，政府招數軍人出席內閣會議，而諮詢關於戰爭之意見，乃事理之謬誤者也。世之學到家，所謂總指揮官應獨斷策定政府对于戰爭手段（如兵力資材等）之方針及用法一說，其思想之謬為尤甚。故經驗所得者，實與此相反。近世戰爭之形態，雖大見進步，達於完全之域，其種類雖增加，但戰爭進行之大道，當依政府之會議而決定之；換言之，即戰爭進行之大道，實由主持政略之人決定之，而非軍事官憲獨自決定之也。此實必然之理，蓋政略上之關係，漫不加察，則屬於戰爭之大決心，無從定之也。又戰爭不利，而歸咎政略而影響於軍事者，誠為趨見。即或如是，是亦由於政略自體生誤認也；蓋政略若在正常之狀態，換言之，政略之着眼若合於真理，則政略之效用，及於軍事上當有利而無害」。是乃克氏對於世所主張之一，略不可受政略之影響二說之反駁云。

克氏之推論政略者（註一），應如其字義，正當實行爲前提。政略苟渝其應取方針之範圍，

以成爲圖個人利益，或只知汲汲於急功近利，則又當別論。彼所謂實現之兵學，常在正當之狀態。克氏更續論：「總之，政略對某戰爭之手段，或某軍事之處置，苟不作戰略實力範圍外之希冀，自不至發生有害之影響。凡外國語未熟之人，有時使用意義不當之言辭，政略之情形，亦復類是。軍事未諳之人，往往有下不適當之命令者。由此觀之，政府當局對於軍事須有相當之理解」。是蓋深知政略往往有陷於過誤也。

又克氏又以政略之本質，往往易悖於戰爭本質：「戰爭之狂暴素質，一經握於政略之手，即退化爲溫和之手段，如會戰必須以積極猛戾之行動，如邊鋒鐵銳利之劍，而利在挺身猛擣者；但一經假諸政署之手，則又如迴轉自如之小劍。蓋政署縱張從戰爭之本質所生慘酷之結果，對於戰爭最終之目的，往往置諸度外，而僅注力目前之事變也」。故克氏鑑於政署之本質的傾向，不附予以無限之威權，而加以一定之限制。彼謂：「政署的目的，非暴君的立法者，若鑑於戰爭之本質而有變通，期其調和適當；但於考慮一切之際，必須留政署目的之要求所在，以啟政署通戰爭之全局，於戰爭內在之爆發性，無有矛盾之範圍，發生影響」。

政署亦時陷於過誤，又政署自體，有與戰爭本質相反之傾向。以故克氏認戰署以及將帥對戰爭指導，有其積極的要求之必要。彼謂：「開戰者乃外交政署稱爲戰爭之他種手段，而以繼續政署之意也。換言之：於戰爭外交的文書之交涉雖斷，但用他一種之言語文章，以發表其意思，此爲言語文章，雖不具獨自之論理，然實有固有之文法。戰爭之特色，僅基於其手段之特質，以故對政署施行其企圖及方向，其所要求，不與戰爭之特性矛盾，就全般言，實爲戰署之權利，就個人場合言，乃將帥之權利」。又謂：「縱使軍事當局，須臾不失戰爭最終目的之着眼，對全般之關係，均能注意，但立於廟堂之非軍事當局，其智能不及軍事當局；而軍事當局之行動，往往被此等之輩所掣肘，以故欲誘導全國之人心於戰爭有利方面，而遂行戰爭目的，則軍事當局非具，有確乎不可拔之毅力，與堅志不可」。

由是觀之，克氏之思想，蓋謂：政署並非暴君，立法，而干涉戰爭一切之行爲，應鑑乎戰爭之本質，加戰署之考慮，而要求之。戰署者，又往往預防糾正政署之過誤，使政署不陷於糾葛。然戰署上之要求有如許之强大，且影響於政署的企圖之變更，但戰署非可以代政署者也。蓋政署之企圖乃目的，而戰爭不過手段而已，未有無目的之手段者也。戰署雖有強使政署變更之場合，然政署為主，戰署為從，實根本所在，不可泯忘也。

(註一)政署者，統一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而期其調和者，並對外國監視衛護此等之利益也。

第二節 總帥之獨立

克氏謂戰爭乃政署交涉之中部，而非獨立之事象，以故戰爭之方針，固應循乎政署之企圖而決定，即會戰方針，有時亦不免受政署之影響。然彼對於戰署之見解謂：「戰署者，為達成戰爭目的所使用之戰鬥也。以故戰署為全戰爭行爲間，應付以適於達成戰爭目的之目標。換言之即：戰署者，策立戰爭計劃，並定遂行此計劃之行動也；亦即確立各個作戰之籌策，而部署因此而起各種戰鬥也。然此時事項，當因狀況而決定，狀況非能一一預知之者，以故戰署應臨實地，適時適切規定各種事項，有時或須將已定者，全部變更之。總之，戰署不可一刻中絕其作業，必須統帥者自作主宰。往昔以爲戰署極純，操諸政署機關如內閣等，而不委之於出征軍，實反乎前述之戰署思想，是匪有政署機關，與出征軍近接，而視爲總司令部之場合可以行之耳」。是爲克氏主張統帥獨立之大較也。

第六章 兵學之要素

第一節 通說

大凡各種戰爭行爲，受無數要素之影響，而此等要素，本來變化無窮，個個戰鬥行爲，異常

複雜，且有相互緊密之連繫，故克氏研究此種要素，深戒斤斤於無價值之分析，但苟定戰畧的或戰術的行為之動因——即決心時，必須對此種要素加以顧慮。克氏於第二卷第二章戰爭之理論、第三卷第二章乃至第八章及第五卷戰力等，曾加分析與解說，稽其要素，概分爲戰力、空間、時間，及氣象之四者。

第二節 戰 力

克氏謂：戰力可將決定戰鬥之使用之諸原因，區分爲各種要素，析之即精神的要素、有形的要素、數學的要素、地理的要素，及統計的要素是也。關於精神的性質，及精神的效果之一切事項，屬於精神的要素；兵數、編制、裝備等，屬於有形的要素；作戰之角度、集中的、乃至放散的運動，屬於數學的要素；地形如制高點、山地、河川、森林、道路等之影響，屬於地理之要素；軍之建設、保持之手段，屬於統計之要素，就中精神的、有形的及統計的三要素，乃戰鬥力之實體，不可不加以分析。

第一對於精神的要素謂：

精神者，貫通戰爭之全部要素也，與指揮部隊之意思相密邇，且屬於一體……有形之戰力作用，與無形之戰力作用，深相結連，且其固結之度，甚爲緊密，有如合金，難以化學手段，亦不能分析之也。

依上述克氏之見解，戰鬥力一切之要素，若乏精神的要素作用，不能獨自表顯其價值。而精神要素中，最主要者，爲將帥之才能、軍之武德（註一）、軍之國民精神（註二）之三者，蓋三者有均等重要之價值，不能有所軒輊於其間。

克氏以前此兵學者所不甚重視之精神的要素，彼固獨能認識其價值，然深知過度偏重於精神的要素，其害亦大，譬如：因攻擊前進所生精神的優越，不過一時的，及遭遇大困難，即見消滅，乃世人往往有過信之傾向，良足姪病。又加敵以損害時，所謂可破壞精神均勢者，其價值並非

絕對的，因其經過相當時，即能恢復也。反之，有形的破壞，則其價值是絕對的，換言之，即與敵以損害之勝利基礎，若僅為精神的，則經過某時間後，敵即將恢復，故不可徒賴此價值之獲得，當極力加敵以有形的損害也。

其次有形的要素，克氏所謂戰力有形的要素者，概分為兵數，裝備、兵種之編合、與軍隊區分等。茲舉克氏論兵數之一端，以概其餘。

戰勝之素因，原非徒賴兵數之優勢……但兵數之優勢，實有程度，此種程度，以二倍三倍四倍等之級數表示之；此種級數，若漸次推進，則其優勢可凌駕一切戰勝之素因，如是則兵數之優勢，不僅為戰鬥結果之最大素因，且依單獨之力，可以匹敵其他一切素因之合體作用。關於此種兵數之觀念，成爲克氏用兵上之基礎，人無從否認之。彼依戰史的研究之結果，深以無論指揮官之才能如何卓越，若彼我軍之素因屬於同一之場合，同時在同一地，不能擊破二倍之敵，即拿破崙氏於一生中，亦曾未獲得此種之勝利，拿破崙之戰勝，悉賴其用兵巧妙，即能着意於決勝點佔得優勢兵力也。

再次爲統計的要素，是乃關於軍之建設，保持等事項，與戰爭之準備計劃實行等，均有軍大之關係，尤以最近戰爭，量與質兩皆擴充，故其範圍甚廣大，其作用亦是深刻，乃將來應研究之重要問題。

軍之建設，依前述之統計要素，召集兵馬，加以編制，予以裝備，更依無形的要素所示之趨旨，而教育訓練之，俾無論外形與內容，均臻於完整。克氏對於軍之保持，作如次之論述：

依補充以維持戰力，如人馬、兵器、材料、糧秣等皆是也。此時補充，軍隊所能攜行者，殊有限制；又其一部分有時雖可於現地獲得之（所獲得者多僅限於糧秣，且限於某時間），而大部分補充不得不賴於國內所設之根據地。
其意即：糧食務必就地取給，其他資材，則不得不由國內追送，即孫子所謂「取用於國」，因

糧於敵」之義也。克氏對於現地給養，亦如吾人現所採用之給養方法，既分為：宿舍給養、部隊採辦、一般徵發、及倉庫給養。但對於實施上之注意，則謂：「戰爭原由粗暴之素因激發而成者，徒拘牽於宋襄之仁，而採所謂減輕敵國民苦痛之給養法，自屬不適當」。析之，即：「務須極力利用敵國之森林，俾減輕後方之逍遙量」也，依此原則，則歐戰時德軍於占領地極端誅求者，亦勢所必然也。

顧軍之兵力愈大，則現地之給養愈見困難，而不得不依賴於策源之補給，而此策源，亦因軍之增大，其轉運亦復困難，故不得不山一定之來源，延伸一定之運路，俾作戰之遂行容易。此種關係，克氏以巧妙之比喻說明之，謂：「車與策源關係之範圍，及其程度，與車之兵力成比例而增減。車如樹木，攝取生活素於土地，此樹木在稚小時，移植頗易，及其成長，若漫移植，往往有枯死之慮。軍隊亦具備給養機關，故兵力小時，即依所轉移之地為根據，亦屬無妨，兵數愈大，則移動愈增其危險」。東印軍因作戰之進步，後方連絡線延伸時，則需用以掩護之兵數愈增，致作戰軍有逐漸減小兵力之危險。克氏為防止此種危險，除上述提倡現地給養外，極力依積極的行動，使敵不遠離及於威脅我背後連絡線（註三），是為要着。

依上，可知補充與給養，為軍械關重要，且困難。故自古猶豫不決之指揮官，往往徒埋頭於給養之間題，忘其將兵力使用於本來之目的，終致無勝算可期者，比比皆是也。拿翁作戰，部屬有提及給養者，輒嘆以：「勿以糧秣事擾亂吾心」。一八一二年遠征莫斯科之失敗，正其輕視給養之道。是則「以軍事為主眼，以給養次之一之原則，如何應用得當，誠宜三致意也。」

（註一）武德指教育團結協同，是也。

（註二）如國民兵等，因教育訓練不足，故武德不完全，當藉國民精神教育以彌補之也。

（註三）是即所謂正面擴張之前進法也。

克氏分析空間爲：地方，與地形之二觀念。彼謂：「一切軍事行動，當於一定之空間行之；空間能變更戰爭行爲素因（各種戰力）之效果，甚至完全滅其變化，故於軍事行動，一面須顧慮微細之地形，一面更須顧慮空闊之空間」。又謂：「當應用戰爭戰術之際，不可忽視空間之影響，或要與戰術所受空間之影響不同，在戰場，於地方之意義中，包含國土與住民，戰術則不復如是」。

地方一語，原屬不明確，但如指示同種之境域，則此地域內各地點，大體具同等之價值（註一）。至於地形，則有一定之幅員，含有不同之種類，且各地點之價值不同，所謂地形一定之幅員，即以易達也。若依戰術的觀察，乃直接供戰鬥行爲之範圍（是爲戰術的測定單位）；若依戰略的觀察，可示勝利之影響圈（是謂戰略的測定單位）。已經獲得勝利結果所及之範圍，則不被已攻略之戰術的戰場所限制，而依勝利之大小，而有差異，敗者可使其放棄某程度之土地，有時「及於敵國內之全部」，有時「至少使其放棄不受影響之某部分或其領土」。如是一軍所受影響之部份，即勝利之影響圈，乃爲戰場，故克氏對戰場之定義爲：

戰場者，戰爭所包括土地之一部，諸邊受掩護，而有某程度獨立性之地域也。

因是戰地有甚大之幅員，可區分爲若干地理的區域，而設相異之數個戰場。

克氏謂：「地方（包含國土之貧富，住民之性情等）地形（包含交通之便否等）於軍之保持，有重大之關係」。更謂：「地形於戰術上有三大影響，即運動之妨害，目視之妨害，或制限及火力之妨害與消滅是也。」地形之表面的形狀，實村與會戰以各種之形式，又一軍之技術的或戰術的劣勢，某程度得依地形補足之，其對於地形付予攻防之特質，特加論述。

依以上所述，地形與戰爭行爲，有重大之關係，克氏謂地形之認識，乃將帥應具之機能，是形實際之能力也。蓋特烈大王所著之戰爭大原理，開卷即論地形，與克氏所論若合符節。

(註一)如東邊地方，平保地方等是也。

第四節 時間

克氏深認戰爭繼續時間，已如上所述，彼更盛唱「軍事之力學的法則」，謂：「戰爭行為，有緊張時期，與休止時期之交互連續」。因此緊張時期之間斷，劃定作戰期間之區分，反對以前以冬季為作戰期區分之舊習。故期間之觀念，對「時間」之關係，適與「戰場」之觀念，對領土全部之關係，及地形對地方之關係相類似。

克氏以戰鬥繼續時間，於戰鬥上有特種之影響，固屬於第二義，但認為必能發生一種之效果，即在勝者方面，戰鬥繼續時間無過短，而敗者戰鬥繼續時間無過長。換言之即：勝者不因戰鬥時間短而勝利之效果加大，敗者亦不因此而損害減少也。

又戰鬥之繼續時間，依兵力、兵種、地形，而有差異。此戰鬥繼續時間，因其進展之階段而劃定時期，而此各時期未有同一之價值，而其一最高點；於此最高點之時機，則須獲最大之努力，克氏稱之為戰鬥之決勝時期，或會戰之決戰時機。

以上所述之時間中之各階段，並非同一。又晝夜時刻有別，寒暑之季節亦不同，前者影響及於戰術之行為，後者成繼續戰爭行動之障礙。然此等影響，不至如地形之有時能全然阻止戰爭行為者，不過減少其能率而已。

第五節 氣象

克氏謂：「天候之影響於戰鬥，較空閒時間更見稀微；惟濃霧則稍有影響」。又謂：「天候在非常時期，影響於戰爭，如酷寒等是也」。是對於氣象之影響，未加重視，蓋時代不同故也。現今如航空機、化學兵器、與火器之發達，則氣象所及於戰爭戰術之影響，為克氏夢想所不到，吾人對此，實大有研究之餘地也。

第七章 戰略與戰術

克氏對戰略戰術之定義：

戰術者，于戰鬥間，運用兵力之藝術也。戰略者，為達戰爭目的，關於多數戰鬥通用之學術也。

闡明其意，即：戰略乃決定戰爭行爲之目標，以適應于戰爭之目的，依此策立作戰計劃，并指導其實行。換言之，即：戰略者，預定某時達某地，使用某兵力以實行戰鬥。戰術，乃對戰略所決定之戰鬥，運用其兵力也。

戰術上之手段，為訓練兵力，以適應乎戰鬥；而其目標，即在勝利。戰略上之手段，為勝利，即為戰術的效果也。而最長之戰術的效果（註一），乃戰略上之目的。故在戰術，其手段為兵，其目的為勝利（註二）。戰術手段，為固定的，而選擇一定之原則；而戰略手段，為求勝利，非有絕對之把握。自獲獲得一定之原則與法則，克氏嘗謂：「誠嗜於理論，懂得明各種之條件，及其相互之關係，并不主之原則與規則」云云。總之，依克氏之見解，戰術行動，可得一定之規範，而戰略行動，雖有三分之主要原則，但頗半全賴將帥之個性，方克成功也。

（註一）所謂最後戰術之效果，即最後勝利，即可招致和平也。

第二節 战略

第一款 战略

原則雖最簡單，其實行已感困難，故一切手段，均宜力求施行確實，不容稍涉含糊。「夫凡復升之作戰，常起難處，而終於失敗者一焉，乃克氏可尊崇切育之者也，是亦與己往理論不尚者，以故克氏對戰略本質事項，惟注意乎最重之三點，即優勢之確保，攻勢與守勢，軍之集結與分割是也。茲分款述之如次：

第二款 優勢之確保

克氏視兵數之優勢，爲戰勝之重大要素，居戰畧原則第一要義，彼所鄭重言之者即：

務必以強大之兵力開戰。

決戰點集中最大之兵力。

原以克氏深功對敵占絕對優勢，乃戰畧上之最上乘，對此布缺努力，實自召戰敗之第一原因。國家因平時兵備長久之痛苦，當依戰勝而解除之，是乃一時的無須深憂者，此種苦痛較之戰敗之苦痛，微乎其微，尤以因其備之較敵優越，得使國民泰然自若，且起必勝之信念，個中實含有無限之價值。

苟我兵力不起占絕對的優勢，則當依兵力之巧妙運用，於決戰點作成相對的優勢，更爲期確實起見，他方面即有不利，亦所不却，吾主決戰場之勝利，可以謂蓋一切也。

將軍之最大危險，爲戰力之逐次擊破。所謂戰畧者，卽戰力不弱於逐次使用的之弊，而努力要求其同時使用也。換言之，即一切之戰力，須參加主決戰，以期獲得戰術的效果，臨主決戰之期，而猶未臻兵力滿足者，則學之迂策，在斯必戒也。

總之，專求「兵力之同時使用」；戰術，則當「取縱長區分，將兵力逐次使用」，其意即：戰術須把握强大之統籌兵力也（參照後段戰術之部）。此爲克氏對戰畧與戰術主要不同之點。

克氏又以獲得優勢之基礎，在（一）正當判斷敵情，（二）具有一時敢以劣勢之兵力，對抗

優勢之冒險性，（三）有進行軍之氣力，（四）能發揮其與機動之度，精神之堅忍，以期動之迅速與奇襲之特點重要。如亞歷山大、漢尼巴、拿破崙、哥斯拉道夫、拿破崙大王、拿破崙等，滅掉之戰勝，全凭其迅速之行動，而皆得局部的優勢以期其勝。

第三款 攻勢與守勢

克氏對於攻勢與防禦二類式之相對關係，曾有極明確之分別，乃其大創論所在，故研究克氏戰爭論者，對此本不容漠視也。彼所論十分縝密，茲選述其參照意想之大概，以供參考。

無爲者，無效果之代名詞也。效果與危險，常相因而生。戰爭實形式為學之法則，即欲得大效果，當冒大危險，欲確定壓倒敵人之政要的大目的，於軍事上亦當努力以求獲得此最大效果之方。換言之，即奉可不擗棄權衡的政要之目的也（即攻勢也）。反之，苟僅圖免敵之殲滅而戰者，則不必泥於軍事之效果，換言之，即於軍事上僅須消極之目的足矣（但求保持而已，即防禦也）。此種權衡的目的所寄之努力，即為殲滅的行為，消極目的所需之努力，乃為待機；此即克氏關於攻勢與守勢原則之立體論也。

攻勢之特質，在進而求決戰，守勢之特質，在止以待敵。防守者當以攻勢之利謀攻者，而令攻者莫有命運之利，依是可得決定的勝利。此種勝利者，戰者主為老大，盡自行之政要開進，較之戰術行動，改而委難也。且攻者佔主動之地位，使敵完全適應我之行動，守者因我者之動搖，往往失其常度，致井防禦有利，亦非克氏得之過厚，放棄其待機之利益，是皆攻者所具體體的大利點也。

雖然，攻者實有物理之不利，即因攻勢為急進者，若後方連絡關係不密，將要塞之攻圍，他背之掩護等，更須多大兵力。又因敵固所難以指揮，其精神將致之消耗，其攻勢往往因之逐次減弱，故攻勢者所謂「極端」者，若經過此等極端，則兩軍者只却慢速，而守者遂次第得優。勢同權衡，極端上之認定，極為困難，尤以敵情不明者，一切決策，當惟期於趨利避害，以故往往有

已超過此「極點」，則轉變為守勢者，致犯重大之禍來。苟此敵防守者能乘破敵之機越其攻勢之「極點」，而加反擊，則其佔之形勢，將轉變其位置，而攻者變為防守者，勝者變為敗者（註一）。

守勢與攻勢所具之利害，在相反而位，然守勢亦不可謂全屬特受狀態，即最為被動之守者，亦當有攻擊之動作，絕非純然坐而受攻者也。原來防禦，必與攻勢動作連繫以求決戰，或遲延為「以殲滅敵人目的之作戰」，其最大之利點，為攻勢之時期與地點，可自加選定。又防禦因處于「坐待之態勢」，故敵之行動，可作某程度判斷之後，而定自己之行動。此似為防守之不利，其實未必然，藍攻者所謂之「主動地位」，其利益惟在乎奇襲，始顯其價值，若不能行奇襲，則反覺不利也。又防者逐次退避于後方，待敵之攻勢力超過其「極點」後，加以反擊，其利益自屬甚偉。總之守勢之利點，實發生于一時讓敵以先制，而行待機，其利益之主要條件，在乎反擊，至于反擊之機會，概生于左列之場合：

1. 敵軍出現于我國境之場合；
2. 敵軍出現于我陣地前之場合；
3. 使敵攻擊我陣地，而在經過中之場合；
4. 誘敵深入我國土之場合；

此種反擊，乃防禦最光輝之點，無反擊之防禦，非真防禦，以故防禦之要素在等待機與反擊也。總之，守勢之極點，為轉移攻勢，攻勢已達其目的，或達過攻勢之極點，則轉為守勢，有時因而致于和平，故守者須當準備轉移攻勢，而為應付敵者轉為守勢時之準備。（註二）

至是有「疑問」，即：「攻者若失却優勢，將轉為守勢，是則當享有守勢之利益，而原來之守者，即轉為收勢，亦未能得倒轉之利益，寧非倒為地主之轉換耶？」克氏對此之解析為：「守者之利益，在乎土地之利用，新域之完備，人民之援助，待機之保存。至於攻者轉為守勢之場合，對於土地之利用，其希望亦微，尤以攻者所取守勢，帶有攻勢的殘神，守者則抱守勢的精誠，

以待之者，兩者實有根本的差異」。對於守者攻勢轉移之猛烈，於攻守之轉換，對攻防兩者，喚起甚深之注意。

克氏對於攻者所需多大之兵力，因其前進而生起兵力消耗等之不利，與守者因行動與利用地形等所享受之利益，加以較量，作如左之論斷：

攻擊乃具有積極的目的之薄弱形式，防禦則具有消極目的之強固形式。

此種論斷，古來多有反對之者，即德國亦反對其過於輕視攻擊之精神（註二）。顧克氏對此之議說，至為簡單，彼謂：「防禦若無強固之形式，則自來當無選定之者，而戰爭舍攻擊無二途矣」。是亦持之有故也。蓋攻擊果為強固之形式，防禦為薄弱之形式，則兵力劣勢之場合，亦不可不採攻擊矣。雖然，攻勢與守勢，皆以獲得勝利為依歸，不能妄加軒輊。古來勝利，多歸諸攻者，原因實別有在，初非攻防兩形式有得失於其間也。蓋守者原來為守勢，因自知其劣勢，精神上自較萎靡也。然則攻防之選定，究以何為基準乎？依克氏之見解，攻勢形式雖曰薄弱，但自信其兵力足以勝敵時，則須極力選定積極的目的，換言之，即當以攻擊為宜。其負有消極任務者，為享受強固之形式之利益計，當取守勢。然尚有一種特例，即取待機而絕無利益之場合，則當行政擊，譬如國情不利，若時日久延，其不利愈增大之場合，為免將來不致以更劣勢之兵力作戰之害計，須速求決戰（註三）。

克氏對攻勢守勢之學理，當時全為獨創之見解，彼解析防禦為待機與反擊之結合體，而附之以積極的意義，對於十九世紀所盛行之一攻擊萬能主義，大加非難。吾人考歐洲大戰，戰略政

勢，概歸失敗；而戰略攻勢防禦，多見成功，是克氏之學說，于今彌有大價值存焉。

（註一）歐洲大戰麻倫戰，德軍即犯已超越攻勢之極點，而仍行政擊之過失，是為最適切之例證也。

(註二) 哥爾茲氏所著之國民皆兵論，即作此反對也。
(註三) 日俄戰爭之日軍，即其例也。

克氏對兵力之使用，謂：「有包圍線之戰鬥，其為有利，理之甚明，而為戰術上所希求者也。顧彼更以兵力須時間的與地域的集結，為戰場上最上之任務，故對兵力之分離，甚為嫌忌，彼云：

「包围運動，不可不具戰術之性質，蓋會戰間，攻者若用兵力之一部，行戰場的包圍運動時（註一），則無異於將兵力作無效之消費。戰場的包圍運動，惟在其他兵力的充分實行戰鬥時，方可以用之。」

是彼深戒戰場擺動之兵力分離使用，而以依兵力之集結與運動之迅速，對敵之重點，加以打擊，為作戰計劃之基礎，彼又謂：「從數方面攻擊敵之一部隊之場合，其攻擊成功與否，與被攻擊部隊之兵數，成反比例。如被攻擊部隊寡小，則擊破甚為容易；若有一軍團上下之兵力時；則其抵抗力已大，對一方面有起反擊之餘裕；若為一軍，則更有將數方面分離之敵各個擊破之力；若在戰場使用之大部隊，則益使各個擊滅之能力薄弱」。彼對其特烈大至及拿破崙內線作戰之成效，研究所得，深以兵力分離，實與敵以內線作戰之機會，觸下述之言，可知彼對內線作戰之利，推崇之甚也。

「向敵勢力之重點，使用我之全力」之原則，必須遵守，除依次轉作戰可得非常之利益外，不可違反，縱在攻擊作戰，有十分利益之場合，其所分離之兵力，亦當以不使主次戰場起危險為度。」彼又云：

「攻者以剛健之意思，企圖決戰之間，對於背後不可使起危險，蓋攻者來勢甚猛烈，守者不適圖滅攻者之作戰也。」

是蓋謂除就敵於側背之機謀外，當不使兵力分離，而舉全力向一方面活動也。

然克氏謂：「兩翼兵力分離或分離，誠有至當之場合」。（參照以下戰爭計劃章）是彼對兵力分離，非絕對排斥者，要在能于敵以決勝的打擊耳。故但取合乎簡單，直率，且有條理之方法為有利也。兵力分離，若能成功，其效果甚偉大，是乃克氏對一八一三年秋，來比錫會戰觀得之經驗也。故克氏就兵力集結之原則，與指揮之容易之立場，似稍有偏重於內線作戰之傾向；但危險與效果相併存，所謂力學的法則，亦足以支配作戰線之關係，是亦彼未曾忽視者也。故彼結論謂：

「對一般目標，將兵力行架中的作戰時，有被集結之敵各個擊破之危險；但一旦能成功時，則可加以殲滅的打擊。反之，集結兵力行內線作戰時，雖有各個擊破敵人之利，但其效果，未能有決定之把握。」

（計一）即極大規模包圍動作，於時間上須較大，於空間上須較遼遠，始能收到效果也。

第五款 戰術

戰術固兵器器材之進步而有變遷，以故當克氏時代之戰術，至今日，自不免更革，然其固緊要諸原則，已成爲一般之常識，牢不可破，茲舉其戰術之根本思想，藉與彼之戰略思想互相比證。

克氏戰術之立論，歸溯於戰鬥之根本研究，由此演繹而確立戰術各種原則，此種原則，概從拿翁實施之會戰抽繹而來者，可謂多屬於經驗之產物，而非空憑思考，觀其說明中，往往舉其自身體驗之戰鬥，可以見之也。

克氏分戰鬥法爲火戰與白刃戰，火戰爲壘滅行爲之基礎，白刃戰爲決勝行爲之基礎，兩種滅行爲，與決勝行爲，在小部隊時，有單純火戰與白刃戰之界限，部隊愈大時，則愈複雜，兩者之

區分，僅能依其性質，於時間上不能作截然之區別。壞滅行為，可與敵以有形的損害。（註一）與肉體的精神的疲敝，兵凶愈大，對於加以有形的損害尤為必要。盡其凶愈大，指揮官及于部下之精神的感應甚微也。兩軍之精神的價值之差異，僅限於本來所具有國民精神之差異，而彼此軍之精神價值，概相平等。且對於大兵幽欲收壞滅行為之成果，須長久之時間，故在此時間，可恢復肉體的精神的疲敝，反之，若能與以過大之有形的損害，則軍隊之建制破壞，秩序紊亂，其結果即生存者，亦使精神的疲敝臻於極點（註二）。由是觀之，壞滅行為，不特可加敵有形的損害，即從參加戰鬥之事實而言，亦能成立，故壞滅行為，即火戰間，為防有形的損害及肉體的損害，即疲敝計，只可使用較敵少數之兵力，是爲至要！克氏以「晚近會戰之性質」爲題，描寫壞滅行為進展之狀態如次：

「兩軍將兵團配置爲縱深橫廣，使一部展開，以行火戰，此際生個個之小衝突，或騎兵之襲擊，于是旅進旅退，第一大線力漸致消衰，至僅能保其餘喘時，更補充其未用之兵力，如此會戰有如含有濕氣之火藥緩緩燃燒。」

右之所述，加以詮析，即：指揮官務努力迅速使敵用盡其預備隊，而自己則極力控置其新銳兵力，是克勞塞則維茲稱爲兵力之經濟原則。

決勝行爲者，促敵生退却決心之行爲也。其原因實有多種，因壞滅行為所起小不利之累積，遂生退却之決心時，原無須特別之決勝行爲，但通常彼我均有小不利之累積，兩者保持均衡，而向決勝進行，最後則依特別之衝擊，而決勝負，此最後之特別衝擊，即爲決勝行爲，故壞滅行為間，須極力保持新銳之預備隊，俾最後之時期，能存有偉大之衝擊力；換言之：即戰鬥須繼續與否之決心，依雙方新銳預備隊之比較數而決定之者。

在壞滅行爲間，彼我之損害，通常無大差異，勝者與敵甚大損害之時機，乃在敗者開始退却

之後，故欲使決勝行爲增大其價值，務必攻擊敵之側背，突進敵之退路。又戰鬥指揮之本能，在使自己之背後安全，而衝破敵之背後，大凡背後受敵威脅者，其所蒙精神的感動極大，故往往因背後受威脅，即未遭最後之特甚衝擊，亦致決心退却者，于是攻者若圖威脅敵之背後，防者自必講對應之力，而攻防兩者，以縱長區分為必要，預備隊之控置，更須增大，是與戰署不同者也。

總之，壞滅行爲，乃決勝行爲之準備，決勝行爲乃其收穫，而壞滅行爲，當以兵力之經濟為主眼，決勝行爲，則當以數之優越為前提，壞滅行爲須冷靜而堅忍不拔，決勝行爲則須勇敢而熱烈。

克氏研究戰鬥之本質，分為壞滅行爲，與決勝行爲，依之而論兵力之經濟，威脅敵背後之理論，確定重點之構成，縱長區分，（註三）包圍、奇襲等，各種之原則，

（註一）有形的損害如死傷及俘虜等是也。

（註二）克氏謂生存者，自信已盡其任務，一旦既出危險，則往往不欲立即再參加戰鬥，又依一次之戰鬥，其本能的戰鬥慾已滿足，自此以往，即沮喪其勇氣云。

（註三）意謂兵力區分為第一線第二線而漸期逐漸使用也。

第八章 戰爭計劃

第一節 通說

戰爭計劃之論述，載諸戰爭論第八卷，克氏以此為戰略之核心，一切之研究，集中於是。惜克氏尚未就是篇便爾滌述，致不能成為完璧，然其間所論述，雖有未透澈處，但雛形已具，義理不闕，若加以剖析，概可分為戰爭計劃之要旨，攻勢守勢之決定，壞滅敵人目的之戰爭，限制目的之戰爭，各端。

第二節 戰爭計劃之要旨

更以戰爭計劃之解說如次：

戰爭計劃者，包括一切戰爭行爲之謂也。

凡戰爭上各個行爲，原有其特別之目的，然戰爭計劃力使此各個行爲，同其終之目的而統一之者，又各種之而別目的。乃於此戰爭計劃之範圍內所生者。

戰爭者對於應達成之目的及戰爭行爲之目標，不能明瞭，則不能開始；換言之：即將戰爭之目的，及依戰爭行爲之目標而定之方針，與乎依此所應使用之兵力及應努力之程度，先加以決定，然後戰爭始可發起，此種基礎觀念，自戰爭行爲之較大者，以迄戰爭行爲之最小部分，均不察漠視。

然則戰爭計劃對戰爭行爲，至何程度止，可以決定之？克氏對此則謂：

戰略者，乃村與戰爭行爲以適應於戰爭目的之目標也。換言之：即戰略者策定戰爭計劃，並審核遂行此計劃之行動也。亦即策立個個之作戰部署，及因此而生之各種戰鬥也。然此時事項，當依狀況而決定之者，狀況不能預見其底細，以故戰略者，乃在戰地適時適切規定個個之事項，有時或須全部變更之也。

吾人推測其意，即戰爭計劃，祇決定行動之大綱，其細節可於戰地適時適切加以規定。又戰爭計劃，往或定作戰之初動，而對戰爭之進展，屢次常無以變更者也。

第三節 攻勢守勢之決定

克氏謂：

壓倒敵滅敵人，實戰爭行爲之本質，且為絕對目的，但其實施之條件，在須具有形無形戰力之優越，旺盛之企圖心，及冒大危險之決斷，苟未能具此諸條件，則戰爭行爲之目的，僅可攻堅敵領土之部分，或僅保持我國土，以待時機之至，以是最後之場合，成為守勢的戰爭。

以故臨納克氏所析之戰爭計劃，概可分為如次之三種形式：

1. 以壓制滅敵人為目的之政勢。

2. 限制目的之政勢。

3. 守勢。

依政署目的而決定政勢與守勢時，則因政署目的當分戰爭為攻堅的戰爭，自衛的戰爭，或絕對的戰爭，得機的爭之故，只須兵力不受掣肘，為攻為守，可立圖定實，但如此實不與現實適合。依用於戰爭之兵力大小而決定政勢守勢時，則須先將彼我之戰爭目的，及用力之程度，加以較量，依用於戰爭之兵力之算定，則須考察敵之政署目的，敵之國力及各種關係，敵之國民性及政府當局之意志力、性質、並能力等，而權衡彼我之優劣長短，並顧慮同盟國所生之影響。然敵之政署目的，即其要求程度不易明瞭，故其用力程度亦非克判定，又敵之國力及各種關係，敵之國民性，政府當局之意志性質，並其能力，非與我同一者，若徒以我為標準，其判斷極不正確，故如上述各種比較，實經繆多端，頭緒紛歧，欲得正鵠之判斷，殊為難事，此問題之解決，惟審管慧敏者能之，拿破崙氏謂：「如代數學上，有此錯綜之間題，即具雄才如牛頓者，亦當躊躇難決」。

總之，于此等之計畫，因人智之活動，有時非正確之科學或推論測算之力可以成功，實有賴于一種之術也。換言之，即在此場合，人智之活動，終賴於天性的感覺之鍛鍊，與判斷之靈慧，於無限事象及無數之關係中，將最重要而有解決價值之事項，與出於本來目的之外各種不緊要事項，加以判別。是戰爭遂行之手段，即政勢守勢，如何選擇，所下之判斷未有分析的理論的結論，宜對其時機之特性與當時之各種關係，作全般之考察，舍此之外，無有他途，又與一國之領袖、政治家、將帥之精神的修養及素質，亦有相呼應關係。

第四節 以壓倒殲滅敵人為目的之戰爭計劃

第一款 行動之統一

戰爭從絕對形觀察之場合，與從實現觀察之場合，其結果生兩種之觀念。

戰爭在絕對形時，一切之事，皆從必然的理由發生，一切之物，皆為一體，且繼續不斷，敵對之雙方皆彼此衝突不已，而戰鬥概連續不斷，且有一定之極點，以此極點，為勝敗割裂之境界。故戰爭為最後之一結果，彼此觀念而言，戰爭乃不可分離之一體，其各部分（即各個之成功）未有獨立之價值。

與此對特尚有他之見解，即：戰爭從孤立的結果成立者，此等孤立的結果，其自體各具價值，一個之結果，未有影響於其他之結果者，各個孤立結果之合計，乃為戰爭全體之結果，譬如連合競技各個之結果，為個人所得分數，而合計一羣全體所得之分數，乃所以判定勝敗者。

以上兩者，相對立之極端的觀念，前者合於自然的推論，後者亦有歷史事實之證明，又前者要求戰爭「必須通盤考察」之論據，而教示指揮官欲行一事，常須顧慮及於能統一全般之根本方針，後者以眼前之利益為行動自身之目的，而加以追求，其他則聽之將來之全般結果耳。

總之，第一觀念為其基礎，而成統制一切處置之準據，第二觀念，則依狀況而生適當之變則，是乃克氏關於「戰爭內之運算」理論之一端，由此理論演繹為「戰爭計劃當統一一切行動」之論據。

第二款 作戰目標

「就戰爭絕對形而言，必須壓倒殲滅敵人，而欲壓倒殲滅敵人，不必攻毀敵國之全部」，故作戰目標之決定，不必常依一般之理由，當依非在戰場而不能認識之特種理由，如無從說出之精神原因，或時時發生小事變更結果等而決定者，又偶然之運命亦有左右之者，故學理不能就此

原因而一一說述，惟須就兩敵國互相關之重要關係，及顧慮現在之利害，此等之關係及利害，全為彼我雙方之重點，亦即形成兵力與運動之中心（註一）。及看破敵人之重點，則當指向內部所集結之衝突力於此點，而不可間離。

依有所述，所謂作戰目標，乃求敵之重點，若要點有二個以上時，務必使歸於單一，而用我全力指歸之。

敵之勢力中心，因機利於左例四項中求之：

- 1 當一國有內訌而四分五裂時，通常向其首都；
- 2 小國得强大國家之支援時，通常向其同盟軍；
- 3 敵國結成同盟時，向其利害之焦點；
- 4 一國舉全國民從軍，以抵抗時，向其國民之領袖，或國民之輿論；

戰爭僅限於兩個之間，而在單一戰場實施之場合，作戰比較的容易，但將來戰，往往以多數國家為敵國，而於數個戰場行之，如是敵之中心又如何求之乎？是亦觀敵若有共通之利益，而集中其力於共同一致之動作時，則數國可視為單一之國，否則可謂為「具有目的不同之二個以上戰爭」。

敵軍為單一軍，集合於同一戰場時，則其軍事，于事實上構成一單位，故無須特加研究，但敵軍雖在同一戰場若不附之勢力中心，而分離之軍，縱使其部分連帶密切，當加決戰的打擊於一方時，雖能影響及於他部分，然猶不可謂為絕對的一致者。又各軍戰場自以地理的大障礙，而在鄰近時，則相互間有甚大之影響，但隔戰場互相遠離，且其中間有山嶺時，則殆無影響可言，又兩戰場在被攻國全然反對方面時，則全無相互之影響。

總之，便敵之重點歸之一之難易，依政治關係，及戰場之地理的狀態而異，敵兵力之分離及連繫之概念，於其程度各有階級，故就個別之場合，思考一戰場之事變，所影響於他戰場之程度，

而判斷能否將敵兵力之譖重點，歸而為一。

若不能將敵勢力之重點歸一時，則考定各勢力中心之相對的價值，而指向作戰目標於比較的重點。

無論敵之重點何在，皆當以擊破敵將鬥力而殲滅之為第一目標，是乃最確實之第一步，且恆為重要之事，依多數之經驗，選定如左之目標，實適於使敵歸於潰敗：

1. 敵之軍隊成為活力之根據時，當擊滅其軍。
2. 首都不特為政權中心，且為政治機關，及政黨所在地時，當占領之。
3. 敵之間聯國，較自身強大時，當對最大同盟國加以大打擊。

第三款 兵力之集中

敵之勢力重點能判斷，而作戰目標得以決定時，則當對之作集中之行動，換言之：即我之兵力非集中不可。其最簡單且自然者，乃採適用於單一戰場之攻擊方法，豫先集中全力。惟次列各場合，則須行兵力分割及分離行動。

1. 視所企圖攻擊各國之地位，若其集合點遠隔，而豫豫先集中時，則生迂回及遲延之場合。
2. 同時若以數方向侵入，而可得更大效果之場合。
3. 戰場之幅員廣大，於半地點所生之決戰，不至影響及於次等之各地點之場合。（此場合，乃敵於其他各點，配備強大之兵力之反證，故不得已須分派兵力，否則我後方連絡絕陷於危險）。
4. 運動中糧食之供給甚為容易之場合。

以故攻者，當知有時必須將兵力分割（註一），然則當分割之場合，欲將分離之部隊，作統一行動，究竟如何而可乎？克氏則以適當集中點之確定，主作戰方面之決定，及各事適切予

以任務為條件，盡各部隊間要求之連續的協力，殊不適宜也。又各時期部隊全體之正確的一致，在戰術亦無必要。至於戰略更無此必要也。

(註一) 克氏為主張兵力集結論者，同時亦認有必須分割之場合，已於戰略之部闡述及之。

第四款 大作戰

集中兵力而單純用於主作戰，原為最理想者，但事實上往往不易，通常必確有次等作戰，凡須次等作戰之場合，最須注意者，為不可分割過大之兵力於該方面，致主作戰陷於危險，應澈底固持主作戰方針，保持優勢之主義。

右述之主義，敵之重點未成單一之場合，即隨時主二個或三個以上之戰爭之場合，必須遵守者為：二個或數個戰爭中，必有一為主作戰，而擇其最大之努力於此方面。

何謂最大努力方面之主作戰，當以攻勢行動為合理，其他次等作戰，則以採守勢為合理，又次等作戰之守勢，應利用守勢形式之地點，節約兵力至最小限，而勢力中心不變之連合諸軍，其重點能隨合於一戰場時，此種處置效果更大(註一)。

我所欲加以決戰打擊之敵，所存在之戰場，不必更圖為守勢，蓋依主攻擊，及與此相隨之副攻擊，即不能以兵力直接掩護之地點，自然可行防禦也。

總之，我之目的，在與敵以決戰的大打擊，此種打擊苟得成功，則是僥幸一切之不利，我擁有力，可行此大打擊，反遲疑因賴於戰況不利之場合，使自分散其兵力，是自行放棄成功之途徑也。專力於主行動，而置其他行動於其次，使攻擊動作，十分徹底，既勝之後，再轉移於其攻撃也。

者，遂次各個擊破之，是為要義(註二)。

(註一) 其意謂：在連合軍若因各國軍之協同不充分，故次等作戰，得有效實施時，則若能將連合軍之中心勢力國加以擊滅，則他國自然失却戰爭意志。

(註二) 是即拿翁常用之各個擊破，及內線作戰等之方法。

第五節 行動之迅速及戰爭之速決

一切徒費時間之行動，及無益之迂路，皆使兵力漸次消耗之原因，不能不謂之戰略上之過失。就中左述名件，特贊注意：

1. 奇襲可使攻勢益臻有力。

2. 攻勢動作當起於不意，且其動作須連續不絕，是誠成功之左臂。

3. 不知奇襲，或行動不能繼續，則不能收壓倒殲滅敵人之效。

奇襲以行動迅速為要義，故當避遠道之迂繞，而直路向目標進逼，拿破崙每擊破二軍，而轉向他軍，或攻略一都邑，而向他都邑時，必取大路，而避免迂路，是可知其着意之一端。考力學之原則：「一定之力，於一定時間，所獲得之量，與一半之力，於倍數時間所獲得者相等」。但戰爭計劃之立業，若依此法則視時間為力之要素，則大謬謬，戰爭行為，固需要時間，然除特別場合外，於時間之猶豫，未有不敗者，勝者依時間所得利益，惟論既經攻擊之地點，欲期其效果增大，一經過甚時間，則不須別加減力，而其他之阻擋，自然可入勢力障時為有效。換言之：即勝者已於主要事項，收得效果，而越戰勝之極點，不須別加倚恃之補助，且無何等危險，亦即當澈底屈服之時期，姑遷延時日也。

故將行動區分為長時間之間隔，認為必要，或為有利，惟在敗者耳，在勝者實施殊為不便，且漸增困難，凡欲速一攻署得良好結果，惟有一下遇進，勿任中斷，乃可，二個以上之目標，其最易奪取者，通常為較近之目標，但此較近之目標，苟不副本來之目的，則不能中止於此近目標，譬如小跳躍雖較大跳躍容易，但欲圖超越廣闊之水濱，而以小跳躍，兩次行之，則惟有陷溺於水中耳。

右所闡述，乃克氏所主張：「應努力一舉以達戰爭最後目的」之要旨云。

第五節 限制目的之戰爭

大凡戰爭，未具有足以壓倒殲滅之兵力時，則只可具限制目的，採用上述所謂限制目的之攻擊或守勢。

限制目的之攻擊，僅能攻擊敵領土之一部，此領土之攻擊，可使敵戰力減少至某程度，當締結和平時，可資爲有利之担保。

敵國一部之攻擊，若立能馴致締結和平，原爲最善，但初爲攻勞動作，後不能不轉爲守勢時，則和議自感煩難，此際應速覈破攻勢之極點，而不陷於危機，是最宜注意者，此場合攻署地地理的關係含有大意義，若地理的狀態不利時，只可躡足於一地，達成守勢之目的；換言之，即在此場合之攻勢，不可使敵之兵力重點歸一，向之行絕對的攻擊之釋以掩護，不須直接防禦之地點，而各方面均須分派兵力也；亦即不能於時間地域的集中其兵力也。以是作戰成爲平凡，戰爭行爲不能乎一定方針，而集中於主行動，作戰地域擴大，小戰鬥增多，往往因偶發事件而牽動大局。

故向敵國之一部行攻擊時，應預先熟慮攻署後，該地之駐軍，果屬可能與否？一時占領敵地時，其利益果足以償我所犧牲者與否？尤以因我攻擊而誘起猛烈之反擊時，果致陷於危險與否？至於守勢，不可陷於絕對的消極，守者常宜威脅敵人，乘機加入反擊；若陷於絕對的消極，則無使敵裹耗之機會；進攻者縱使失敗，絕不至斷念其企圖，必反復來犯，期達其目的，守者之力，雖一時足以妨害之，結果必陷于危險，而至於束手待斃，故純然之防禦，乃一時的姿勢，一俟有機可乘，或救援來時，即當加敵以反擊。

右述限制目標之戰爭，在戰爭之全體，非爲有利，祇可爲欲壓倒殲滅敵人之戰爭中（尤以欲期一舉而克達到最後目的之場合爲然），之一局面，或於特種之場合所用者。戰史中所謂多數限制目的之戰爭，悉緣於上述之場合而生之也。

讀克勞塞維茨戰爭論雜記

萬耀煌

克氏戰爭論，德文原者 *Von Kriege* 法國譯本，改名大戰學理，歐俊譯本，亦稱為大戰學理，吾國譯本，則從前多名為大戰學理（如翟魯提譯本），現多稱戰爭論云，以意義包含之廣泛，自以戰爭論三字為明確。

戰爭論由克氏成于一八一八年——一八三十年，克氏歿于一八三一年，及時此書尚未經最後之校正，作者自認為「一團思想亂堆」。世人目為「讀之者罕，理解之者更罕，幾有神話化之感」，梭登道夫則謂：克氏理論「已成過去」。形形色色，評論不一，幾若含有神秘性，而為兵學之謬之戰爭論于一八三一年出版後聲譽雖不一致，然時隔百年，尙執東西洋各國之牛耳，為近代戰術與令之濫觴，此則一種事實，無可非議者也。

克氏少耽哲學，自承為「戰爭哲學」之始創者，長軍官學校時，頗好于戰史及戰爭論之精研，其服膺康德、孟德斯鳩與馬基雅佛利學說，在耶納之役後，曾經聽過康德派可森威達特哲學講演，而當克氏戰爭論起草時，又通為德國思想界受黑格爾支配時代，由黑格爾產生克氏觀念論，由黑格爾產生克氏辯證法，克氏于哲學之外，復以戰史為立脚點，故全書大部分，頗多涉及十八世紀歷年戰爭得失，而于一八一二年以前，拿破崙所以得戰勝之原理，及聯合國軍自是年以降至一八一五年之間，所以得戰勝之原理，均經克氏詳細道破，氏之舉聞，既以哲學及戰史為出發點，其言論所以能不偏于事實，亦不偏于學理，吾人并可藉氏之生治學途徑，得以窺兵學範圍。

克氏戰爭論凡八卷，第一第二兩卷，純以哲理研究戰爭之本質及學理，第三卷論戰略，第四卷論戰鬥力第五卷論兵力，第六卷論守勢，第七卷論攻勢，第八卷關於戰爭計劃之闡述，而第八卷戰爭計劃中所推論之作戰目標，其間涉及于同盟軍者，則又適供吾人今日與英、美、蘇、荷并

局作戰之參考（詳見後文）。克氏對於軍事理論上根本問題，否定有「永遠不滅的原理」。他認為那些所謂「僵死不變的原則」，為軍事思想貧乏和停滯的象徵，甚至為「敗壞地的直接根源，他以為「任何時代，都有各別的戰爭，亦即有不同的情形，如果有人以哲學原理之見地，隨時隨地研究戰爭理論，則每一個時代，都各有其獨特的理論」。克氏推論兵學建設，復以「畧形式，無論如何廣大，總不足以範圍天才超逸者流，若勉行之，則不免乖戾僥幸。又謂學理僅足傳達高明術之思想與見解而已，超此以上，則小可能，因原理本不能具有解決高深問題之定式（吾人研究兵學原理時其聽諸），亦無從授以一定不變之方法（吾人從事兵學應用時其聽諸），故學埋儒示凡百事物與其相互關係，其出乎規矩繩墨之外者，則任讀者之濶斷活用（吾人研究軍事學校，尤其陸大教學法者其聽諸）。戰爭當實行時，則一視實行者所具之手段，與夫天賦之精神力，而參酌學理，定其決心（吾人研究戰時實用學理之關係者其聽諸）。至其解釋原則，其對於原則之成立及其限度，尤為明顯。克氏曰：原則乃決定行為時之法則，並未有如法律之決定的意思，其中或有如法律之精神及意義，但判斷之際，較之法律，更有適用之自由云云。由以上之學說，所以能養成德意志軍人不拘方式，發揮天才，讀原則而又不拘原則各勝色。其研討戰爭本質，既非如現實派戰爭家，祇死守先人之方式，而涉於模仿。又非如主觀派戰爭家，徒以自己之思考與理想，而蔑視事實。超乎科學而進入藝術，方能示軍人（尤其近代軍人）治兵學之楷模。

溯自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世界第一次大戰以後，必將發生世界第二次大戰，論者均謂二窮極性，第三窮極性，實有先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今述克氏之解釋如下：克氏解釋第一窮極性，謂欲使敵底子無力而達到我之目的，必須有較敵機械之兵力，于是彼此相競而不知所止，詳言之，即彼欲保持其程度之威方，而此更求加于此威力之上，及此保有優越之威力，則

彼更求有加乎此優越之威力，如是彼此競爭，不達于威力之最大限度不止。克氏視此爲第一五相作用，名爲第一窮極性。至第二窮極性，則以「使敵底寸無力」之戰爭行爲，其企圖並非片面的，而實爲彼我均具之者，因我不能壓倒敵人，則敵人將我壓抑，于是又生相競不止之第二相互作用，而爲第二窮極性。根據上文欲期壓倒敵人，必估計敵之抵抗力，而算定于此相當之兵力，但敵情不易明瞭，估計敵之抵抗力，未必確當，因此彼我競爭，其努力之結果，復生第三相互作用，而爲第三窮極性，吾人一爲回溯，自克氏逝世以後，百年以來，以迄于今，列強軍備競爭之結果，能逃此公例否？吾人可藉此以研討「鄰邦兵備及軍制」。克氏推論現實之競爭，而謂戰爭並非單一或由同時數個決戰立即成立者，實具某程度之繼續時間，其意即指人員之徵集、訓練、及資材之徵用、整備等，必須具有相當之時日。克氏又推論戰力，而指出有形的要素之編制，裝備，並統計的要素，如軍之建設，及保持等。克氏又論及補充，以維持戰力所需，如人馬、兵器、材料，糧秣皆是，其意以軍隊所能攜行者，殊有限制，其一部分有時雖可于現地獲得，但多限于糧秣，且限于某時間，而大部分之補充，不得不賴于國內所設之根據地云云。並且有鑑于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莫斯科，輕視糧食失敗之經過，因而決定「以軍事爲主眼，當以給養次之一之原則。」基于克氏上述要旨，及上述範圍原著全文，因而標立古人今日「軍制」，「軍隊教育」，「後方勤務」，「動員」及「國家總動員」各講座之基礎。

克氏又以兩國民間或兩國家間，敵愾要素疊積過深時，往往因輕微之動機，勃發意外之結果，因而從客觀上主觀上觀察戰爭之行爲，決其爲人類行爲中常有之偶然作用。其小範疇及較簡單之說，近乎一種賭博。其理由則以戰爭行爲，常實施于危險之中，當危險時，最重要之心力，爲勇氣，例如冒險，放胆，甚至暴虎嚮河等，此種勇氣之表現，本質即不確實。克氏所以有「捨克」一章，其說亦簡的，非根本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天下跡無無因而生事，亦斷無憑一時倣倣而卽成功之理。

理，所以克氏雖以戰爭之本質，有類廣博，而戰爭之行爲，不能有僥倖之心。故其論戰力，則原始要終，頭撲不破，大意即以有形之戰力作用，與無形之戰力作用，深相間結，緊密有如合金，雖以化學手段，亦不能分析云乎？其于軍事上精神物質兩者，相反作用，理解為透徹，打破一切偏重物質，與吾偏重精神立於論。至其論精神要素，以將帥之才能，軍之武德，軍之國民精神三者，有相等之價值，不能有所軒輊于其間。尤為論軍事精神要素者，具顯持平之論，通克氏前後之言論，以觀戰爭本質，可謂為一種科學上之精博。有克氏機械說理之舉謬，所以能養成德意志軍人以求拙取勝之美德，否則克氏之戰爭論可以不作。

克氏推論政治與戰畧，為全書之精采，而亦為看發道大所最不滿之點，以拙見言，兩氏各有其立場，克氏深有感於拿破崙一生之成敗，魯氏則深得於當時政局，往往以政與軍事之時，以政一敗塗地，出發點不同，故言論亦不一致。平心而論，克氏言論，可長可久，魯氏言論，未免一時衝動，克氏之意，固不妄張以戰畧干涉政事，亦據非以政略噦性談畧，蓋以兩者各有其分際，兩者亦各有其專才，故克氏深以名實軍人尚需開闢，該論關於戰爭之意見，為事理之誤誤者，同時亦以政府當局對於軍事須有相當之理解，並以政略之着眼，若合于築基，則政畧之效用，及于軍事上，當有利而無害。其看法就非將政畧以畧，看作兩事，實主張政畧戰畧一致，持其步驟有一定標準耳，故其論及戰畧事項，以當臨實地隨時規定之，于分析政畧戰畧界限後，深持「統帥獨立」之旨，尤為近世軍制學家「統帥權獨立」之準則。

克氏又以地形之認識，乃將帥應具之性能，每遇一地，即未經預勘，亦當具有幾何學的想像力。古今中外，兵家，無有不注重於地形者。我國孫子之地形篇，茱特烈太王之戰爭大原理，開卷即論地形，可為詳證。至克氏反對以多李為作戰制區分，其言甚諳諸此次英德戰役之情形，似不虛合。其論氣象，似以溫潤及酷暑，為勝敗之戰門及戰事，似已于此次英德戰役論，故軍事氣象，仍未加重視，則與今後航空戰，化學戰，以及火器之發

遠，日思撫進，影響于邊防，此猶之前途者。克氏當時似尚未充分料到。

克氏之論攻防，尤其獨具隻眼。他絕不以一般論者把防禦看作與進攻對立，把擴張戰略看作與消耗戰对立，他在進攻中看出防禦，而在防禦中又看到進攻，他以為一切防禦的手段，都將成為進攻的手段，尤其是在戰場上，經常是以防禦代替進攻。與我委員長年來主張戰略上防守勢，戰術上取攻势，即守即攻，頗有殊途同歸之慨。而其雅論戰畧、聲明「極點」一節語，尤足堅告人今日抗戰之信念。原文大旨以攻勢含有所謂「極點」，如超過此「極點」，則攻者失却優勢，而守者度遼火速得優勢。不過此「極點」之認識，頗為困難，尤以敵情不明，估計往往失諸想像，以致往往超過此「極點」而攻者猶懼諒不已。此際荀防者垂看破而加以反擊，則攻防局勢，將轉變其位置，而勝負可觀。例如防者逐次逃避于後方，待敵之攻勢力量超過其「極點」後，加以反擊，其利益自甚偉。至于反擊之機會，克氏列舉為（1）敵軍出現于國境之場合。（2）敵軍出現于我陣地範圍之場合。（3）敵攻擊我陣地而經過中之場合。（4）敵深入我國土之場合。以上克氏之言，似不啻為我國今日抗戰為照。人生心理上弱點，往往任舉一事，每不能自信，惟前賢所論，頗大略更事實，則是以堅苦人之信念。今後而後知。委員長領導吾人抗戰到底實確有所見，吾人將何以在委員長領導下，為敵人「極點」，以利用此機會乎？

父克氏推論軍集結與分割，似傾向內線作戰。內線作戰外線作戰，本無絕對利害。克氏服膺菲特烈大王及拿破崙之用兵，並身居普魯士，遂不榮受環境之支配而傾向內線作戰。管見則以任何時代，無論內線作戰，外線作戰；凡由外線作戰而退為內線作戰者恆敗，內線作戰而伸為外線作戰者恆勝，理由未詳晰，事實上則往往如此。

至克氏推論對聯合軍之作戰，其目標則以小國得鄰大國家之支援者，通常向其支援者。如為多數國時，則向其利害之軸點。此項目標選擇之理由，實因克氏推論將來戰爭，必有以多數國家為敵國，而于數個戰場行之者，果能則敵之中心，將同敵人共同之利益何在，求得其共同一致之

動作，以爲中心。如此規難多數國可視爲單一獨立，否則仍視爲具有目的不同之兩個以上戰爭。我國即聯於英、美、法，而同盟軍以對聯心國作戰，揆克氏之言，正可得一最好例証。克氏又謂聯軍軍事戰，如敵之職官者，較其自身頗大時，當對此最大聯合國加以大打擊。此言也，與上文所講相合無疑，有所出入，予以補充。但按諸今日狀況，同盟軸心兩方，克氏之言，仍具有暗示之力。此又吾人判斷所不可不知之一條件。

以上不過概述要旨之抽象哲論，自餘管見亦不能有以深切測度克氏之高深，不過近代兵學，大別爲德國法國（法國雖有此次慘敗，然管見總以別有根本原因，非盡歸罪之辭，其名將學問，並不因此而失其價值）。兩派根本恩怨，若謂其中似有一源流者在，則未免皮相之見，門子不信，請觀法福熙元帥所著之戰爭論，與克氏之戰爭論，兩大名著對照，點差甚多，法國以除將軍以法國于一八七〇年以前未死，將史勞莫紹瑟之學說，加以考索，以致上之失敗，愚亦以法人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未能將福熙元帥學說，如福氏戰爭論所云，加以考索，以致有此次慘敗，自覺亦不無過誤，世人幸勿以成敗之見論兵家也。附述片見，以證此文。

克氏戰爭論是菲特烈戰爭與拿破崙戰爭 的結論

李純青譯

克勞塞維茲是一個誠實的學究說：「我的野心只有一本令人在二三年後不致忘記的書」。實則他的書「戰爭論」，係利用公餘之暇寫了二十年。這兩名著，也可以說是非特烈戰爭與拿破崙戰爭的結論。書中引用這兩位元帥的戰例最多。他指出：拿破崙以善，始由君主戰爭轉變為國民戰爭。而各國民戰爭以後之戰為近代戰。實際上，克勞塞維茲生於一七八〇年，拿破崙生於一七六九年，拿破崙不過年長十一歲。當拿破崙征俄於歐洲的全盛時代，克勞塞維茲已是普魯士的青年軍官，且曾與拿破崙指揮的軍隊作過戰，來比錫之戰，克氏為 Blücher 的參謀。滑鐵盧之戰，克氏任普魯士第三軍團參謀長。

克勞塞維茲不僅是拿破崙戰爭的研究者，而且是一個經驗者。克氏的戰爭論，豈僅二三年後不致忘記，即五年後的今日，論戰爭之人，也尚無出其右者。他最有名的定義說：「戰爭是政治繼續的另一手段」。論戰爭的人無不引用它。戰爭論一共有十卷，其中大部分為哲學的思辨方法，費讀之點甚多，又若不是軍事專家，難解之點也甚多。

史蒂芬元帥說：「有人把戰爭的理論發展，成為抽象世界，與現實生活不相關涉。其實，戰爭是現實生活中最現實性的，故弄虛玄，毫無用處。像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對實戰就非常有用，它有適應軍事生活的無限性，使我們領悟戰爭中各種事件的特殊性。全德意志軍隊應該感謝我們的大思想家！」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與非特烈大帝及拿破崙的關係，一一議論，也不乏戰略戰

本篇並不想把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與非特烈大帝及拿破崙的關係，一一議論，也不乏戰略戰

術聰明，只擬由現代戰爭的見地，討論戰爭的特性，政略戰的關係，達到戰爭目的的手段，決戰的價值，戰略戰第一原則，戰爭的精神力等，以備現代戰爭的參考。

一、戰爭乃使敵屈服，實現自己意志所採用的暴力行為

這是克勞塞維茲的定義。為對敵人暴力，以各種技術上及科學上的發明，武裝起來就是暴力。行使暴力在國際法上的慣例，雖受有制限，但那種限制實不足掛齒，對行使暴力並無重大的障礙。故暴力是手段，使敵屈服於我的意志才是目的。為欲達到目的，必使敵人喪失抵抗力。這就是軍事行動的目標。

這個暴力，在理論上發揮到最大限度為止的本質。因為甲以暴力加諸乙，乙必以比甲更大的暴力抵抗。甲乙競賽發展自己的力量，漫無止境。故戰爭哲學不可有博愛主義。若認為可以巧妙解除敵人的武裝，剛到打破為止，不給予必要以上的損害，而在實際戰術上向這方面努力，那是再危險也沒有的錯誤，非予以粉碎不可。

但另一方面，暴力的無限性不過是抽象世界內觀念而已，現實世界不能無限度的使用暴力。若隨即抽象世界跑入現實世界，無論敵我對於發揮暴力到最大限度，不能不受三個條件的拘束。第一，喊等不共孤立的行為。戰爭決不是與平時的國家生活無端突如其來的。若平時雙方都不保有暴力，想爭也爆發不出戰爭來。故戰爭的真正地盤是依據在當時的社會情勢。第二，戰爭不是一回就會決定勝敗的。若軍事當局把所有力量可能使用的都同時便用出來，那麼，戰爭就只有一回或數回的決戰。惟事實上，所有力量不可能同時使用出來。此處所謂力量，固非指純鬥力的國土、人口、及財物者。國土及人口，為狹義戰鬥力的源泉，亦為戰爭有力的要素之一。藏之即全國國土，也不能够同時使用出來。當然，若某國土僅有一彈丸之地，一開始軍事行動

便完全被包圍了，那又當別論。至於兩國的對立，不是戰爭當事國所左右的，參照的時期或遠或遲，完全決定於國際關係。

克勞塞維茨這種觀念，對於現代戰爭很有價值。就是說戰爭若像拳鬥一樣，有二定的場所，一下子決鬥，便可摧毀敵方的力量至無遺存，則可用速戰速決的戰略。但實際上戰爭不是如此，全國有戰鬥力的男子常在戰爭中逐漸動員，逐漸訓練，而加入戰爭者。惟戰爭繼續至若干年，則戰爭爆發時的兒童亦已成壯士而有戰鬥能力。這也可說是戰爭延長成為長期戰的原因。據土大小與人民衆寡，至今仍不失為決定戰爭是明現或暗的要素。即裝甲小戰，也可因為兵員的增加，軍隊的機械化和加速化，而呈廣大。因為交通機關發達，武力支配的區域，也擴大了。故現代軍事也可稱為「廣域時代」的軍事。此外，同盟國問題也是使戰爭不獲一時解決的原因，數國對敵作戰總比一國對一國作戰來得繁雜。克勞塞維茨指摘過：「同盟國為恢復其與國失却均衡而養兵一。反之，勝負之數已可預見然後參戰的同盟國免之。故一種戰爭不能看做絕對的勝或敗，戰敗國往往把敗北僅看做一時的後退，而等待着利害將來的政治情勢，以圖恢復及轉轉頹勢。這對於力的緊張與激烈有緩和的作用。

第三戰爭的結果不是獨立和絕對的，「爭存滅亡」，「和平是戰爭力量的養成時期」。第一次戰爭的結果，常成為第二次戰爭的原因，例如普法戰爭德佔領亞爾薩斯，雖謂為第一次大戰的原凶，其結果，凡爾賽條約又為納粹政權的樹立及第二次大戰的原因。

二、戰爭的特質——蓋然性，偶然性，危險性

戰爭的暴力手段，在抽象世界有無限制發揮的傾向，在現實世界只有緩和的作用。因指敵對的雙方乃現實國家及政府的緣故，戰爭不是理念的行為，而是實際的行為，故推測將來未知的材料，必根據事實。即戰爭的當事者，基於對方的性格，教條，狀態各種條件，而難測敵人的行

並決定自己的行動。但這不過是一大類如此一帶蕭然的，但其如是，故又是偶然的，在所有人類生活當中，沒有甚麼比戰爭更屬於概斷的而且一般的偶然接觸的東西了。因為，戰爭的行動不是根據嚴密的規則，而是根據大概的推測，故要根據其大部分，因此，戰爭行動的本質是危險性的，在人類精神中，對於克復危險最要求的勇氣，要表現有信念，要大膽，要豪邁過河一樣的勇氣。這就是戰爭的特點。若對子結果絕對確實而有把握，則任何勇者都可以赴事於戰爭了。

在兵學上，不消說兵學一樣的絕對性與確定性，無量，戰爭只有像海波一樣的可謂暫，當然性與變異性。

人類的悟性常希望與確實，另一方面人心又極度喜歡不確實的半面。以人類的悟性探究哲學與推論真理，循向此路走去，不知不覺間到着不能看到的世界。至此，便把習見慣用的東西拋棄，以其想像力，奔向偶然與模倣的世界。這不是嚴格必然的世界，而是豐富可能的世界。人為此世界而迷惑，而激起勇氣，他們將以為：唯有大膽與冒險纔能見出本領來。倘兵術的理論，捨此境地而欲追求絕對的必然與規準，這樣的理論無裨於人生實際。兵學研究生動的精神力，不能到達絕對確實的領域。一面以大膽的推測而採用行動，一面必須以勇敢與自信填補其缺憾。勇敢與自信大，行動的範圍廣之而大。勇敢與自信在戰爭為不可缺少的原形。

拿破崙的戰場，與其說是小心的打算，不如說他的信條是迅速與大膽。非特烈大帝的戰場，不為危險所欺，不產生恐怖念頭，而膽大實行，與深謀遠慮俱為其信條。因軍隊臨陣之時，給與任務，其搜索敵情與偵察地形均受時間與空閒的限制而不能充等，故判斷敵情與判斷地形，不外像兵術訓練一樣，由此判斷而樹立的作戰計劃，到實際作戰時，遂有不預期的變化。因在戰場上波瀾起伏而莫測，情況瞬息萬變，故要求嚴厲的統制，要求隨應萬物。意志必很機靈奮鬥，又必

須能有融通性，能懂二類用兵，存乎一心，克勞塞維茨說：「兵只是研究活的精神力，不是盤足絕對不變的具體規範」，一點也不錯。臨戰之時，智識與化成能力。

三、政界戰的關係——戰爭是政治繼續的另一種手段

一個共同社會的戰爭，（即國民戰爭）這是胚胎於政治的狀態，因政治的動機兩相起。或戰爭是一種以治的行為。倘着戰爭為全部暴力的同時使用，則此種行為雖起因於政治，終必敗離政治而自己獨立，而着自己的法則前進。惟事實不然。現時世界的戰爭，不是一發卽畢的絕對物。它包含着各種力的作用，各種力並不同類其型，而且發展的狀態也不一樣。有時以為直列打破其活力營據的抵抗力為止，勢必膨脹下去，誰知忽然便萎縮下來，毫無作用。其實，可以把戰爭稱為暴力的脈動，因為剛有見或大或小的激烈起來，旋又看見緊張的細緩兵力的疲憊，聽言之，達到戰爭的目的，雖長短不同，但總繼續一定的期間，在此期間，方向或左或右變化回轉，不是簡單戰爭的理窟所涵左右的。惟戰爭既開始於政治的目的，則爆發戰爭的最初動機，及對手的最重要動作，皆受政治的影響。當然，所謂政治的目的，但不是專制的立法者，必指伴着戰爭的社會質而推移。有時戰爭的性質完全變了，但政治仍不失為應該考慮的第一要素，政治貫通整個軍事行動，而不能予。爭端發最初之力的性質以影響。其次，我們要曉得，戰爭不過是一種政治行動，且是一種政治手段，是政治對外關係的發揚。故戰爭不外是以他種手段進行對外的政治關係。戰爭本身的性質，決定於政治，在政治的方向與意圖不如意時，有要求於兵備的擴張，在各種場合，也有要求於將帥的權利。政治的意圖是目的，戰爭是手段，世界上沒有無目的手段。戰爭的動機愈大愈強烈，所反於全國民族的生存就影響愈大愈深。以打倒敵人為中心目標，戰爭的目標就與政治的目的澈減一致，那時戰爭便愈像戰爭，而不似政治。反之，若戰爭的動機不大而渺小，戰爭不循暴力的自然方向，戰爭目標與政治目的背道而馳，戰爭就愈像政治。自然，因為戰爭

的結果不容易釐清，最初的政治目的，到最後戰爭結果，也可能完全變貌。大凡指揮一個戰爭或應名為戰役的大戰爭，若獲得光榮的勝利，那將帥就完成了一種巨大的政治任務。因為戰爭的實行與政治是一致的，故在將帥的視界中，一反對軍隊，衝擊國際政局，一方面要正確的認識本身的各种手段，及可能行使的事業範圍，政治家與將帥必須明白戰爭的種類。

克勞塞維慈強調在戰爭的全過程中，文戰與武戰須一致。不僅在戰爭的開始與終結而已。他這樣定義：一、戰爭的目的是實現本國內意志，二、戰爭的目標，為凌敵人喪失抵抗力，三、戰爭的手段為暴力。所謂本國的意志，克勞塞維慈有時呼之為「政治的目的」，或「政治的意圖」，或「意外的意圖」。

政治的目的不是固定的，譬如日本這次戰爭，最初內華北事變，本不欲擴大，但繼而變成對華，全面戰爭，遂改東亞新秩序，又繼而變成「大東亞戰爭」，確立大東亞共榮圈。

克勞塞維慈以為戰爭的手段是武力，並不是說沒有其他手段。例如拿破崙大陸封鎖就是經濟戰。俄皇波爾一世的破壘就是陰謀戰陰謀暗殺，曾被用作一種手段許多年。但國家鬥爭手段的武力，還佔半數的優勢，故克勞塞維慈把戰爭的手段確定叫做暴力。

現在戰爭的手段，經濟戰與思想戰已可武力戰一樣重要。戰爭的本身，也已由拿破崙時代的國民戰爭進化到國家總動員戰爭，國家總力戰爭。戰爭的進化，受武力戰進化的影响最多。距特烈大帝時代，會戰的最大兵力，雙方合計不過十萬左右，拿破崙時代，也不過四五十萬。而且那時沒有鐵道，槍砲的發射速度遲，距離短，到日俄戰爭，動員兵力乃達百萬。到第一次歐洲大戰，德奧同盟動員二千四百萬，英法俄聯軍動員三千七百萬。飛機坦克火炮開始出現於戰場。

兵員數量的增加與新式武器的使用，軍需工業的動員就成為必不可缺的事。益以封鎖與反封鎖，爭奪與保衛化了，又就出現經濟戰，並且出現思想戰。第一次大戰可謂國家總動員時代的戰爭。

現在是總力戰時代，要有高度的國防國家。這雖更複雜了，但戰爭的手段，也不外武力戰。

經濟戰、與思想戰，二者互相作用，緊密為一而不可分開。以今日這樣複雜的戰爭態勢，克勞塞維慈所說的政戰兩略一致，更加重要了。第一次大戰各國只準備武力，而未嘗準備經濟與思想，現在戰爭差不多三種準備都已在戰前全被注意了，各國都呈露了總力戰的面目，都把所有力量集中於戰爭的勝利一點。

四、達到戰爭的目的及所用的手段

從概念上說，戰爭的目的是打倒敵人，敵人的抵抗力被削弱了，戰爭的目的即便達到。抵抗的力量要素，普通區分之為三，即戰鬥力、領土、及敵的意志。

戰鬥力必須攻滅，要使敵人陷於不能繼續鬥爭的狀態。領土必須佔領，因為領土能够產生新的戰爭力。但即使這兩個要素被消滅了，若敵人的意志不屈服，其政府及其同盟國不願媾和，其國民不願投降，戰爭即不可謂之結束。因為：縱令佔領了敵人的全部領土，難保領土內部不捲土重來發生抵抗。或者獲得同盟國的援助，也可能捲土重來。這三個要素之中，因為戰鬥力乃防衛領土所必要之物，須先毀其戰鬥力，而後能佔領其領土，佔領其領土，而後能壓迫敵人的意志屈服與就範。

毀滅敵人的戰鬥力，通常是漸次的，領土的佔領也是漸次的，此時領土與戰鬥力互相影響，喪失土地就是減少戰鬥力。但或時也有例外，譬如在敵人未疲弱的時候，已將兵力撤退後方，或遁往國外，則領土雖然淪亡，而戰鬥力依然存在。

假使戰爭的動機要求不高，作戰不很堅強，和平的條件也未必非完全消滅敵的抵抗力不可。因為媾和的動機也可以產生於：一方認爲勝算殊少，另一方不欲爲勝利支付過大的犧牲。這樣子，就不必戰到澈底的打倒敵人，在敵人不利的時候，就可以投降了。這也是戰爭不能以嚴密的數學計算，而爲當然性的一點。

然則如何可使敵人陷於不利，而知其將投降呢？第一，當然還是破壞敵的戰鬥力，及佔領其領土。這並不是以壓倒之勢殲滅敵人，倘使敵陷入不利。第二，考慮使敵增大犧牲的手段，即擴大其力的支出，而消耗之。此方以連續不斷的小進攻，圍疲敵的鬥志，及損失敵的物資，也是使敵屈服的一種手段。菲特烈大王深知沒有一舉就打倒奧大利帝國的力量，他把力量節約的使用到七年之久，坐耗奧大利與其盟國的糾葛衝突，卒至迫使敵人締約歸和，達到戰爭的目的。此外，尚有特殊的手段，可以不破壞敵的戰鬥力，而影響於戰爭的勝敗，即在政治上運用權謀術數，離間敵的同盟，並結合自己的與國，使外交有利於我。這方法比直接摧毀敵的戰鬥力，收效更宏。

有人把作戰的目標區別為戰鬥力與領土，消滅戰鬥力叫殲滅戰，佔領領土叫消耗戰。拿破崙元帥潛心研究殲滅戰，並已達到最高峯。

剝奪敵的抵抗力而打倒之的三種方法，克勞塞維慈這種觀察，完全站在武力戰的立場。現代戰爭，還應該考慮經濟戰，思想戰。武力與政治經濟思想等，都要集中於一點，為着戰勝。在現實世界，完全殲滅敵人是困難的，勝利必須依仗持久堅忍。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當德軍攻勢猛烈，聯軍形勢危及的時候，聯軍總司令福煦就說：「戰爭不怕失土，不怕後退，在你認為失敗之時，纔真正失敗」。

克勞塞維慈所說的特殊手段，那種詠譽現在已成常兵。在戰爭變成長期戰之時，外交尤其活躍。這裏，預防間諜是必要的。

五、決戰的價值

破壞敵的戰鬥力雖說僅是戰爭諸目的之一，然這個目的是所有軍事行動的基礎，是最後的支

點。如以決戰殲滅敵的戰鬥力，一舉便可成功，但同時決戰須甘冒危險與忍受犧牲。萬一敗北，則將反遭敵一乘。決戰以外的其他手段，成功小，犧牲與危險亦小。故決戰對是毀滅的戰鬥力，在戰爭中居最高地位。以冒險流血解決戰局，實乃戰爭的嫡生子。在戰爭的動機驅使，戰力的緊張程度下頭之時，深思遠以內將帥，必用心於利用敵之特殊弱點，在戰場與帷幕之內，力求避免流血決戰，而可以達到和平的道路。倘其追尋理由充分，並有得到良好結果的希望，我們就沒有非難將帥的權利。不過，這是將帥的左道，一個將帥應該時刻不忘決戰，警戒並準備迎接決戰。

在拿破崙以前，即在補兵時代，戰爭是迴避決戰，採取藏匿主義的。在那個時代的智謀將軍，一遇到拿破崙以國民皆兵的地區的決戰主義，輒躊躇不決，以弱兵屈與委蛇，而其結果卻多陷於遭受各國擊破的悲慘，克勞塞維茲所謂「懲懶軍神的責罰」，以決戰為戰爭的嫡生子，一部拿破崙的戰爭史，最足以為這個真理證明與辯護。故不論利用何種情勢或手段去迎屈敵人，既然戰爭，就必須冒然忘準備決戰。

六、戰略上的第二原則

戰略上的第一原則，乃在戰局決定的瞬間，儘量把多數的軍隊，集中到戰場。因若除去軍隊的武器，組織及各種技術不論，即假定兩軍的精粗相相仲，決定戰鬥結果的要素，乃兵數的優勢。拿破崙大王在羅森（Rosen）之後，以三萬兵破奧大利八萬大軍，在羅斯巴哈（Rossbach）以二萬五千破聯合軍五萬，在近世史上，勝二倍乃至三倍以上的敵兵，其例不過如此。拿破崙在萊比錫以十六萬當二十八萬就失敗了。由此觀之，擁有絕對多數的兵力，而巧妙運用之，實為決戰重要的條件。這好象是一個平凡的理由，然在十八世紀這理由却被兵家所輕視，當時的戰史不記載兵數，有人且持一種可笑的思想，以為兵數超越一定的標準，便屬於過剩的戰鬥力，而

有害無益。當然，在絕對優勢的兵力不可得之時，當求其次，保持相對的優勢。所謂相對的優勢，好像時間與空間的測定最重要。其實也不然，菲特烈大王與拿破崙，恆以一軍擊破數軍之敵，不過以其正確的料敵，不惑於眼前的現象，勇敢而果斷而已。

由戰略上言，應把主力用在主導的決戰戰場，此乃用兵之第一鐵則。在同一戰場內，由戰術上說，兵力該指向敵人的弱點，弱點乃敵人致命之點。配備兵力最易患的毛病是平均，即沒有形成一個重點，把主兵力集中到一點是必要的。

兵力要集中在那裏呢？拿破崙說：「面向砲聲前進！」即集中在敵人的前面。史蒂芬修正了拿破崙的話，說：「向砲聲的背後前進！」就是集中兵力到敵人的背後去，實施包圍的殲滅戰。菲特烈的戰法是猛衝敵人的側面及背後，一舉而求決戰。拿破崙的決戰分做兩階段，第一階段先擾亂敵人，破壞敵人，第二階段纔以主力攻擊敵的弱點，而求決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所用的戰畧，把主力集中西線，猛撲法蘭西，即求一舉而決定戰局。法國所用的戰畧反是，首先判處發動小攻擊，把德國的預備役吸收到前線，然後實行決戰。這是一段決戰的方法。一舉決戰是理想主義，二段決戰是現實主義，各有短長，好壞很難說。克勞塞維茲的意見則以為：「無論加何，要把優勢兵力保存到最後，這是非常必要的。」

七、奇襲

奇襲是獲得優勢的手段。尤其在要佔居相對優勢的時候，應該奇襲。奇襲的效果，不但可補數的劣勢，在精神上也有獨立的功績，譬如一度奇襲大成功，敵軍突起混亂，足以塞其膽，挫折其士氣。此事對於擴大戰鬥的勝利與有力量，在戰史上的例子不勝枚舉。

奇襲的成功或失敗，多數決定於軍隊，將帥，及政府的性質。但有兩個要件：第一要保守秘密，第二要行動迅速果敢。當然這兩個要件仍以政府及將帥的意志堅強，與軍隊的紀律嚴明，為

其前提。若政府軟弱及軍紀頹唐，奇襲的成功是沒有把握的。

奇襲用於戰術的範圍，在戰術上奇襲的性質，時間與空間的範圍比較小，在戰略上應用奇襲，也多屬於戰術的領域。至靠近政治領域，應用奇襲就困難了。

普通一爭的準備，總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時間的動作，要瞞騙敵人不令其偵知，實在很難，但若以一二日的功夫，就可以收拾戰局，則應用奇襲的可能性頗大。實際上，往往要僅先敵一日，就已佔領了敵人的據地，道路及重要據點。

如無易佛龍公的條件，奇襲八月內不能達到。比方拿破崙大王於一七六〇年七月向奧軍奇襲就沒有奏功，一八一三年拿破崙屢度由德累斯頓（Dresden）奇襲普將布留欣（Blücher）軍，兩度失敗。不但浪費時間與力量，徒勞無功，且因奇襲而致陷於危險的境地。奇襲的成功，不但指你軍的易收與集結，還要配合其他的條件，要準備周詳，要以旺盛的士氣鎮倒敵人的士氣。

克勞塞維茲所認的要旨，即自古兵家所奉行的「出其無意，攻其無備」一訣。在日本的戰史上，關原戰與長崎之奇戰，勝越之戰等，奇襲之功尤多。十二月八日攻擊珍珠港也是奇襲，日本紙第一回標題就是「軍事奇襲成功」。現代戰的一切兵器皆講求速化，特別因為軍械的發達，空間縮小了，時間也縮短了，戰鬥的勝敗，不但決定於一日或一時之差，若空戰一分一秒之差，勝負殊重大。在這樣的狀況下，奇襲的可能性增大了。克勞塞維茲所說實地奇襲要在較小的時間計算。這話很有道理。

八、精神上的各種力量

精神上的力量有三種：將帥的天才，軍隊的武德，及國民精神。戰爭的豪邁氣，由四部分構成：

成，即危險、肉體的辛勞、不確實性、及偶然。在此氛圍中生活，而欲作確實與有效的行動，非其智、情、意特別強有力不可。第一，戰爭是推測的世界。作戰基礎的一切事物，四分之三在五里霧中，不能明白，須賴敵說的轉送，加以判斷與抉擇。第二，戰爭是偶然的世界，在人類活動任何領域，沒有再比戰爭更偶然的了。偶然即事態的進展，往往與預期相反。預期與現實，既不同，又就要一貫計量。這樣不斷的在偶然又偶然之上，要以不完全的資料，應付繁變，並有堅強的意志不可。第三，照上所說，從事戰爭的人，要在不可預料的新事實中，毅然決然地擴張戰鬥，即在蒼茫黑暗的時期，也要保持一道光明，依傍微茫的光明，向前行進。這就需要大男的情。

將帥必須具備的心力，為統一力與判斷力發展而成的一種可貴的洞察力。

堅忍的原則雖簡單，施行之則不容易。當戰爭爆發，根據政治的形勢，決定戰爭的性質及內容，不無有出人意料的方針，但要把握這方針，始終不變，不受其他因素的誘惑，敢斷然，而更初衷，則其人非無堅強的性格，非凡的聰明，及正確的思想不可。瞻觀古今的英雄豪傑，或優於智慮，或富於精力，或異其意志，很少兼具智情意之長，三種優點集於一身的人物。然必須有這類人物來統帥三軍，纔能超出凡人的水準，而成大功。

軍隊之為物，要在擊毀一切的炮火之下，不失平常的心情，不為恐怖所嚇伏，面臨危險而進一步的美克股危險。在戰勝之時，精神旺盛不要緊，若逢失敗之時，仍要服從指揮，對長官尊敬和賴，這就不但應該鍛鍊肉體的力量，還應該使軍隊滲透武德，遵守紀律，愛好名譽及忠於任務。

武德包括勇敢、智力、堅忍及服務，是戰爭最重要的精神力之一。此精神的源泉，一來自連戰皆捷的傳統，二來自艱難痛苦的鍛鍊。將帥對士兵，應反復要求其忍受艱苦，以艱苦來鍛鍊自己的力量。

只有在勝利的日光照耀下，在不斷活動與難苦的土壤裏，這種精神——武德，纔能萌芽，且茂盛。等到這種精神——武德，成爲參天大樹的時候，就非任何失敗的颶風所能吹倒了。克勞塞維慈處處強調精神力量爲戰爭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並對於以前的兵書不討論精神，深表遺憾。這種見解可以奉爲戰場的圭臬，尤以思想戰失銳化的今日，各種精神力量，實都需要加以昂揚。

克勞塞維慈之後，普奧與普法戰爭，爲短期戰，他的戰爭論，未能盡符合。但到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性質又轉爲長期戰了。現在戰爭使用多量的快速武器，戰爭的規模是世界的，克氏的理論，自然有許多地方不能說明。但其著作去今已經百餘年，我們不應該過事苛求。就純理論說，這本書實在達到戰爭理論的最高峯。又克勞塞維慈夫人，把他遺稿整理列布，且爲之序，其功績當與此書共垂不朽。

一九四三年春譯於重慶

克勞塞維茲軍事天才論闡微

蕭天石

一、天才何物乎？

天才兩字，彷彿是含有極大的神秘性的。

人們對於一切偉大功業的成功者，因為不能夠密地去考驗他成功的各種的原因和條件，便很擅長地加以「天才」之美名，於是天才兩字便成為成功者一切的原因和條件的總名詞，使歷史上英雄豪傑都變作了傳奇上妖精鬼怪。

其實「天才」是不是這般神秘的呢？

當張子房第一次遇見漢高祖的時候，把他授自己上老人的兵法講給漢高祖聽，漢高祖聽一句就叫聲一句，於是，張子房不禁讚嘆嘆曰：「是殆天授非人力也！」當時二十多歲的張子房，無疑地是把漢高祖認為一個天才家的了！但是漢高祖是不是除人事以外還有其天子呢？漢高祖後來却自己加以解釋，他說：「吾起深不如夫良，用兵不如韓信，治簡不如蕭何。如果唯強要人我能力，如張良，然相處在於我能够使用能比我更為高強的人才」。而他那選用人才的能幹，已經諸葛亮給他道破，也只是平平的兩句話，即所謂「用人不疑之，疑將不亂之」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馬其頓的亞歷山大(Alexander)以一顆二十幾歲的青年，帶領五萬不列的兵馬居然遠征在數千之內，擊敗了城兵萬千的波斯王國，統一了當時西部地中海Mediterranean的整個的疆土，無論就其武識，就其膽略，就政治的見解和哲學的頭腦講，這位青年都有其過人一等的地方。像這樣的人物，總應該稱之為「天才」吧？然而一經歷史家普羅培羅Proper先生給他道破了，亦

只是半生的幾句話，即是「他生長於古代文化的名都，接受了古代文化的恩賜，他父親誠然比第二位位熱衷於钻研羅土的野心家，他老師亞基斯多德又是一位醉心於斯巴達精神的哲學家」。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固然孔門會承認人類中有「生而知之者」和「安而行之者」的存在，但是他同時却又承認「人一難之已百之，人十能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必明，雖弱必強」，到底于更明確地下以斷語，認為「人皆可以爲堯舜」，可見天才一物，也許真有。但是以人力而登天才之城，亦非不能！

天才何物乎？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2. 克勞塞維茨軍事天才之涵義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中的「軍事天才論」之所以值得研究者，便是因為克氏的見解和孔門的學說有不謀而同的地方，他一樣也承認人人皆可以封龍騰山大，為聖轉惡，為完破缺，而且他還更進一步的，把「天才」這怪物拉進了科學和哲學解釋室，把它一片一片的剝開了，又把它一片一片的撞攏來，他發現了天才的秘密，又把這秘密公諸於天下有志於愛惜事業的人們。

克勞塞維茨是普魯士一位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在哲學上，他又是世界上一位著名的「博智主義者」，他以為子貢的範圍不過是智識的範圍，一切玄秘的事物，都不難以思維的方法去深知他的究竟，一切艱難的功業亦都不難以智識的力量去弄得他的原理，因而他確認「天才」決不是海上靠山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他研究而又研究，探索而又探索，我們不能不計算克勞塞維茨在這一學問上費去的心思和腦力爲幾時，但是且知道所謂「天才」一也者，他的確是抽發到它的究竟又尋得了它的原理。

克勞塞維茨以爲「天才」一物本無體牠的內容在軍事上實業和修養上一定方法，在軍事天才論中他確定天才的具體標準。

第一他說：「力具有能適應行將來事業之適應素質的精神力量就名之爲天才」。第二他說：「一切異常的事業，欲以相當熟練實行之時，必需要「知」與「精」之異常的素質，這種素質特別出類拔萃，而能得到非常功業時，那麼有這種質素的人，便可給予「天才」之名」。這解說了上項所謂萬能素質便是「知」與「精」的素質。

第三他說：「所謂軍事上之天才，是精力之調和的合歸體」，這又解了「知」與「精」之所以能成爲「天才」者是在乎「知情之調和與協同」。

綜觀上述三項定義，可見所謂「軍事上的天才」僅只是簡單的一句話，即是「知與精的調和及協同的發揮」。人們要是理解了這一句話那麼他便理解了天才的全體，同樣人們要是做到了這一句話，他便做到了天才的實際。但是事情往往是不会這樣簡單的，克勞塞維慈對造物之神那裏取來的這把「天才之鑰」，他雖然很坦白的公之於世，但是礙於這把「天才之鑰」的如何使用他却著錄着現的保留了若干「謬誤」的成分，這即要全靠讀者們自己去謙思冥想，姑且以求，據說真來讀兵法的人物，都有這種「吝嗇」，當年黃石公授給張良的兵法，最初便是一卷半綿模糊，語意隱晦的人書，而克勞塞維慈自承他的哲學論亦復難再贅明「依此打仗者必敗」，意思便是說：「他的兵法並不存在於白紙墨字上而，而是存於讀者心領神會的中間」。所以我們讀過克氏的名文，還得要去探尋克氏的奧義，下面作者誠把克氏的「天才界說加以「白紙墨字」以外的解釋」。

3. 論軍事天才之智

我們要知道「智」是什麼？這一個看來似乎很平凡的詮討，他却較爲克勞塞維慈在部譏爭哲學的一個總的要素和核心，根據「白紙墨字」以外的原則，作者在沒有解釋「軍事之智」和「軍人之智」的分別以前，這裏先提出兩點不屬於本解却又有助於本解的額外的資料，這作者總以爲是理解克勞塞維慈所必不可少的智慧。

第一、中國和西洋對於「智」字的理念不同。中國儒家的哲學是以仁用智，夫家的哲學是以智行仁，此外如道禪墨俠兵各家，亦莫不以仁字為其一切行為的核心，所以中國哲學的全部脈流之中，實以仁愛一念為其總體，而所謂仁也者，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便是他的全部內容。故又曰「仁為諸德之總稱」。這種以仁愛為核心的哲學，實際上便成為中國「王道思想」的本源。故至於西洋哲學便和我們的不同。西洋有體系的哲學，產生於相距現在兩千年前以前的人神相爭時代，（這個時代是西洋所獨有的因為西洋政治上有「教權」一名制，而中國則無）。其時哲學家為要打倒教權的迷信主義，於是便產生了人文的「唯智主義」。蘇格拉底竟至提出「智識即道德」的名詞來對抗「神即道德」的教義，所以彼時所產生的哲學 PHILOSOPHY 一字其本義即為「受智」，西洋這種「智」與「迷」的鬥爭，在短短兩千年的歷史中竟闖了一千四五百年的時間，所以西洋哲學自來就把「智」列為一切道德中最高的道德，中國人為仁愛而求知，故產生極完備的倫理思想。西洋人為求知而求知，故產生極完備的「論理方法」。像唯物論，試證法之類，便見西洋人為求知而求知的產物，他只能增加人的智慧，却無法提高人的道德，而且相反的近代許多進步國家的更復行爲，即由此而來，這是我們對於西洋式的「智」之理念應有的認識之一。

第二、克勞塞維慈哲學是起源於西洋的正統哲學而來的，他的「智」之理念應為如何，我們當然不能按照上述資料而加以判斷，但是「道無古今，理無中外」，西洋哲學家中亦不乏明本知終始而從事道德本質的追求的人物，像克勞塞維慈，便是這類哲學家中的一個，他的學說竟有許多是中國哲學相互發明的，這又是我們研究克勞塞維慈的「智」之理念應有的認識之一。

「白紙黑字以外」的資料交代了，這裏解釋「智」的本身。

智，即是智慧和智識，有人說：「智慧是基於先天的資稟而來的，智識是由於後天的學習而得的，例如中庸所說的『生而知之者』是說，『學而知之者』是智識，這種說法，固然也有其在生理學上和教育學上的實驗的價值。但是為要正確地瞭解智字的本義，作者却不惜重一下大英社

會百科大辭典的「智」字項下的注疏，因為用西洋人的字典來解釋漢人的字義，是比較更能解釋助理解的，該注疏說：

「個人的智識是基於個人的本能、經驗、學問、習慣，四者的相互影響和逐漸積累，而後始能形成的。它構成個人一切的思想、判斷、和反省，又使這些思想判斷和反省，通過習慣的力量，而演成個人的日常的行動，及通過意志的力量，而演成個人的特殊的行動。」

這便是英國學院派對於「智」字的解釋，在這個解釋裏面，他第一說明了「本能是智識的諸要素之一」，彷彿也同意「生知安行」的存在，但是却不承認單靠「生知安行」的存在便可以成為智識；第二，他說明了智識是人類日常行動和特殊行動（例如專心的行動，奇才的行動道德的行動等）的一個總的力量，但由這一總的力量，以至於形成行動都必須通過個人的習慣、和意志，換言之，如果不是這樣，那樣個人縱有行動也決然不能稱之為智識的行動。

在這裏「智質」和「智識」兩字作者還想給下一個注疏的注疏：

1. 所謂智質，係就物質生活而言，例如衣食住行，本來都是智識的行動，但以習慣成自然故，遂不覺。

2. 所謂意志就精神生活而言，飢不食百陽麻，渴不飲盜泉水，這便是意志；殺身以成仁，捨生以取義，這也是意志。意志常是違反物質的生活而追求精神的生活的，或超過物質的境界而發達精神的境界的，故其行動為特殊行動或高明行動，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便是因為有此種行動的緣故。

上述為卓克之智的解釋，下面再論軍人之智：

為要解釋軍人之智，作者依舊借東大英社會百科大辭典彌「智」的注疏而改變其形式，並放大其內容：即是：「軍人的『智』是基於軍人的本能、經驗、學問、習慣，四者的相互影響和逐漸積累，而後始能形成的。他構成軍人一切的思想、判斷、和反省，又使這些思

想判斷和反省通過習慣的力量，而演成軍人的日常的行動，通過意志的力量，而演成軍人的特殊行動」。

作者以為如果英國隨與法，對於尋常之「智」的解釋沒有錯誤的話，那麼作者對於這個軍人之「智」的解釋，也可以保證沒有錯誤，這兒為要使讀者諸君更能明瞭起見，並把上面的解釋加以放大。

一、何謂軍人的本能？本能有二種：曰天賦的本能，曰人爲的本能，前者如血清是人體與病菌戰鬥的本能，皮膚是人身與空氣接觸的本能，手足的活動是人身運用戰鬥工具及槍械戰鬥行爲的本能。頭腦是人身謀劃戰鬥術策去，配戰鬥活動的本能，總之，戰爭在宇宙原理中爲其微妙的與永久的有在。故一切生物，都無生具兵有戰鬥的或軍事的本能，惟本能進步甚遲，故其程度稍輕耳。這乃是先天之本能而言。此外由於生活方式的「純化」及「積久」的原因，亦可以由習慣而成自然，遺氣所謂後天的本能，像學問之人於化境，藝術之登於神品，便是後天的本能。德國孫興發佐將軍，自襁褓中即飲軍事性的乳汁，及長自小學以至大學都單純受得軍事教育，故其起居食息都有一定的時間和姿勢，若不期然而然而尤其是在睡眠的姿勢和起床的時間上，更是「人於化境」「登於神品」，這便是軍人的後天的本能之一例。

二、何謂軍人的經驗？經驗有兩種方式，一是回憶，反省，並整理自己過去的思想和行事而得其結論，另一則是觀察比較並批判他人正準的思想和行事而得其結論，真正完善的經驗，應是同時兼用這兩種方式而來的。軍人如果特別重視與軍事有關的人我思想行動的結論，那便可以造成豎宮的「軍人的經驗」。

三、何謂軍人的學問？這問題來似乎的單純複雜，宇宙的範圍，既是智識的範圍，則事業的範圍，便是學問的範圍，這學問兩字，是很難予以定義的，但如果勉強要給它立一個綱領，那麼軍事精神的養成，軍事智慧的充實，軍事行動的求進，都是軍人的學問中所應特別努力

的牢牢大者。但僅是這樣的綱領，是不够的。下面作者引素書的幾段話雖然是分析軍人本質，而實際上却也規定了軍人應有的學問。素書云：「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榮，才足以鑒古，明古以照下，此人之後也。行足以爲智者，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嫌而不苟免，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四、何謂軍人的習慣？「習慣」兩字，是人類用自己的力量來「換天工之未逮，補造化之不足」的一種方式。上文會說過習慣可以造成後天的本能，以闡明習慣功用之偉大，這裏再特別的加以補充的解釋，原來軍事教育的最大要求便是「養成習慣」一句話，斯巴達的兒童，從七歲起便要離開家庭，一面日該生活，一面接受軍訓，吃的是每飯不飽的粗糧，穿的是當年一襲的敝衣，睡的是刺肉作痛的薦葉，而做的却是辛苦萬狀的勞工，他們夜間永遠不准點燈，錢袋永遠不准有錢，而且口裏永遠不准說苦。凡此種種，李可格先生的說明便是「要把戰鬥的教育注進國民的血液裏去，使之養成習慣，化為天性」。而實際，斯巴達人民「我們的胸膛便是城牆」的精神，却曾經使極少數的公民，竟能夠無敵於當時，而振耀於千古。只這一個例子，便說明了習慣的功用是如何的偉大。所以，委座對於官兵常當提示的「確實」「迅速」「隱蔽」「秘密」諸點，主要的便是因為這些都是軍人最要的品性，祇有使之習慣於平時，然後才能够使之遵守於臨事的緣故。有了上述兩者，軍人的智慧，便告完成，便是要使智慧成為實用的東西，還得要重視前列界義的最後兩句話即「通過習慣」和「通過意志」。

五、何謂通過習慣？習慣的另一個微妙的作用，便是因為它能够使個人後天的修養成為先天的性情，而導引之使達於天才的路線。個人肚子要餓了要吃飯，於是拿碗盛飯，用筷夾菜，咀嚼，一概得心應手，絲毫不覺困難，這便是因為習慣已成天性的緣故。假使軍人在兵場難堪之

場軍事旁午之際，遇到任何危急情況之來，却仍能够從容舒裕，由分析、判斷、決心、命令，以至於實施，都一如吃飯的順序，而絲毫不覺困難。這表現於外便是克勞塞維茲所講的「智慧」與「決斷」……等，亦便是天才，而一究其修養於內的原力，則祇有簡單一句話，即所謂「習慣」而已。家常便飯之外，蓋無所謂特殊的超人的天才之存在也。

大、何謂通過意志？一切行動的實施，其行動的功體愈高則其所遇障礙亦愈大。軍事上可能遭遇的障礙，依實務家雜誌的分析凡有四端，所謂：「危險」、「肉體的辛勞」、「不確實性」、「偶然」。是，要之，軍事學程屬於外來者，便是「前途危險之憧憬」與「目前困難之橫陳」。這兩者，尚有「智力」可以解決其一部。至於一切障礙中最大之障礙，則莫如「自己心理之恐懼」與「所持意志不堅」，胡休鶚先生有言：「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便是針對這內在的障礙而言，可見高倫之軍事成就，必基於非常之困難克服，而非常之困難克服，又必基於極度的意志堅定，爭取機會雖難在前面，而功業終無法完成，所以自來論統帥者均必以「堅定」「勇敢」為其性質上之要素。

上文已把大英社會百科大辭典「智」字的注疏放大了，這裏還得要加以縮小即是：「注意於軍事的本能、經驗、學問、習慣的修養，可以養成軍人之「智」，而注意於習慣的修養與意志的堅定，便可以使軍人之「智」成為軍人之「才」。至於習慣如何修養？意志如何堅定？則尚有待於下述三個要素之養成和一何秘決之鉤會。

4. 論軍事天才之精

兼之於內者謂之性，現之於外者謂之情，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慾、七種，發之中節者謂之率性，行之達仁者謂之近道，還是中國哲學上論情之概念。他是從天理之固然，以說到人事之當然，以證明道之無處而不在，而教人行之無往而不宜的。西洋哲學自特漢克利多（Dob

ochtes) 以至克虜伯新奇殺人工真的出現，一直都停留在物格而後知至的「支離苦惱」之境，我們自然也用不着拿中國之「情」來附合西洋之「情」。

但是克勞塞維慈在他的軍事天才論上提出情之一語而加以多數文字的解釋，這不能不說是西洋哲學上一種新奇的發現。克勞塞維慈知道智識的修養容易，而意志的修養困難。意志修養之難，不難於自輕其生命，而難於順發其情感；不難於洞達乎事理，而難於遇得乎天機。然後才能夠談得上意志，說出到底定，否則縱有習慣之力，但臨到生死之利害，成敗之頃刻，也往往會臨時失措，而功敗垂成的。

所謂感情，克勞塞維慈常常使之包括智識、勇氣、心力等精神上之要素，確可舉一字而軍人之武德即無不備，古今之將軍即無不包。他幾乎掌握到一切學問中最詩的學問而甚至於要在普魯士的字典中造出一個與中國「情」字有相同的意義的名詞來。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類之至性曰愛，愛是基於天地之大德而來的，情又是基於人類之至性而來的，所以那作為情之實質的，便是一種天性的愛。吟風弄月是詩人之情，是由於對風月之愛而生的；拔劍挺身，是烈士之情，是由於對名譽之愛而生的；殉國死難，是忠臣烈士之情，是由於對國家之愛而生的；守貞盡節，是貞婦賢夫之情，是由於對品德之愛而生的；推而廣之，博搜叢覽，研精究微，是學子專家之情，是由於對學術之愛而生的；勞心焦思，深謀遠慮，是智客策士之情，是由於對事業之愛而生的。要之，高尚的變異的行爲與成就，都必然要以愛為其動機，以情為其主力。愛無篤厚情無專，情愈專則意愈深，意愈深則志愈堅，而行愈勇。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這便是「情專意深」的說明。戰史家說拿破崙所在的戰場，便勝於增加了十萬大軍，這便是因為在拿破崙的精神之界宇裏，亦潛伏有「情深意專」的異質，故能表現而為「志堅行篤」的殊勳。

情是宇宙間一種微妙的的奇力，有了他可以使匹夫匹婦做出希聖希賢的美事，可以使凡夫俗

子做出大智大慧的感行。它乃是一切功業的一個最高指導的力量，把握到這個最高指導的力量，再加之以學問，往之以習慣，助之以意志，然後能算「求仁則得仁，求義則得義」。所謂：「情之所鍾，無違弗制。窮由遼遠不能限，意之所繫，無堅不入。銳甲堅兵不能禦」。便是說明這一情一之偉力的兩句口諺。所以克勞塞維慈把「情」字列為軍事天才的要素，的確可以說是「道吉今能養之秘」，是值得我們特別加以贊揚的。

克勞塞維慈以為「情之熱烈的表現便是勇」，「勇」者能使人於戰爭的各種障礙之中，算到一線光明而又不失掉一線光明。

克勞塞維慈以為勇的動態的表現便是「決斷」，決斷者，使人的智勇能向着單獨的或個別的方向發展，而表示其速決的能力，其主要則在乎能照顧大局的利害，而又判定某事的緩急，這我們可以稱之為「感情之專一的表現」。

克勞塞維慈以為勇的靜態的表現便是一沉着，沉着者使人隨時隨地遇無數之問題，即能作無數之解答，遇無數之危險，即能有無數之方策，而絲毫不現錯亂亦絲毫不覺困難。這乃是一臨境生情一的結果，我們可以稱之為「感情之冷靜的表現」。

克勞塞維慈以為情之一時的強烈性的表現便是「頑強」，情之持久的強烈性的表現便是堅忍。由於前者，可以抗拒災來的危難，由於後者可以天下之至不變應天下之至變。這我們可以稱之為「感情之深刻的表现」。

要之，情之一字，更包括勇、決斷、沉着、頑強、堅忍、感情之均衡、性格之確定，諸無數精神的美德，具此美德，然後習慣方能不期然而成，意志方能不期然而定，是故軍人欲養成其事

業之天才，除智誠之修養外，更必須求得以下之答案。即如何寄自己之愛情於國家民族？如何寄自己之愛情於名譽品德？如何使自己的感情深刻？如何使自己的感情穩定？如何使自己的感情豐富？如何使自己的感情冷靜？如何使自己的感情強烈？如何使自己的感情豐富？如何使自己的感情冷靜？如何使自己的感情深刻？如何使自己的感情穩定？解答了這些，即使解答了「天才」，做到了這些，再予以適宜機會，則其人之必成爲異常事業之擁有者，殆又毫無疑。

「情基於愛，情專於愛，而後一行一始能一勇」，這乃是克勞塞維慈欲語而未語的「內種二字」以外的結論。

5. 論情與智之協調

單純之「智」與單純之「情」在統帥的或範疇的意義上必相資以爲用，相得而益彰，這是一「精益求精，好了再好」的意思，克勞塞維慈有一句最難解的話，我稱之爲秘訣，即是：「介其智力以入於意識界，而後乃由其智力以決定其意志」。這句話，是使「情感智識化」。又使「智識情感化」的。換言之，便是使感情與智識協同而成為「整體之物」的。但是，這句話却很難解，其難解係在「意識界」三字，這裏作者得要給他列出一個定義來。

一所謂意識，Intuition是西洋哲學裏面一個特有的名詞，中國字典中找不出任何一個名詞能具有一所說「意識」字之涵義的。但是這個字却很可愛，作者主張中國的字典裏應該加入。中國哲學論道德之行為「須合天理」，西洋哲學論道德之行為「須合生活」，由「天理」以備視道德，謂之「明道」。西洋人由「生活」以進視道德，便謂之「意識」，故所謂意識也者質言之即是有「深意」的去認「識」某些道德行為與現實生活之利害關係而確定其爲生活形態是也」（生活形態即衣食住行之類。道德既經確認便當使之成爲衣食住行）。

解釋了意識界一語，則克勞塞維慈的秘訣便可以引伸之如下：「智識該修養那些？情感該修養那些？該怎樣？該怎樣？你得要用你的智力去加思索，看看愛人是不是對於愛己？教國是不是

等自救？真是眞非的分別在那裏？真利眞害的要處在那裏？要是決定了，那麼愛人以自愛，敵國以自救，捨非以從是避利而趨義便成爲你生活上的義務，義務是不可解卸的，綠是，你便得運用你的智力以決定你的意志。」

秘訣一經道破，便很平常，但是宇宙之所以能久能大者，正是因爲宇宙之中有「常道」。一切奇才怪作，都無非是能守常道用常理而成就的。

6. 結 論

一句話，軍事天才家之成就，僅在於「智情的協調」。這話本是克勞塞維慈說過的，但可指一般追求英雄事業的人們，却道在近而求之遠了。竟輕易地把他忽異了。我們應該自動，將後天的本能學問經驗及軍事上生活上之一切美德，修養之而使成爲習慣，成功而自然，則便爲一殺人所自爲天才了。我們所謂軍人之武德的「智信仁勇敢」，所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所謂「禮義廉恥」。諸須於日常生活修習之使成爲習慣，則行之自然而然而不勉強，自能「從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比較及其批評

彭鐵雲

我是一個初學兵學的人，實在不敢冒昧來寫這篇文章。不過我除研究典籍外，特別對孫子與克勞塞維茨的兵學有很浓厚的興趣，所以不顧淺陋，寫點意見，作為我研究兵學的一個期考，特請鑒好「世界兵學」的讀者們參指教！

我打算不做其他的比較與批判，祇比較孫克兩氏兵學思想的異同的地方，因他兩兵學的根本思想，有人以為是各異其趣的，也有人說是「他兩的思想沒有多大出入」，現在我試來給它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其異同了。

孫子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為用兵之最高原則。東氏則主張：「直接摧滅敵人之殲滅主義為用兵之最高原則。看：

孫子說：「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這些用兵之最高理想的爭勝觀念，是仁者用兵之着眼點。孫子在兵凶戰危之中，極量運用他的智謀，為減少兵凶戰危的威分，或使平定化為平定，力避生靈塗炭之害，也是我國仁義之鄉的美德傳統。又說：「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殺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此數語，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費一朝的時間而毀人之國，為用兵之最高理想。以兵不頓而利可全，為「全爭於天下」之法則。這是以敵之戰舉行爲來代替動搖之戰舉行爲。由此可見孫子用兵，以「仁」與「智」為前提，以勇為

後盾。亦是先禮，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而後兵。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死察太深。

克氏則極力反對「不研而厭人之兵爲善之善者也」之靜態戰爭行爲。他說：「主張常爲人性自然感情所牽制，發生不用會戰的蕪古觀念……他們有一種幻想，以爲遷延時間的行動動作……別用其他手段來達成這個目的……一般談兵的人，因此竭力造作一種曲解戰爭問題的妄說，他以為戰爭不必流血過多，即可達到目的，視大會戰爲過失，以力避會戰爲當然。他們雖說謹慎的主將不可輕犯指過失。我初遇見·風靡一時，流毒不淺。……但卻從今以後類此的謬見不再復生，高明的人，也堪稱力攻擊這種危險的學說」。又再申述說：「戰爭是殘酷的，戰爭本是流血之事，除非戰爭永絕於世，吾則應以極端之勇氣來實行戰爭，如以慈懷爲本或少戰爭之慘酷，則我執慈者，敵人決不懲焉，豈不自取滅亡乎？」克氏一方面極力反對「不戰而屈人之兵」之見解，一方面則仍批評孫子這句話認爲是一種危險的學說。但戰爭殘酷的，東氏在其著作中，却沒有標及孫子的痕跡。克氏又說：「法國革命以前之時代，因爲認識錯誤，以爲越不殲滅敵兵，軍事學愈加高微」。又說：「戰勝也好，攻術也好，都以戰鬥來殲滅敵人，征服敵人，以堵戰爭之目的」。他還原地在各篇中反覆申述戰爭之不貴在「滅敵」。

由此可見孫克兩氏思想的異同了。

至此我們要討論一下，也許有人要批評我，前後是不能比較的，因前者是孫子的謀攻篇，後者是克氏的會戰篇。不錯，我也有多少感覺。因爲孫子的文字簡練而嚴謹，研究孫子實不容易。祇看曹註的孫子十家註唱！十家中各有對孫子的原意或用意之理解不同。倘若我們用最冷靜的頭腦去詳細考察一下，就不難看出了。孫克二氏在外在之用兵最高原則之觀點，頗似文異旨異，但從內在之用兵最高原則之觀點來看，兩人都以此爲至極。也可以說孫子的至善觀是正道，克氏的至善觀是露達，孫子以爲戰爭之本質是「屈敵」，故他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戰爭之目的，就是想敵人屈服於我的意志之下。不戰而能使我屈服，目的已達，還有何說

，而克氏則以為戰爭之本質是「滅敵」。他在會戰篇的「戰鬥的真結果」這一節更詳細申述滅敵兵之重要。他說：「若不是敵兵完全絕滅，不論如何結果，都不確實」。由此觀之，則我所談的比較就相近了。現在再深入一層去研究一下：

日本大場猶平少將也認為他倆採克氏的思想，實沒有多大出入。他說：「雖然，倘若不經過流血與破壞而能屈服敵人的方法沒有，則彼（克勞塞維茲）也不反對，因為孫子是從大的攻擊上論理類兵法，克勞塞維茲依交戰手段以屈服敵人的實幹行為做標準，孫子亦於第十二篇談殘虐的火攻，第七篇說『燒掠如火』與第十一篇說：『千里殺將』的猛烈的殲滅作戰，故宜於巨細的檢討，他倆的思想，實沒有多大出入。」（見大場猶平的孫子兵法）他引申克氏也並不反對孫子。並引述孫子第十二篇的談殘虐的『火攻』、第七篇的『燒掠如火』、第十一篇的『千里殺將』這幾句話來證明他倆的思想實在沒有多大出入。

這些，在我的意見，可說是一面之詞，假不能代表整個的孫子。這些『火攻』『燒掠如火』『千里殺將』，就是孫子所說：『其十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之攻城以下之戰術或戰鬥之行爲。假若戰爭已進入戰術或戰鬥之階段，尚存觀望，仁者之兵的懷忍主義，那還成話嗎？那時當然是要『燒掠如火』『千里殺將』的了。

又看孫子整個十三篇，祇有六個『殺』字。如『殺敵者怒也』，『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此攻之復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覆軍殺將』，『並力一向，千里殺將』，『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等。這六句中祇有『千里殺將』這一個『殺』字稍為嚴厲地指出殲殺敵兵之意。至『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此攻之復也』，這句殺字，更相反地對於殺戮之事，表示憐惜！但老人家至此也斷頑然嘆！表示戰爭而至於攻城，而至於殺戮，為不得已。又看大場猶平認為殘虐的火攻篇來說，孫子在這篇之末，再三的懇切地要求明君良將要謹慎將事。他說：『明君處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計也」。這些用兵以仁為本之實觀念，何能以此來比克氏整個大戰學理都是充滿着殲滅主義的思想，與孫子的思想認為沒多大出入呢？李浴日先生說得好，他說：「還有一種最壞的影響就是他（指克氏）過度頌揚『絕對戰爭』的思想謂『戰爭為暴力無限界的行使』，及反對戰爭哲學中混入『博愛主義』，因此便造成德國軍人的極端殘暴……。」又舉打開克氏的人體學理來看。他何嘗有承認大屠殺平替他辯護：「倘若不經過流血與破壞，而能屈服敵人的方決也有，則彼（克勞塞維茲）也不反對」的語句呢，反對雖他未有說及，但克氏則只有說：「以為殲滅敵兵，不是戰鬥之目的，這真是荒謬絕倫」。又說：「法國革命以前之時代，因憑識錯誤，以為遠不殲滅敵兵，軍事學或加高尚」。這是攻分不攻旁，打擊愈打擊的殲滅主義吧！

不過，大屠殺平也承認過孫子以仁為本之戰爭哲學。他說：「自謂『小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的必須等得身中耗官的兵力。試着此倒的後再後動軍的兵數戰略與營戒無謀而取攻擊的『武進』戰舉而來的孫子至此（作者按：至此二字是指他讀到孫子「軍力一向，千里殺將」之句）果然面目一新。他以前用長髮的態度承認孫子以仁為本之戰爭思想，及看至「千里殺將」二句就認為果然面目一新，而釋了懷疑去與克氏比較，認為他倆的思想，沒有多大出入。

現在我再舉兩個例來比較他倆的真面目：克氏不主張以詭計勝敵。他說：「所以雖然詭計可助奇襲，而專心注意於戰爭首發之動作」。戰爭直接之動作就是「減敵」，間接的動作就是「俟謀」。孫子則主張以詭計勝敵；他說：「兵者詭道也……此兵家之法不可失傳也」，「上兵伐謀……以全舉於天下」，「兵之所加，如以假兵者虛實是也」，「凡破者以正合，以奇勝」，「吳之形避實而擊虛」，「故兵以詳立，以利動」……這些都是主張兵以詭立，以正合奇勝的真

人道主義。不論克氏說：「與退却之敵平行舞軍而追擊之」的繼續追擊，以求威嚇威力發揮至極點之殲滅去。又包圍敵人於戰場而殲滅之之近似戰法更不可同日而語。

至此我們就可以分別孫克二氏思想之遠近源流。克氏的大戰學理，可以說是祇做到「其次伐兵，其次攻城」的戰爭哲理的地步。未有像孫子的兵學哲理由下而上的做到：「其次伐兵，其次伐兵，某次伐交，上兵伐謀」的登峰造極。

現在來比較一下孫子與克氏他們的思想之所以然吧！因為時代不同，而限制了它的客觀環境。

孫子這時代因所謂「國」之空間範圍小得很，尤其是不管誰來當統治者，也一概納糧的全沒有國家與種族的觀念。那時不講的屈人之兵，當然是理智與事務能容易打成一片之常有的事。並且能使戰爭之結果，獲得眞的結果，永久存在，屈服者與被屈服者能化合而成一塊，再沒有游離的可能。看那時代之所謂吳、越、齊、楚等「國」，與今日大中華民國相比，誰有回天之力，能使社稷所謂吳、越、齊、楚之民之地，再回復爲吳、越、齊、楚之丘之地哉？由此可見時代是限制了孫子了。故孫子就在此時發現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爲用兵之最高理想，並不是偶然的。這理想在那時代當有可能之實現性。但自十八世紀以後，世界被智識革命、工業、社會、民族……等革命來洗禮；各部門都產生了堅強牢固的共體。到這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用兵最高理想，可能之實現性就減弱或消失了。我大膽地說：今後的戰爭決沒有能產生能獲得勝利之吳越齊楚；而轉變爲今日之大中華民國的絕對戰爭之真結果。今後的戰爭結果，總是假的暫時結果。換句話說：今後的戰爭，只有愈戰等，愈多被兼併被壓迫之民族向外游離，而歸還原本。誰發動有策略性的戰爭，則那戰爭之結果，就反而讓因此而不得達戰爭之目的，而反反面受戰爭之損失。如陳原領有殖民地，每因戰爭之火焰，而使之游離了。此等例子，自十八世紀以後，一天天更顯得一

不清楚這些爲獨裁、自由、平等解放的民族，光榮地獲得戰爭的真結果。故又可以說：誰發動或加入反侵略之戰爭，則戰爭之結果，就誰獲得眞的結果（以上我所說的，是我研讀孫子與克勞塞維慈的大戰學理後所發現的「現代戰爭之真結果」之原理性）。就在此也可說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句話似無用武之馳了。因世界經幾次革命，人類之覺悟性擴大，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毀人之國。雖然戰爭之目的已達，也只獲得戰爭暫時之結果。似一幅爛幕，到那當時驕就又清明了。而在今日要獲得戰爭之真結果，侵略者簡直是空想。如今日之印度，是英國往日「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結果，不算是真結果。又如德國現在之兼併歐洲十餘國，日甚之佔領太平洋各地，更談不到戰爭之真結果，他們終有一日游壽而無法化舍的。

故到克氏（一八一〇年）時代，他發現了一「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此時代是不時能了。他雖本有論及孫子，但他的意思是否認孫子了。他所以認為戰爭本質在「滅敵」爲用兵之最高原則，是自有其時代背景的。時至今日，克氏又被時代限制了他的客觀環境了。這「滅敵」主義已在消失中了，被時代否認了。現代的戰爭又不是祇「滅敵」可獲得真的結果的。現代更甚而進至：「滅國」「滅文化」「滅語言」「滅宗教」甚至「滅風俗習慣」。幾已至非使敵人所有一切毀滅淨盡之後，是得不到真的戰爭結果。慘酷矣哉！今日之戰爭！是這樣的大毀滅，永久的毀滅。世界上現在還有人民想著，還有東西——日——進行着。可是人們已受過革命思想的洗禮了，今後的戰爭除甘心願意毀滅外，誰有人願意接受這個大毀滅的戰爭的真結果呢？既得不到戰爭的真結果，誰又願白戰一場呢？由此又可見克勞塞維慈將軍也似錯了，孫武先生也似錯了。現在這幾句作爲我讀孫寬二氏後之結論吧！

(一) 在道德觀點上看孫克二氏之兵學，則

孫子兵法十三編是一部軍道主義的兵學，東氏大戰學理是一部霸道主義的兵學。

(二) 在戰爭經驗上看孫克氏的兵學，則：

孫子是一本伐謀的兵學。

克氏是一本伐兵的兵學。

(三) 假定要我將這兩本兵學，合訂成一本變為「世界兵學」的話，則我應步兵採與一枚將：

將：

孫子兵法放置在上面。為這本「世界兵學」的綱領。

克氏的大戰學理放置在下面，為這本「世界兵學」的總則通則及以下的細節目。

三一，一二，三四。寫於第二次戰國韓訓圖。

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其影響

陳南平

李浴日先生對於兵學甚有造詣，而對孫子及克勞塞維慈兩氏之兵學研究尤深，其著有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及「中山戰爭論」均有精詳之論列，為世所欽崇，今者特編是冊，其裨益于吾國兵學界，實非淺鮮。因李浴日先生之編是冊，其著述甚高而寓意甚深也。特書贊語，以弁其論云。

一 總論

凡成一家之言，則必有其時代背景，苟不由此探討，則必陷于皮相者之譏！知人論世，尤應考索時代之袖璽，藉能覘其微奧，而為鞭撻之論究。

吾國古時兵制，兵民為一；每時一片，卽出兵第一飛。六藝中含兵事兩術，與禮樂書數并重，文武不分途，六卿皆可為將，雖事實各存未諳，但其精神實已譜于全民戰爭之極峰，無可疑義。

東方兵學巨子之孫子，與歐西之克勞塞維慈兩氏，其思想之卓越，實對兵學界有劃時代之貢獻。近世以還，對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論述，正如風起雲湧，然其草率摘句之論斷，多昧於形成其兵學思想之時代環境，而只予以空觀之論述及批判，愈如此，便愈流于歧途，而莫知所居。須知任何一家思想之形成，均非偶然而至，以其不能離開實際，而適至虛浮，乃由時代之反映而成，此為古人所深知，無雄辯者。

今者，且將孫子與克勞塞維慈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其對於戰爭及國家與民族之影響，為簡約之論述，期能抛磚引玉，攻錯他山而已，詳則俟譯異日。

二 分 論

周代諸國家無論大小，均非依民族之各異，而仰賴其一定之土地所構成。凡由周室裂土分封，依一般比例（千里、百里等）而置者。迨至周室衰微，網紀不振，諸國雖互相兼併，然皆各因其利害，相互為有統系之組合，從無以一國之武力，而兼併他國者。孫子既此時代，深恐不惟兵事之國家，因信仰競爭，而輕舉妄動，致受他國聯合攻擊，而促進其國家之覆亡，故有草創節重說明：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因兵之所動，國家及民族之存亡繁焉。督堅舉國長驅，而授輜可以勦流，但不敵即變國事身

實可扼腕。故孫子於此，特首先致意，以明兵之不可輕舉。

孫子之意，務戒兵之輕舉妄動，則必屈服敵人而取全勝，使天下莫敢與之抗衡。故曰：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煩而利可全。」

此極崇高之兵學思想，實孫子兵學思想之精粹最勝，而為克勞塞維慈所不能盡其項背者。蓋展開克勞塞維慈之大戰學理，而加以探討，頗難尋出如此明鄙化而肯定之論述。全部思想之所繫，均在如何殲敵于戰場。至如遇敵人衆多時，諸國家聯合攻擊時，應如何力能與之抗御，而奪取勝利，即如何完成「全爭於天下」而「兵不煩」而「利可全」之最高指針。又如遇第一次戰敗及現時之世界大戰，亦均能不敗，且可獲取勝利於「兵不煩」而「利可全」之條件下，則并未明白論及，實屬遺憾。蓋其思故有差，實亦無法耳！由此，當可證明孫子兵學思想之偉大，已無可非議矣。

蓋兵種勢削，力量式微。諸國家乘勝進攻，如魏滅涓水郡郭，名不正，齊以孫繼吳滅夫差而

敗魏。與第一大戰，德國人所遭遇，因必攻漢國無功，遂想退場。各國多認為其失策，惟莫爾西凡謂其和約，均宜從全軍于天下之第一大勝利。故孫子謂得地也，猶勝除此戰勝，還為我主，速戰速決。

「故兵間禦禦，未敵利之久也。」朱張公而謂禦者，公未之謂禦乎？以改革一失，則好以人謀人，雖兵久遠於爭，必欲奪人，委教而難攻，則前志終不堪數也。故孫子曰：「一動而人主不知，則

「夫執兵者，若烹蟹力臂貴，知諸侯乘其弊而圖之，雖智者不能免其後矣。」子房曰：「子房知其將失，因其所遺，卒升將長，於一國對兵事終舉平一秦，則必有父諸國家禦言攻擊，而招滅敗之一日，如安丘侯說公之齊，但其兵弱，勝勢已方以為當莫金樽，其時即思欲變併黃帝。選一宇內，但置其名連，請勿公之都，冲大國以攻秦之最，是變相繼承而以龍據守勢，不能即償其兼併之怨，及發無所用矣。孫子爲楚見其患在淮上虛小，而其最尚指計，又欲全軍于天下，作到兵小順而利全

。則可參之謀，固在號號也。仲達之時，諸國家兼并而起，縱橫者甚多，其後之絕續。但其首領於軍事採獲，勸止先本，勸其師，然後奏聞而迎撫之，與之而與之，則其恩威尚遇，亦能得勝，但其後又隨處封爵，國家相繼成，未嘗無之。故當時勢有以奪，能自保，以成其美，則無以復為繼續。而其始成者，亦皆時時破壞，而不必專守。其本國要所，則與擊擊，助舉手火，發行孫子以爲得子其國，而必以得其全，則其意志更切，故曰：

「大用兵之法，全以正之，破軍次之，全其軍上，破其軍上，全其軍下，破其軍下。」宜以兵為主，其全者，存其本體，而相全者，其本體也。故謂之全。使敵敗於我之兵，則我得其全，

其全者，存其本體，而相全者，其本體也。故謂之全。使敵敗於我之兵，則我得其全，

均屬之宰寧，自是為列國之策，非獨國相從，而戰爭之目的，若不以擊敵為主，則古者寒誰惡之豈莫以全備「備敵」乎戰場，方為得之也。故孫子曰：

『是故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因其時境易之略示，正無須用戰爭方式，以殲滅兵全及民于戰場，則雖百戰勝，亦奚勝哉！史記載秦，隨時而廣加「敵」，則諸國家，均翕然景附，而達戰爭之目的，故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威至善者也。故傳曰：

『威而屈遠，服而舍火。』

故不矜其身，不逞其力，如克勞塞維茲所云，戰爭之本質在殲敵也。蓋天下其實不必全同，因其時代不同，已為古人所忘知者，況有戰爭勝，則戰力之消耗，亦必因之而與，以凌人之軍，一軍者非不能占據損耳。孫子洞悉此情，故將其歸宿至深矣。故曰：『久則歸兵，速則攻，攻則力竭，久則懈，則後用兵也。』

『用兵持久，則以勞之消耗，亦必因之而與，力盡者，則後用兵也。』

『久則勞，則勞成之老，於敵，即知其必敗，乃為無用之軍，故孫子曰：『久則歸兵，速則攻，攻者，老歸不可勝，不能破敵之必可勝。』又曰：

『古之所谓智者，勝於易勝者智。故厚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妙功，故其戰勝不忘；本

於智，上以得勝，勝於取者也。』

孫子以之觀兵，則須兵數必勝，苟成算不確，勝負難知，殊失用兵之本意。蓋國家用兵，

本為擊敵，絕不求兵敗國亡者也。故孫子曰：

『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

勝。』

能明此義，則兩種不共體，則復何復焉？故能參乎天子，審其兵興思想，非托

183

諸侯議，而實淵湧無自，而實際相異。本固海也，則安；從財如義忠也，則萬人一齊。孫子曰：「既觀定勝兵之勝，非基于先戰而後求勝，實基于先勝而後求戰之理。」則當能預知其勝與不勝，遂力持代謀，代交之策，以求得於戰必勝之旨。故孫子曰：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若在戰而存忘意先勝而後求戰之精神，而必待于先戰而後求勝，敵城之攻擊成效，以卜戰爭之勝敗。則前途雖不必盡悲觀，但以戰而求勝，則殊應注意耳。故孫子曰：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築貢道，具器械，三月初後成。距，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

然而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若國家非在迫不得已，不能不抵抗敵之攻擊之形態上，而欲以加敵，且又不作有計劃之作戰，先估計對其所欲攻擊之敵，戰勝之可能成數，而不顧一切成敗，無論用兵與敵相見于戰場，以戰場之勝敗，而定其盛衰存亡之命運；則雖亦有成功者。（因可算作戰所發生之錯誤或機會）究屬危險。固不如先估計有可勝之成數，乃以攻擊其所欲攻之敵之爲急。故孫子力主先勝而後求戰，不必先戰而後求勝也。設又陷于下策而攻城，費日持久，至墮重三月，戰力減低（殺士卒分三之一），而當不能攻陷，則其結果之無往，寧可解了。故孫子曰：「此攻之發也。」

惟如何乃能不待與敵相見于戰場，即能知其必勝，則當在知彼知己，此古國百戰百勝之最高原則，且爲人人所知者，故孫子曰：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但事實上，密有布匿元軍達成此目的者，即所發事蹟，而彼此之知，密有缺陷者，則於作戰時欲企求勝，即應把握。故名曰：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蓋若彼此均未知，而又不度德量力，更昧于孫子所謂「量敵而後進，慮敵而後會」之旨，輕

舉妄動，從不致慮，而卽與敵相見於戰場，則實無勝利之望。故孫子曰：

「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至如何方能知其必勝？孫子曾詳加解釋，很經下列諸種步驟之致慮乃屬可能。故孫子曰：

「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稱，稱生勝。」

果能由此步驟，而為詳密之致慮，則勝負之知，自可先見於前，無待質述矣。故孫子又曰：

「知可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處特不處者勝。將能而君不疑者勝。」

綜觀孫子兵學思想，因由周末偉大時代之孕育，遂蔚然成爲中外古今無雙之偉大思想。蓋其兵學思想之主幹即全爭于天下，亦必造成兵不頓而利全之每戰皆勝。此烏吾人所不能下體。者。克勞塞維慈生於若干異民族相互爭雄之歐洲。此種時代背景遂育成其激進性之兵學思想，主張徹底將顯然抗與對抗之敵人殲滅，乃至不必在戰場上作戰之異民族，亦有欲剝奪其生存之概。且諸民族因各異之故，甚少能如周秦之際，諸國家或爲兄弟之國，或屬姻戚之親，而可從情方面聯繫，蓋均純爲利害關係而離合者也。以故德人在尼采等之超人哲學思想之浸潤下遂有惟德人乃有資格生存，餘者均在被打倒之列。即現居於德境之猶太人，始佩以「J」字，而以亡國之民族待之。因此種思想之影響，遂只注意於直接殲滅敵人之殲滅滅主義，爲其兵學思想之主要部門。故克勞塞維慈曰：

「主將常爲自然感情所牽制，發生不用會戰的慈古觀念。……他們有一種幻想，以爲延延時間的片斷動作……想拿其他手段來達成這個目的。……一般談兵的人，因此竭力造作一種曲解戰爭問題的妄說，他以爲會戰，可不必流血過多，即可達到目的。視大會戰爲過失，以力避會戰爲當然！他們還說誠懾的主將，不可輕犯這過失，這種謬見，風靡一時，流毒不淺……但願從今

以後類此的慘案，不再復生。論與人，則專極力攻擊這種危險的學說。
兩克氏此種論述，可證當時德人，以至德軍軍人，對於戰爭之認解；以爲學兵手戰而後
得欲減低殺戮行為，以求達戰爭之目的，克氏軍力主於兵備戰場之際，不重爲人性自然廉清有
所存者，而萬生不用會戰之慈善體念，俾可減少況直以求達戰爭之目的。此項思想之危者，不但故
過以是成戰爭不勝，且因此種沒人道之傳播，足以敗壞聲譽。以下舉公以馬仁者之兵，在不同故
之戰，如其時不於敵前未渡河，及已渡而未威列時，擊之，以遭失敗，弄至門官被擒，卒為
公亦慘敗。此不僅爲文人左氏所譏，至今尤無人不鄙之者，及克氏之言，則當時德人，類如宋襄
公者之流也，遍據國中，無不可掩之事實。經克氏細論而糾正之，使德人既認識滅國主義之真
理，知別立爭之目的，故文中述其意曰：

「取爭遠外諸的，以爭本質，是滅和安寧。除非一爭永消於世，否則歷以極端之勇氣，不實
行之爭，如以慈善爲本，或以戰爭之殘酷，則我方慈善，敵人必不慈善，豈不自此滅亡呢？」

已至臨戰場，而尚欲作慈善之念，以舊不滅滅敵兵，則非實學也苟尚，（見克勞塞編總
卷八戰學理）。此種與宋襄公相持不退矣其思想，紅克以徹底否？克氏兵學思想之所立
是，而爲紀人甚崇仰者莫甚于此。故克氏曰：

「誠善也弱，戰術也好，都以戰亂來殲滅敵人，征服敵人；以達戰爭之目的。」

以此，克氏遂反覆說易戰爭之本質在，「以敵我征服敵人。」以淺顯。
軍隊素質與裝備之精良，亦爲從戰克氏兵學思想，以殲敵爲主之一助因。因環顧歐洲諸
國，一無數難多，而其文明之演進，與科學之發達，百凡措施之進步，德人均無不自居居於世界
第一位。故以此項民族所組成之軍隊，自成必勝。觀於一九四一十一九一八年之第一次
戰，始終德國軍隊在德國境內作戰，在上迄未受敵隊蹂躪，其後雖受諸國家之聯合攻擊，以底
於失敗。然此六軍隊之素質及裝備等，則吾國均不能望其項背。因文化水準，德國較其他國家

為萬，而文明及科學，較為進步也。故以此素質與裝備精良之軍隊，苟單獨對任一國作戰，而不予國家之聯合攻擊，實可無往不利。故克氏兵學思想之主幹，不僅主張殲敵，為戰爭之本質，抑且主張直接殲滅敵人，征服敵人，不必待奇襲，靜計。其言曰：

「雖然，竊計可助奇襲，而奇襲以含有靜計。除非遇到非常情形，或特別時機，將帥應避免用這種之再行動作的念頭，而專心注意於戰爭直接之動作。」

其言又曰：「欲退却之敵，平行而追擊之。」（《克勞塞維茨著：大戰學理。》）以求戰勝力，發揮至極點之殲滅戰法。

因歐洲之人，既自相處於他民族，而其軍隊之素質及裝備，又實較異民族為敵之諸國為優。故行之，惟不因衆寡懸殊外，則德人直可謂敵國軍隊為無物。蓋歐洲任何一國，其道德軍之攻擊，必無不奏效。由第一次世界大戰證之，如法國、英國、如「馬尼亞」，如荷蘭，如德國，如政府，如俄國，均無不遭受其毒手之攻擊，幾於喪邦，或竟亡邦，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

至于大之深謀遠慮，則異於此，除在兵車之數量上有若干之明確（或數百乘，或千乘不等），以外，則用貴采與獎勵並相若。夫以素質及學識相固之國家軍隊，而又欲取勝於其間，則依克勞塞維茨之意見，不必用奇襲，而以直接殲敵于城鄉，當不免有事倍功半之感。而况兵車衆寡懸殊，又不足為勝敗之保證，於此，則只有發盡人智，以求勝敗，故孫子遂創為遁道，奇計，以取勝於敵，故孫子曰：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說，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虛之，強而體之，怒而撻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縱而繩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因此，則、素質、民族性，與大致相若，若直接敗敵以致勝，則勢所難能，故必審於上述之諸

要領，乃可以敗敵而取勝。故又曰：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必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稍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又曰：

「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在策謀不虛無殊，而軍隊之素質與裝備；等大政初行之際，固可求之他途而取勝。倘遇大國，兵車衆多，眾寡懸殊過甚，豈非仰受制于敵乎？是又不然也，即須制敵，而不制于敵之爲宜。故孫子曰：

「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宣而不齊。」又曰：

「伐大國，則其勢不得堅。」

綜觀所述，不外爭取主動，或分敵之勞，或乘敵前後左右之不相及，或離間其親，或攻其無備，以求勝。故孫子曰：

「進而不可卻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割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又曰：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屬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是分敵力，則自不畏乎敵之衆矣。故孫子遂為鄭重之說明曰：

「故知戰之地，知戒之日，則可乎！且而會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又曰：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莫能勝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難蒙，可使無門。」

故在孫子之時代，普通均在裝備、素質、民族性大體相合之情形下。故惟有在以正合，以

奇勝之原則下，乃重制敵而奪取勝利。故孫子對此曾為反復之說明，不厭其詳。至敵人優勢時，自不能不收分化離離之策，使其衆不得聚，俾我專為一，敵分為十之形態，而奪取勝利。至敵人劣勢，則因可直攻或圍殲而取勝，當無往煩登矣。歎孫子曰：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

因之，無論敵在優勢、均勢、劣勢之任何狀況下，均可主動制敵以取勝，以達到全勝于天下之最高目標。此完整進步之兵學思想，當較克氏無論在任何狀況下，均以直攻（不主奇計亂道）而殲敵者，固已晦然若揭，較高一等矣。此雖由各該時代背景，而成就各有不同，然克氏之兵學思想，究不免發生缺陷。

但克氏之殲滅戰主義，以「殲敵一場戰爭之本質，孫子亦未嘗忘情於此項意見。蓋國家既經秘密之攻慮，舉兵於戰場，已失於作戰形態，除盡全力以殲滅敵人殺戮其大將外，無可謂議者。故孫子曰：

「井敵一向，千里殺將。」

蓋雙方既以兵戎相見，戰陣之事，宋襄公之假仁，及德國克勞塞福將以前之慈善觀念，均無所用。至有蠻奴人之後，乃可達戰爭之目的。

克氏生當民族複雜之歐洲，又當管人兵學思想不復全之時代，遂不能不先創除兵學上之誤見，使歸於正。以故影响所及，德軍遂力持殲滅戰，實為殲敵以保全民族及國家生存永遠之唯一至策。又因痛恨歐洲異民族所統治之國家，足阻德國之發展，既不能聲應氣求，唯有力服，不可以德服，故對伐謀外交之進步思想，遂不見於克氏之著述而建立如下諸端關係：

「是故不知侯諸之謀者，不能豫交。」又曰：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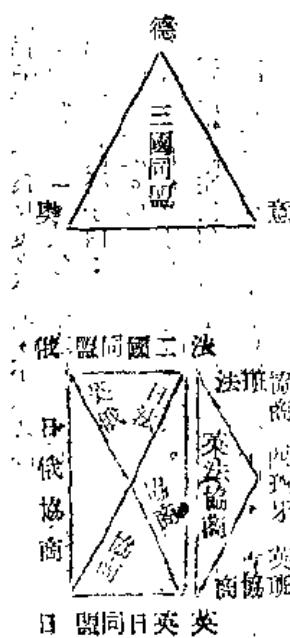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于敵，救其城可拔，其國可曉。」

故克氏思想之不易審。於此益見其然。至彼以爲果能直接殲滅敵人於戰場，即萬事亦勿懼。此種觀念，與孫子主張之「并敵一向，千里殺將」以求戰勝，及「凡用兵之法，騎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饑糧」，內外之寶，穿窬之用，膠漆之材，草車之不，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必矣。其用戰也勝。」之旨相合，蓋費如許之人力、物力、財力，而舉兵於戰場，當在于殲敵而求一勝，非以兵備試，勝不勝，初無估計者也。但克氏因撫搖全方，以改正舊時德國兵學，謬思想，則對於未作戰前對敵對友之成謀，與戰時及戰後之一切措施，則甚少顧慮及之。因快泛此項：其次攻城，其次代兵，其次代交，上兵伐謀以至全爭于天下，如取兵不顧而利全，及無論敵在諱兵長勢，若勢，劣勢，均能制敵以取勝之完整兵學思想關係，前克氏又因改正舊時德國兵學思想，對舊國兵學思想，實有偉大之貢獻，故遂能形成德國兵學界之權威，其影响所及遂擴成德國風氣，第一次之失敗，此則為不可掩飾之事實。

第一次戰敗之先，德人嘗精圖治，以其雄偉之力量，與進取之精神果運用適當，即遂漸兼併歐洲，亦有可能。惜因迷信克勞塞維茲只須採取直接戰役之策，即可消滅敵人，而實現自己之企圖，對伐交伐計諸端，固早已置之身外矣。因其時英德本好友邦，為貴於德國之突飛猛進，恐自身之海上霸王難保，乃捨塞興德國之友好，而與極端稱美之法俄聯手，成立英法俄三國協商，東又與日本同體。并利用其特殊手腕，調停各國間之衝突，造成各國聯約之基礎，漸進以至於德國除與意復兩國為友外，餘均為其敵人。故自柏林會議後，協約

國遂成功銷燬鐵達之壁壘，而確立德國於孤立之局。茲示自柏林會議後第一次歐戰前各國之外交關係如下圖：

細查此圖所示之歐戰前外交



關係，德國在伐謀伐交上，均歸于失敗，而陷國際形勢於孤立。以爲俄微致毒，即可解除此種危局。大意以國家所慘淡經營之力量，與世爭衡；只求於伐兵攻城之道取勝。致結果，其力量反受

粉碎之患慘，寧不惋惜。

故孫子之意見，以爲用兵須「擊」，決不能輕舉妄動以受列國之聯合攻擊。但德國軍人因受克勞塞維茲之思想之薰陶以爲直接敵敵之策，即可突滅聯合國家之攻擊軍隊。開戰之初，因俄國由東普魯士進攻德第八軍之牽制，遂不克以共全力，發舉於對法戰役之作戰，因兩不能實現史特芬之旋迴半戰計策而解決法國戰局。這後因協約國之調停，力量益強，又改爲向凡爾登之中央進破，雖陷於下策，然能摧毀敵之守備，亦可爲不賴一勞，只獨「人攻之」之鐵殲一乏兵糧思想張目；指數攻不克，且至殺士兵三分之一，喪喪天之犧牲，而凡爾登仍未破。結果不免一敗。故其不重興國，化分敵勢，且攻堅擊鋒，費日持久，致召國相不足，設有此等敗，而寅學猶無憲之不完，兵人思想影响之深可見一般矣。

孫子兵學思想影響於中國兵學界之鉅，歷代名將多仰承之。讀者一圖中國歷代戰史，便可瞭然。茲因篇幅關係，未能一一列舉。

三、結論

由於理論及事實證明威氣及民族之興衰存亡均繫乎戰爭之勝敗。故宋朝一戰失敗，宋亡于元。柳州一戰失敗，明亡于清。對鐵嶺一戰失敗，拿破崙第一之國滅亡，而且一戰失敗，拿破崙第三之帝國滅亡。德國對法蘭西之四線戰事失敗，威爾斯頓。故戰爭關係之深遠，而實加進步；至宋再逼高麗，而對於金兵戰爭之領駕。非故爲多事，而剝其進步，實不外乎兵家之繁衍，興廢之進步，有不得已之苦衷在。而戰爭既爲民族及國家進步之原動力，故凡苟爲之觀念者，當以此為地，不可以謂因循苟安，則於當時

，即能獲取勝利。中國雄踞東南，歷五千年之文明如此悠久之歷史，其相雖因牠於兵備，一變更異族之蹂躪，但該部將其驅逐而制化之。果不能戰勝異族而失敗，則即不能延長中國歷史。至今弗替。因之，吾人於偉大兵學思想之孫子，當不容再予以不良之詬病，蓋基於其全爭於天下之旨，不僅促成民族及國家之統一，且滅除一切異族而制化之。但惟故孫子兵學思想之成功，於詳加論列以後，實不能不為吾所未之偉大時代有以孕育之也。

克氏由於歐洲之時代與環境，形成兵不健全之兵學思想，領導引德國遂受諸國家之聯合攻擊，而不解反省。於此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軍事家將必細加檢討，而予以改進，俾如何力能全爭於天下而可兵不損而計全之思，即印入德國人十之腦海，而應用之。預期將來執歐洲之牛耳者，將

猶為故人當望，此是莫倫列之際，不能不預述者也。

至於清代皆以之各異，而兵學思想之遺續亦不同。由於兵學思想之不同，而影响及於國家及民族之興衰有亡亦如斯。且其古人在於兵學思想之研究，不備不應馬虎出之，切忌尋章摘句，或苟一言說，以失大意，殊其要要。蓋經歷數千年而對於孫子兵學思想之最善指針，在作成全書上，一祖兵令而可全之，少人明白指出者，殊屬至深之遺憾。

時的歸去，而吾家之述揚其民族之繁衍，均無已時。爲著聞吾人之生存與發展，則對於兵學思想之研究，深望特地辟開玉池。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于蘆臺